

拉法格著

宗教和資本

王子野譯

宗 教 和 資 本

拉 法 格 著

王 子 野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六三年·北京



CICIR 180188

Поль Лафарг
РЕЛИГИЯ И КАПИТАЛ
根据苏联国家反宗教出版社 1937 年版译出

宗 教 和 资 本

〔法〕拉法格著

王子野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56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4 $\frac{1}{2}$ ·插页2·字数107,000

1963年12月第1版

196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2002·181 定价（大）0.52元

印数0,001—3,950

出版者說明

本书是拉法格反宗教的許多篇論文的結集。原俄文版还有《灵魂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和《上帝的信仰》两篇，因为这两篇已收入本店出版的《思想起源論》一书，故略。《关于潘多拉的神話》一篇，则是从拉法格的《文化史綱》（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28年版）一书中譯出的。

拉法格运用馬克思主义观点写作的这些文章在法国以及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曾起过作用，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已有定評，但是中間也不是沒有缺点和錯誤的。书末所附俄文版篇目注除了交代各文版本来源之外，也指出了各篇的优点、缺点和錯誤所在，可供讀者参考。



目 次

关于亚当和夏娃的神話.....	1
1. 关于人的創造的两个故事	3
2. 关于亚当这个男女合体的人的神話	4
3. 关于亚当和夏娃的神話	10
4. 关于該隱和亚伯的神話	19
割礼, 它的社会的和宗教的意义	22
关于贞洁的受孕的神話.....	37
关于普洛米修士的神話.....	46
1. 神話的解释	46
2. 火的崇拜	47
3. 母权制氏族和父权制氏族	51
4. 奥林普的父权制	53
5. 普洛米修士贈給人的礼品	61
关于潘多拉的神話	71
資本的宗教	75
1. 倫敦會議	75
2. 劳动者的基本信念	81
3. 妓女的教訓	87
4. «传道书»或資本家的书	96
(a) 資本这个上帝的本性.....	96
(b) 資本的当选人.....	98
(c) 資本家的义务.....	100

(d) 神的智慧的規則.....	104
(e) 結束語.....	107
5. 資本主义的祈禱文	109
6. 資本家約瓦—罗特雪尔得的哭泣	114
至圣的雅科宾教会的教皇通諭, 专制政体的和三位一体的	
教皇通諭	117
庇护九世上天堂去	123
俄文版篇目注	139

关于亚当和夏娃的神話

(比較神話学纲要)

只有存在的才能被思維。

——巴門尼德

在十八世紀的法国,那时是批評的故乡,对圣经故事只存在两种观点,信徒承认它們是真实的,自由思想者否认它們,視为騙子的謊話。在我們的时代哲学家既不迷信它們的神秘,也不嘲笑它們的荒誕不经;他們加以解释和想去发现它們的神秘的外壳是否掩盖着某些积极的因素。他們追随精神病学家的做法,并不否认某些确凿的奇迹的事件,力图把以前說成为神的干預的一切都归之于病态的原因。

照我的看法,既然人的思想只能从真实的事物和現象出发才能发展,以为人可以想像某种完全非真实的东西,这未必是正确的。因此可以套用古代哲学家的格言,肯定人只能思想存在过的东西,現在存在的東西和可能存在的東西。

可是像凹面鏡子一样,因受弯曲的直径的限制,照出来的形象多少是歪曲的,人的腦子也因受自己发展程度的限制而以多种多样的結合和形态反映事物和現象。人的腦子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变化。神話,我們对它加以嘲笑,把創造它和信仰它的行为看作是荒謬的,但是相反地,在原始人看来是可以理解的和自然的。为了相信这是公正的,我們无需越出我們个人的经验。我們祖父輩

的作风和偏見在我們看来是滑稽可笑的，难道我們的作风和偏見对于未来的后代不也将同样滑稽可笑嗎？

神話既不是騙子的謊話，也不是无謂的想像的产物，它們不如說是人类思想的朴素的和自发的形式之一。只有当我們猜中了这些神話对于原始人和它們在許多世紀以来丧失掉了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們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可是要想探明难猜的神話的迷宫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解释它們，人們曾試用过許多的方法，但是都沒有达到預期的結果；这可以从不同的学者采用同一的方法在解释同一神話时所陷入的矛盾中推想而知。近年来英国的一些自称为“民俗学家”的神話学者，采用新方法作为研究民間傳說的基礎。

机智的和博学的民俗学者爱德紐·兰格(我們只指出許多人中間的一个)費了很大的脑筋，才想到拿希腊神話同野蛮人的傳說相比較的幸运的念头。他指出非洲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話同希腊人(我們文明的这些“灯塔”)的神話几乎是相同的。因此，詳細研究野蛮民族的风俗和习惯就很有可能恢复原始宗教所生长于其中的史前环境和了解引起它們发生的現象。戈根和夏多布里昂已经注意到存在于墨洛温时代的法兰克人、荷馬时代的希腊人和印第安人(他們的风俗曾为摩尔根揭开了家庭的原始形式)之間的特殊相似之处。我們时代的所有人类学者都承认，野蛮民族可惜在我們的强力的文明面前很快就消灭了，他們正经历着人类发展的儿童时代；萊杜諾认为在他們身上給我們展开一幅卓越的、活生生的史前期的图景。

民俗学家只限于对各民族的傳說、神話和迷信作比較。作为英国“上流社会”的成員，他們小心迴避把圣经故事扯进自己的研究范围。因此需要比他們走得更远些，需要研究作为神話的基礎的事实，需要对《伊利亚特》的傳說，赫雪得的《神譜》和《創世記》的故

事作同样的批評。

1. 关于人的創造的两个故事

圣经的注释家指出《創世記》包括着关于人的創造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完全不是互相补充的，而相反地是彼此矛盾的。

第一章說上帝(Elohim)“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I, 27)。并且他对他們說：“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結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I, 29)。因此他給他們权利毫无例外地吃一切的果实。

第二章說到这件事又是另外一个样子。“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II, 7)，把亚当，这个名字实际上是指“土地”，安置在伊甸园里，并对他說：“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II, 16 和 17)。然后耶和华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成他的妻子夏娃，正像周比特从自己的胯股中放出巴庫士^①，而从脑壳中放出密乃尔瓦^②一样。照这个故事来看，人不是照上帝的模样創造的；可是一旦他吃了禁果，耶和华上帝說：“那人已经与我們相似”(III, 22)。

在第三和第四章里記載着亚当和夏娃的不听话，他們被逐出伊甸园和亚伯的被杀；然后在其中列举了該隱后裔的家譜。第五章继续讲中断了的故事。它一点也不讲伊甸园、夏娃的創造，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教訓而犯罪和該隱和亚伯的出生的事，而重新說到亚当，他既是男人又是女人，活到一百三十岁而“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因此，也是雌雄同体的人)，就給他起名叫塞特”(V, 3)。故事以数說从亚当到夏娃的无数世代而結束。

① 酒神。——譯者注

② 古羅馬神話中的智慧、学問、战争等的女神。——譯者注

从第二、第三和第四章我們知道在地球上除了亚当和他的儿子之外，还住着其他的人；河流和各种地形还在亚当創造之前就已获得名称；已经知道金子，使用金属，铸剑，馴养家畜和耕地，——一句话，标志着十分高的文化的許多东西，然而在故事提到的这个时期，亚当和夏娃像站在发展低級阶段的野蛮人一样，都是赤身露体的并且完全不意识到自己的裸体。因此他們不能理解他們因为吃了禁果而获得的“善恶的认识”究竟意味着什么。旅行家实际上指出，生活在同样裸体的和无知无识状态中的野蛮人不懂得恶的、坏的、正义的和相应的概念的抽象表现法。

上面提到的第二、第三、第四三章显然是后来放进去的，它們的产生应当属于另外一个时期，和第一、第五两章产生的时期不同，因为这两章所讲的又是另外一个时期的事件。因此不应该把《創世記》的头五章看作一个整体，而应该把它們分作两组而分別地加以研究，我們在以后的叙述中将这么做。在用我們有关原始民族的知识去解释它們的时候，我們便能了解它們所讲的神話的意义。

2. 关于亚当这个男女合体的人的神話

《創世記》第一章和第五章沒有提到女人的存在。亚当和他的后裔一直到挪亚都是依照上帝的模样和类似的模样造出来的，他們同时是“男人兼女人”，享年特別长，活到一百岁以上才生孩子，达到几百岁之后才死。挪亚活了五百岁，那时他才生了三个孩子；在亚当的所有后裔中这三个儿子的名字只不过在說到他們的故事中提了一句。

犹太教牧师毫不犹豫地承认亚当是雌雄合体的人。十二世紀的莫伊塞·瑪伊莫尼德和十七世紀的瑪納西·边一伊茲拉尔这两个著名的犹太人的神学家都断定亚当的躯体也像被赫尔美

斯^①和阿芙洛迪特^②所生的赫尔玛芙洛迪特的躯体一样同时是男人又是女人，而男人和女人的躯体是肩膀连生的。假如逐字逐句去推敲圣经原文，那末无疑地最初的一对人曾经是同样形态的。柏拉图已经描写过雌雄合体的人种，他们有四只手和四只脚，一个脖子上长了两个头。肢体的双倍数目使他们如此有力量和傲慢不逊，竟敢于同奥林普的神打仗。周比特开始想消灭他们，但是后来软化了，满足于把他们每个人分成为两性。在这两性的每一性中间仍然保留着与另一性结合的强烈的要求，照柏拉图的意见，正是在这中间需要去探求爱的起源。

在古波斯的密特拉教^③中也遇到第一个人的雌雄同体的性质的观念。它教导说雌雄同体的人是从生命之树中产生出来的，从这个人中，从他分裂为两性之后，就形成男人Meschia和女人Meschiana，这是人类的祖先。关于第一个人的两性性质的神话还可以在大多数的民族中间找到。

现代的亚述学家莱德连确定在前亚细亚的宗教中存在着许多雌雄同体的神，而由此得出结论说，人最初把神想像为雌雄同体的。可是他从亚洲的瓦片和纪念碑上发现其形象的那些雌雄同体的神不属于某个野蛮的民族，而属于已经掌握着高度发展的文化的民族，他们住在城市里，知道文字，懂得耕地和金属加工等等。另一方面，如众所周知，在埃及和希腊的万神殿中的聶夫或宙斯（虽然只限于这两个神）最初被塑造为赫尔玛芙洛迪特的（双性的）形态已经是在他们被塑造为单性人^④的形态来敬奉很久之后的事。同

① 希腊神话中司牧场、畜群、道路、商业、体操及口才的神。——译者注

② 希腊神话中司爱与美的女神。——译者注

③ 密特拉——古波斯和吠陀教中的日神。——译者注

④ 小谢波利扬的“埃及的万神殿”的一张表描写聶夫，这个被全埃及所敬奉的大萨伊斯女神，有着男性的生殖器。莱诺的《神话博物馆》第三卷刊载了前亚细亚的奖章的照片，那上面的宙斯长着妇女的乳房。圣奥古斯丁引用的古拉丁文的诗称周比特是养育者(ruminus)，“神的父亲兼母亲”。

时属于两性的神包括在另外的神話系統之內，它比那种把第一对人想像为赫尔瑪芙洛迪特型要晚出得多。叙述这种見解的論据將使我們越出本文的范围。

因此，我們暫且把同时属于两性的神擱下而提出問題：这种最初的、双性的人意味着什么？亚当的这种不平常的长寿意味着什么？在这些不现实的东西之后是否隐藏着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这又是什么？

摩尔根在自己的划时代的著作中指出，在处于发展低級阶段的野蛮人中間（我們拥有这方面的資料），性交发生在部落內部。部落，用馬克—林南的話來說，是“內婚”。同一部落成員之間的性交只是后来才受到禁止。为了預先防止內婚群內部母与子、父与女之間的性交，他們被分为四代：祖父代、父母代、儿子代和孙子代。同一代的一切成員被认为是兄弟和姊妹，是比他們更长一代的儿女和比他們年轻一代的父母。同一代的一切男人和女人之間，就是說兄弟和姊妹之間允許性交，反之，不同代的成員之間則加禁止。^①然而在更远的历史时期母与子、父与女之間应当也是允許发生性的关系的，某些傳說和宗教仪式可以作证。在印度，梵天^②同自己的女儿薩拉瓦斯提特結婚；在埃及，阿蒙以成为自己母亲的丈夫而驕傲；在《伊达》^③里，奥丁是自己的女儿弗里基的配偶；在波斯的古波斯教的僧人为了生出祭司长而实行同族的乱伦。

实行內婚的部落是雌雄同体的，因为他們的成員为了結婚无須乎到族外去找寻妻子和丈夫：这些野蛮人所生活的条件必然导

① 兄弟姊妹之間的性交在一切民族中都是通則：希腊人称約諾（羅馬神話中初为月亮女神，妇女的保卫者，后来衍变为周比特的妻子，天地女神。——譯者注）同她的兄弟周比特的婚配是神圣的婚姻（*hieros gamos*），克里特人为了紀念古风，每年一度庆祝神圣婚姻的节日。

② 梵天又称婆罗吸摩，意为一切众生之父。——譯者注

③ 古代斯堪的那維亞文学的两部文献。——譯者注

致同一群的成員之間发生性交。

像成群結队的动物一样，原始部落的男女成員任何时候也不会彼此遺弃；他們一块游蕩，一块打猎，一块吃，一块睡和一块战斗；他們沒有家畜——除了有时有狗之外——，不論是什么样的文化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他們只靠狩猎、捕魚和撿拾浆果、果实和块根为生，所以为了获得食物，他們有必要限制自己的数目为四十至五十人，像野馬成群那样。一旦达到这个数目，部落就分成两部分，每一部分在继续增长时又再分裂。所有在这种分裂中产生的小的群都有同样的名称，有时另外还加上特别的名称；这些小群在一定的时期集中在一起，以便一块举行某种宗教仪式。这些由四十至五十人組成的部落形成一个整体，生活和行动像一个人一样，他們有多少张面孔，他就有多少个头，而手脚的数目又多一倍。希腊神話对这样的部落用百手（hekatoncheiros）的形象加以拟人化的描写，这个有五十个头和一百双手的巨人是地母該亚和天父烏拉諾斯所生，这两个神比宙斯和奥林普的十二位神輩份都高，被埃斯庫勒斯称为新神。这个事实，即人的头脑代表着像一个人一样地生活在一起的个人的群的整体，看来是十分自然的。举例而言，按对分制耕种封建領主土地的农民公社在中世紀习惯法的有眼力的注释家戈伊·柯基尔看来，是“由許多成員組成的統一体，这个統一体虽然彼此分开，然而由于兄弟情誼、友爱和经济的依属而組成一个整体”^①。

犹太圣法经传学者肯定說亚当是巨人，上帝应許那些害怕第一个人的天使的請求而使他变得馴服。無論如何他总是与普通人

^① 戈伊·柯基尔：《尼維尔危安(法国的州)习惯法的问题和解答》。“Bourdelage”是耕种別人的大地产的一种制度，与对分制（métuyage）差不多；地主取得收获的一部分：十二分之一，八分之一，六分之一等。霍姆在自己的《农村公社》一著中指出这种制度在英国和苏格兰还盛行。

不同的，像泰坦神^①一样，他是雌雄同体的和非常长寿。以上所說的两位学者同样都不能給我們解释这一点，而且据我們所知，誰也不打算对亚当的雌雄同体的神話作出合理的解释。照我看来，「創世記」故事中至今尚未被人理解之处，而玻里尼西亚群島实行內婚的部落却給了我們一把钥匙。

野蛮的民族常常使用单数的名字来表示許多人的整个总和；例如在日本的多毛的和半野蛮的虾夷民族中“aino”这詞既用来表示一个人，同时又用来表示許多个人的整体。不要把亚当的名字看成是一个人的专有名字，而应当看作是一个甚至几个野蛮的閃族部落的名字。圣经故事使我們有权作这样的理解，因为那里面說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I, 27），而且說到第一批人是裸体的和像类人猿一样只吃果实。

由上帝一代开始，亚当一代又生了塞特一代，由塞特一代又生了以挪士。所有这些世代都把传代的上帝认为是自己的始祖；其結果是这些世代的成員都自称是“上帝的儿子”，以便同其余的人，即那些只是人的儿女相区别（VI, 1 和 2）。

亚当这一代是內婚的，就是像按照自己的“类型”創造了他的上帝一代一样，也像被他按照自己的“形象”所生的塞特一代一样，是由男人同女人組成的。这些同一世代的人們也像野蛮民族的部落一样，一旦变得过大的时候，就要分裂为四十人左右的小群，他們带着亚当的名称和在一定的时期集合起来举行宗教仪式。可是经过了相当长的时期之后，这是按照这些公共集会的次数来計算的，亚当一代的人們变得过多或者散布在过大的空間之内，已经不太可能集中在同一个地点。他們就决定分散开去，在至今一直存在的群之外又組成新的世代的群，取名塞特，它有另外的、专有的

① 希腊神話中与天神斗争的巨人。——譯者注

宗教崇拜(IV,26)和集中在另一地点。

上帝向亚当所說的那些話或許恰恰就是在这样分散时所宣布的神圣公式：“要生养众多，遍滿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I,28)。应当指出，上帝賜給亚当作食物的只是植物(I,29)。

上帝創造的第一个人是“男人兼女人”，这种說法假定只关系到一个人，不論他叫亚当也好或叫上帝也好，反正都一样，这是沒有意义的。可是假如把它連系到那些取名上帝、亚当、塞特、挪亚等等的內婚部落上去，那末它就异常精确地符合实际情况了。

野蛮人不知道自己的年齡，虽然有时也很懂得計数，例如会說某种事件或仪式在一定的时期內重复过多少次。他們用木棍上刻的刀痕或用绳上或皮条上打的結来記数目；一个結表示一，双倍的結表示一打。虔誠的天主教徒的念珠是結绳記事的殘留。亚当、塞特、以挪士、挪亚等等世代的成員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岁，但是他們知道他們的公共集会的数目，这些集会大約一年中要举行几次。显而易見的，当落后的族长們的寿命被引用时，他們的年岁应当理解为那些可以与希腊的奥林匹克竞技场相媲美的公共集会的数目；这是用一种最自然的方法来說明“族长們”的非常惊人的长寿。

由上帝开始的一代一直到挪亚的时期始終保留着內婚制。可是就在这时期已经感到性結合的新形式的必要；“上帝的儿子”开始在自己的部落之外，在“人的女子”(IV,2)中間去寻找妇女。这个革新意味着风俗和习惯以及部落組織中的完全的革命；开始时遇到很大的困难，并激起上帝这个旧习惯的护持者的憤怒。上帝决定“消灭他所創造的人”；这个革新引起了流血的斗争，斗争又引起旧的部落的崩潰和实行新制度的新部落的組織。

誠然，从挪亚开始新的紀元；在他之前，上帝、亚当、塞特、以挪士、該南、瑪勒列、雅列、以諾、瑪土撒拉和拉麦都是按照后裔的一

条单线一个生一个，这些后裔的名字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可是挪亚却是例外；由他起——通过闪、含和雅弗——就开始了三条线；这就是说挪亚的一代人就分裂为四个群，其中之一保留着挪亚的名字，而其余的就取了另外的名字。当澳洲的部落不再实行内婚制并开始组织为部族时，它们细分的小群恰恰为二乘得出的数目。同一部族的成员不能像从前那样彼此发生性的结合；例如甲部族的全部男人可以占有另一乙部族的全部妇女为妻，反过来也就是乙部族的全部妇女可以占有甲部族的全部男人为夫。甲部族和乙部族被称为婚姻部族。野蛮人就用这种独特的方法才得以阻止同母的兄弟姐妹的性交；只是在很晚以后人们才禁止同父的儿女之间的性交。只是这个事实便足以证明单偶的家庭的最早的形式是母权制的、建立在母权上的家庭，它的存在在现在大概不会有什么怀疑。

大概就在这个时期，即禁止在群内性交的时候，粗糙的想像创造了雌雄同体的人，为了这样来描写仍停留在内婚制的群。

3. 关于亚当和夏娃的神话

包括在圣经的第二、第三、第四章里并列为第一篇故事，即关于亚当和夏娃的神话，是许多传说的混合物，这些传说都是在往后彼此相继的时代里形成的，它们显然是在不同的国家里收集起来的。

好像为了掩盖神话的异己性，第二章是从前一章的概括开始。它重复着说，上帝在第七日完毕了“自己的劳动”并在这一天安息了；以后出现在舞台上的是耶和华上帝；说话和行动的就是他。让我们来谈谈上帝的这个双重的名称。

旧约的翻译者把上帝(Elohim)、耶和华上帝和耶和华的名称

毫无区别地一律称为上帝。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像古希腊语学家一样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人用一个简单的“神”字来称呼烏拉諾斯、克羅諾斯和宙斯，好像他们是說同一个天神一样，其实这是属于三个彼此连续的世代的神。耶和华本身就是一个单数的字；相反的，上帝(Elohim)是伊廉(Elyon)一词的多数，表示有力的、强大的；上帝这字的字根(EI)意味着强有力的人，勇敢的人，英雄。米舍尔·尼古利亚发现旧約中帝王和法官也称为上帝。

可是还在1753年阿斯特紐克博士就依据对上帝和耶和华两字的不同使用而得出一个结论，认为莫伊塞把两个不同的传说融合为一个故事。这个意见成了摩西五经本文的重要研究的出发点。米舍尔·尼古利亚则主张上帝教是以色列人的宗教的古代的多神教的形式，而耶和华教却是后者较晚的和更发展的一神教的形式^①。完全可以确定，耶和华的崇拜比较晚出，因为在圣经上明明白白地说他是亚当的儿子——塞特所建立的(IV, 26)。照英国的神学家的看法，耶和华是犹太人的民族之神，而上帝(Elohim)却是三位一体的上帝(God)的复数和普遍性的前驱。

在现时代完全有可能作出更现实的解释。只要对提到上帝这个字的某些地点一加比较便能看出多神教徒当号召犹太人时就使用它，而犹太人当与多神教徒说话时也用它^②。看来这一点证明了雷朗非常恰当地比之为“野蛮人的神灵”的上帝是一切閃族人的部落的共同的神，而耶和华则为个别部落的上帝，也就是像英国的神学家所设想的，是部落的或民族的神。事实上《創世記》第二、三章内說到耶和华上帝也就是說到上帝中名叫耶和华的一个，而在

^① 米舍尔·尼古利亚：《关于圣经批判的研究》(1862年)。

^② 据多神教徒說，恰恰是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奴役之下解救出来(《撒母耳記上》，IV, 18)。当約瑟必須在法老面前作預言的时候，他說到上帝(《創世記》，XIV, 16)。当大卫去恳求摩押王保护自己的家庭时，他使用上帝这个字(《撒母耳記上》，XXII, 3)等。

《列王紀上》的一处地方讲到叙利亚人认为耶和华是上帝的一个（《列王紀上》，XX, 23和28）。

耶和华这个字是从动词“存在”而来的，既然它作名词使用，它就意味着“实际存在的东西”，“存留着的东西”；耶和华因此就是上帝，强的和有力的人，比别人活得更长久；他因而成了神化的始祖，对他的崇拜是由塞特奠定的。与耶和华常常作对头的那个巴尔^①同样是上帝之一，被某些其余的閃族人的部落奉为祖先。

从羅馬的世譜借来的历史的例子明显地给我们指出耶和华一上帝两字联合的意义。柯尔内尼氏族分为四个分支，各有自己的名字：斯西皮昂、連杜尔、科斯和苏拉。例如說有某个人称为普不林·柯尔内尼·斯西皮昂；柯尔内尼是氏族的名称而相当于上帝的名称；斯西皮昂是四分支之一的名称，相当于耶和华的名称，他是一个分支的上帝，而普不林则是个人的名称。柯尔内尼氏族的每一系都有自己特有的始祖并且同时也有自己特有的祖先崇拜；然而所有四分支都承认他们大家共有的祖先，因此常常聚集起来，以便一起举行自己的崇拜仪式。上帝是所有閃族人的共同祖先；而耶和华，作为神化的个人，却只被閃族人的大家族的許多系中的一系所敬奉。

从神話所开始描写的那个时期来看，耶和华上帝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物质和精神的发展阶段；他们有了朝南的、栽种了树木的伊甸园，园里住有家畜和引大河灌溉；但是其中尚无“耕地的人”（《創世記》，II, 5）。为了获得劳动者，他们就到亚当一代人，即上帝的分支当中去寻找，这些处于野蛮状态中的人们还是在森林中间游荡，像他们的远祖一样，这些人在他们看来正像“尘土”一样轻贱，这些人或许也像澳洲的黑人那样拿“尘土”撒在自己身上。虽

^① 古代腓尼基、叙利亚及巴基斯坦的神名。——譯者注

然中世紀的封建主自称是基督教徒和亚当的儿女，但是他們坚信他們是用比市民和农奴更好的材料創造出来的；耶和華上帝也是用同样的感情来看待自己的野蛮的同輩人。他們把后者引进自己的园里作奴隶，指給他們树木和牲畜，要他們好好“修理看守”（《創世記》，II, 15），并且应許他們，除了分別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外，所有园中种植的果子都可以吃（《創世記》，II, 17）。当亚当和夏娃不听话，吃了禁果时，耶和華上帝就耽心他們发生越軌行为而去“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創世記》，III, 22）。

禁止吃认识树上的果子和耽心亚当可能又去采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并且吃掉它們，需要作两种解释。

野蛮人的部族常取用动物和植物的名字，因为这些动物和植物被认为是他們的祖先而对于部族的一切成員都是神圣的。因此在埃及就常有这种情况，某种动物或某种植物在一个城市里是禁吃的，而在另一个城市里却心安理得地充作食料。在部族成員的住宅里和坟墓里都摆了被敬为祖先的植物和动物的雕像，这些植物和动物有时也用刺花紋的方法画在皮肤上。罗伯逊·斯密特，剑桥大学阿剌伯語的渊博的教授，在他的关于阿剌伯人的血統关系的論文中引用了一长串的阿剌伯的部族，他們即使在进入历史时期之后还取用他們认为所由发源的动物和植物的名字^①。

《創世記》所說到的生命树显然就是那种被敬为神化的祖先的植物，像密特拉教认作人类起源的一种叫做“拉伊瓦”的树一样。在迦勒底人的墳墓上常常有树的形象；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崇敬柏树，他們把柏树刻在各种紀念碑上，由两个神守护着，很像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之后，通生命树的路就被举着出鞘的宝剑的司智天使守护着（《創世記》，III, 24）。既然耶和華上帝自己不吃生命树上的

^① 罗伯逊·斯密特：《古代阿剌伯的血統和婚姻》，1885年。

果子，那末，很显明的，他們也禁止自己的奴隶吃它們。

识别善和恶之树需要作另外的解释。

在澳洲当遇到面包树的果实歉收而受到威胁的时候，薯根和野生的芭蕉就被宣布为“禁忌”，就是禁止吃它們。假如感到母鸡和猪不足，假如在某海湾里魚稀少了，那末在这地点的母鸡和猪就被宣布为“禁忌”。

“禁忌”本是为了一切人的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可是却造成了不同年龄、性别和阶级的人与人之间的特权。例如，还没有参加猎人和战士的行列的年轻的澳洲人是禁止吃鸸鹋肉的；在南洋的某些島上，妇女不論在任何场合都不敢吃猪肉，——这是专为男人享用的特制的美味食品。克尼格在他的《澳洲旅行記》里說，他有一次看到一个年轻的奴隶因为竟敢去取用被宣布为“禁忌”之物的甜甘薯而被杀死。祭司加給“禁忌”以“卡烏泰”——玻里尼西亚的神——之名。宗教的禁止引起这样大的恐怖，以致人們即使偶然破坏了它也常常会判处餓死的惩罚。“禁忌”之风也存在于犹太人中間。罗伯逊·斯密特說，在《摩西五经》和在《利未記》里遇到对某些食物的禁止，以“不洁淨”为理由，其实决不要以为它們是名符其实的“不洁淨”，因为犹太人的“tame”这个字并非用以表示实际上不洁的东西，而是宗教仪式上專門的用語，它的意义完全与“禁忌”的观念相符合。

识别善恶之树被宣布为“禁忌”；在夏娃看来显得“样子好看和滋味鮮美”的果实是专为耶和华上帝享用的；吃了它們就等于破坏了后者的特权，等于把自己提到和他們一般高的地位，变成和他們一样的了；所以他們說：“那人（亚当）已经和我們相似”（《創世記》，III, 22）。在这首詩中使用的代名詞“我們”明显地指出耶和华上帝不應該理解为个别的人，而是个人的总合，整个部族。亚当和夏娃从自己方面也以为变得像自己的主人一样了；他們因看到自

己的裸体而害羞(以前裸体在他們看来是很自然的),而想穿衣服,像耶和華上帝那样。衣服是社会地位不同的外部标志。在伦敦的不列顛博物館里有从尼罗河流域运来的而且保存得很好的古代壁画,上面描繪着穿了衣服和挂滿裝飾品的显貴的埃及女人,有完全赤裸的、像犯了原罪以前的夏娃一样的女奴隶服侍她們。当美洲殖民地的黑人获得自由时,他第一件关心的事就是取得衣服和学习自己从前主人的举止风度。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亚当和夏娃摘下被宣布为“禁忌”之物的果实不是出于自己的主动。必須有第三个人干預,才使他們产生尝一尝禁果的念头,就是說想去摘下“禁忌”之物。《創世記》的故事在这里編进蛇的神話。

虽然蛇是爬行的动物,或者或許正因为它“用肚皮行走”,在人类的历史上它起了卓越的作用。它几乎到处受人崇敬;墨西哥人和埃及人都把它当作神看待;埃塞俄比亚的土人认为它是人类之母;东方学家断言說佛教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對蛇的变相的崇拜;雅典人喂肥阿克罗波尔的密乃尔瓦庙中的神圣的蛇;圣奥古斯丁說到信奉基督教的异教徒在自己的庙中养蛇;蛇听着牧师的召喚就爬出洞来舔信徒进圣餐的食品。我們从呂基安得知希腊人为紀念亚历山大大帝而兴修庙宇并給他献牺牲,因为他的母亲奥林比亚同蛇結了婚,所以他是蛇的儿子。在印度蛇阿伊是印特喇(旧世界之父)的敌人,波斯人的恶神阿里曼作爬行状并被描述为两足蛇的样子。

在《創世記》里說“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III,1);希腊人认为蛇有作預言的本領;卡山德拉及其兄弟埃伦从一条蛇学得洞察未来的能力。历史学家約瑟夫和他的犹太人的同乡一起认为蛇有說話的能力并且常常同亚当說話,但是因被上帝懲罰而剝夺了語言。巴拉柴尔斯則认为蛇虽失掉了語言却沒失掉自己的智

慧，并且认为一切爬行动物都保有自己对自然的深奥的秘密的知识。

不言而喻，所有这些惊奇的特性也多少慷慨地赋予其它的动物，甚至植物。原始人朴素地把自己的特性加在他周围的一切事物之上；他不能把自己和它们作出任何的差别；它们的生活，感觉，思想和行动完全同他一样。因此他就认为它们是自己的祖先并且相信死后他的灵魂就依附到动物、植物和甚至无生物的身上去。需要经过很长的发展过程才能使人达到把自己同动物和植物区别开来并且达到“人为万物之灵”（“genus homo”）的意识。自然科学的最新的进程又重新使人和动物界互相接近。

关于蛇的神话的最简单的和多少最自然的解释可以从路德时期的德国圣经的最朴素的插图上看出；我们看到那上面画的夏娃是同一条有人头的蛇在谈话。在埃及的万神殿中有时塑了人身兽头的像，有时又相反地塑了兽身人头的像。莫伊塞和犹太人走出埃及时不论如何总认识这样的塑像。其实，为了把人同动物结合成一个生物不一定需要住在埃及。那些认动物为祖先的野蛮人和半开化人取它们的名字并且在举行某种崇拜仪式的时候还戴上描绘了这种动物的头或身子的面具。而蛇则属于那些最常被选作祖先的动物之列。罗伯逊·斯密特说，许多阿剌伯的部族都取了各种蛇的名字。因此，大概正是这种蛇的部族的成员相信亚当和夏娃起来反抗耶和华上帝，反抗自己的上帝和主人——乐园的所有者。只有承认这个，才能理解耶和华上帝向蛇说的话：“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创世记》，III, 15），就是说，我要叫你们的两个部族之间大动干戈。

在埃及当俘虏的时期，以色列人因为吃了只供他们的上帝享用的果子，无论如何总是经常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的。这种惩罚同罗马所做的一样，就是把他们赶出园子，在这里的劳动是比较轻松

的，而放到大田里去，在那里他們的劳动就要繁重得多。耶和华上帝对亚当說的話这样才能解释：“地必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給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你必汗流滿面才得餬口”（《創世記》，III，17,18,19）。很可能当初是一件或者几件类似的事情作了神話的基础，后来才添枝添叶加上其它的細节。此外，像“辨识善与恶”这样抽象的話出自埃及的祭司之口远比出自閃族的半开化人之口更要适合得多。

关于最初的人們不听话和陷入原罪的神話，从宗教观点来看，为了解释人类的灾难的来源自然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它的翻版关于含族的神話一样，这神話为整个种族受奴役作辯护；可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它的价值并不如它的某些个别的細节那么大，而对这点一直还很少为人所注意。

《創世記》第二章第二十四节詩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連合，合成为一体。”因此，妇女沒有遺弃双亲，也沒有像露菲一样說出有失尊嚴的話：“你到哪里，我也到那里；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那里”；“你的人民也将是我的人民；你的上帝也将是我的上帝”。由此可見妇女还没有处于对男人的依属地位。可是第三章第十六节指出妇女的地位完全变了；实际上耶和华向她宣布，現在“她的意志将服从她的丈夫的意志，而他将是她的主人”，就是說男人現在成了家庭共同体的首脑。

上引的两节詩证明在家庭內部进行了完全的革命。希腊神話的研究使巴奇芬相信在父权制的家庭之前必定有过另外一种家庭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下妇女統治着男人，男人的意志，用圣经的話來說，从属于妇女的意志。摩尔根根据自己对印第安人的习惯多年观察的結果也达到同样的結論。哪里存在着母权制，那里的妇女就留在自己的家庭里，在自己的部族里，而男人就应当离开“父母，与妻子連合”。在犯原罪之前，夏娃是女主人(despoina)，如斯

巴达人所称，在他们那里还长期保留着原始的习惯。这就是为什么诱惑者找到她；亚当“听她的话”，她吩咐他而因此为所犯下的罪行受到双倍的报复；她失掉对男人的统治权并且受到肉体上的惩罚；加她以生儿育女的苦楚。

罗伯逊·斯密特认为夏娃的名字指出那种建立在母权基础上的家庭；他认为夏娃的犹太名字“Hawwa”是由“hagg”这个最初表示与母方的亲属关系的字改变辅音并增加阴性字尾而形成的。此外，我们在圣经里还可碰到母权制家庭的其它遗迹。当亚伯拉罕委托自己的老僕人去给自己的儿子找一个妻子的时候，僕人回答他说必须让以撒迁移到他的妻子的国土去（《创世记》，XXIV, 5）。参孙的妻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一直都是住在自己的人民中间，而参孙反倒去访问她（《士师记》，XV）。在我们的时代，丢维尔发现了在杜亚勒吉人中间还存在着母权制的家庭，但已达到自己发展的最后阶段。

关于夏娃是在犯原罪之前由亚当的肋骨生出来的这种说法是非常落后的。类似的神话只有在父权制的家庭产生和妻子移居到自己丈夫住宅的时候才能形成，这时候妻子同丈夫就出身说已经是不平等的，人格上也是不平等的，而是他的从属者，他对她像对自己的儿女一样握有生杀予夺之权。按照罗马法的规定，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相当于女儿的地位(*loco filiae*)，以致她由于法律的虚构而变成自己的儿子的姊妹。表达妇女从属于男人这样一事实，闪族人的极其简单的头脑曾经采用了比法律的公式之所为更加粗野，也可以说是更加感觉得出来的形式；因此他们才设想妻子是用自己丈夫的肋骨制造出来的，正像婴儿之出自母体一样。

但是假如妻子不是从自己丈夫的身体上产生出来，那她无论如何也是从他的钱袋中生出来的；在父权制的初期，男人给自己买妻子或者通过礼品，像以撒那样，或者通过用她长年劳动，像雅各那

样。荷馬把alphesiholia(牛的持有者,因为人們拿女子来换牛)这个形容詞采用于年轻的女子;在許多語言里“訂婚”意味着“作抵押”。既然家长对自己的子女握有生杀予夺之权,他就把这个权轉交給自己的女儿的购买者,即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从这时起就获得了对她的为父之权。为了从外表上来巩固夫权,后者就把自己的妻子收为义女并且以女儿的身份将她引进自己的住宅;在《創世記》里說夏娃是用肋骨制造的这个故事无疑应当看到妻子被丈夫假定的收为义女,这种风俗在閃族人中間在父权制存在的初期就已经流行了。

4. 关于該隱和亚伯的神話

这个神話从拜伦时代起就成了对撒旦的个性进行詩意加工的最受喜爱的题材,其特点是自己的完整性;但是,这个神話所讲的个别部分,即非外国来源的部分显然是在閃族內部或者至少是在某个与定居生活和农业格格不入的游牧民族的內部产生出来的。

西西里的帙奥多^①說,在他的时代游牧的閃族人中間曾用死的威胁来禁止种小麦、植树和盖房子。犹太人在自己历史的某个时期里曾经培养对农业的强烈仇恨,因为农业使游牧生活不可能并迫使畜群远远地离开耕作过的土地。一切土地的种植对于游牧民族都是意味着放牧权的限制;这种权利在他們看来是所有权利中第一位的和最重要的。

《創世記》告訴我們亚伯兰和罗得曾不得不分开,因为他們的牧人经常为水草爭吵不休;因为同样的原因以扫同雅各也不得不分开(XIII和XXXVI)。牧人和农人之間的爭吵和冲突应当更頻繁,因为后者认为阻止畜群接近他們耕种了的土地是自己无可爭議的

^① 古希腊的历史学家,約生当公元前80—29年。——譯者注

权利。大概在这样的一次冲突中农人該隱杀了牧人亚伯，因为亚伯的畜群折断了他的篱笆和损坏了种籽。

《卡莱瓦拉》，芬兰民族的史詩，讲到一个兄弟相残的故事，这故事的描写就其残酷性一点而言或許給我們指出《創世記》所避而不談的东西。

“烏姆塔莫的山羊吃了卡莱瓦种的燕麦；卡莱瓦的凶狗咬死了烏姆塔莫的山羊。烏姆塔莫大怒并且用死来威胁自己的兄弟卡莱瓦。他发誓要毀家灭舍，杀死其中的成人和小孩，消灭一切居民和全部烧光。于是他就来武装自己的人；身体强壮的給剑，弱者和小孩他发給长矛，然后送进流血的战斗，就是投入反对同胞兄弟的生死战争……他們到达了地点……他們把卡莱瓦的人剝成肉块，屠杀了强的一代，烧毀住宅并使之成为不毛之地。唯一逃出了死亡的是一个怀孕的妇女”。

游牧民族的上帝当然一定会保护牧人而反对农人，耶和华正是这样做的。“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創世記》，IV, 4和5）。

亚伯的被杀应当报仇。但是流血的复仇，——这种在人类头脑中产生出来的最初的模糊的关于正义报复的概念，——不可能在生活中严格实行，因为这是关涉到同一家庭成員，同一部落成員的事情。由于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简单的和确定不移的邏輯而放弃这样做的原因是很简单的；所有氏族成員都是发源于共同的部落这个母亲，在每个人的血管里都流着同样的血，流这种血在他們看来是最大的罪过，假如犯下的話。野蛮人在一怒之下可能杀死自己家庭的成員，但是他任何时候也不会故意去用自己氏族的血玷污自己，甚至为亲属的死报仇而流血也是不行的。放逐，这是原始人加在那被剝夺了自己部族成員生活的人身上唯一的惩罚。假如凶手是属于别的部族的，那末流血复仇就得严格实施；以血还

血，以死还死。

但是就是放逐也是一种可怕的惩罚。遭到放逐的人到处游荡；没有栖身之所，成为如古代薩克斯^①人說的“游荡的狼”；他在被逐的部族周围的那些部族面前是受不到保护的。当該隱知道自己的命运时害怕得发抖而且哭了，他痛苦地訴說：“我的刑罰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見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見我的必杀我”（《創世記》，13和14）。

野蛮人像野兽一样迫害一切在自己土地上碰到的外来人。美洲的印第安人把这种外来人割去鼻子，送他回去見他的部族的首領，而且通知說假如第二次捉到的話，他們就要削他的头皮。該隱向他哀求的那个耶和華，也就是作为部族酋长會議的代表的耶和華，并不想把杀兄弟者处死，于是“就給該隱立一个記号，免得人遇見他就杀他”。他甚至恐吓說“凡杀該隱的必遭报七倍”（《創世記》，IV, 15），这就是說，該隱一个人的死要用另外七个人的死来抵偿。耶和華給該隱做的記号成为他的护身符，这才可能在部落周围有人住的領土上行走而达到伊甸东边的放逐地挪得之地。

在挪得之地該隱定居下来，建造了一座城并成了新的一个系統的祖先。他的許多后裔由于隔代遗传又回到游牧生活去，而其余的則沿着他們的始祖开辟的道路前进。其中之一叫土八該隱的发明了“打造各样銅铁利器”的技术。农业和金属加工以及建筑城市的技术使該隱一族变得这样强大和令人恐惧，以致他的第五代的后裔拉麦驕傲地夸口說誰要伤害他，他就要給以七十七倍的报复。游牧民族的上帝耶和華满足于简单的报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恐吓的时候，他也只要求用七个人的死来抵偿一个人的死。

被資產階級的詩人这样混乱地理解的关于該隱的神詩标志着农业战胜了游牧的生活。

^① 中世紀早期居住于中部日耳曼的若干古日耳曼部族的总称。——譯者注

割礼, 它的社会的和宗教的意义

I

泰勒注意到作为石器时代之遗迹的石刀, 就是犹太人在行割礼时曾经使用过的石刀, 并且现在他们给不到八天寿命就死去的婴儿举行这种礼式也还使用它^①。

在行这种危险手术时使用石刀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 即标志着割礼属于人类最古的创造。

由于犹太人规定了上帝应许给他们的诺言同遵守割礼之间的联系, 由于闪族人至今还紧紧抓住它不放的那种执着顽强的劲头, 和对那些在《新约》中透露出来的非割礼的多神教徒的蔑视态度, 因此人们认为割礼如果不完全是, 起码也主要是犹太人所特有的一种宗教仪式。但是假如翻开圣经的话, 那末我们就会找到上帝要求亚伯兰拿他的肉体作牺牲只是当亚伯兰到了九十九岁(《创世记》, XVII), 在他从埃及回来之后, 因为在那里这个族长认识了割礼的重要的宗教意义和学会了敬事这种伤残的仪式。因此必须承认发明这种仪式的光荣不属于犹太人, 据希罗多德(II, 104)说, 从不能记忆的时期起埃及人、科尔希达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就遵行这种仪式, 而腓尼基人和埃塞俄比亚人都公认是从埃及人那里借用去的。显然, 割礼的施行在犹太人中间曾经遇到某些困难, 因为摩西逃出埃及之后就在米甸地方同亚伯兰的后代西坡拉结了亲, 他

^① 泰勒:《人类古代历史研究》, 1870年, 第217页。婴儿出生第八天举行割礼。

只是在埃及回来和在上帝想要杀死他(《出埃及記》,IV,24)的时候才給自己的儿子施行割礼;給儿子动手术是他的妻子搞的。由于同希腊人交往,腓尼基人丢掉了給新生婴儿行割礼的习惯(希罗多德,II,104)。以色列人本身也是这样。当他們离开埃及的时候,他們便放弃了割礼,而只是在草原流浪結束并且有上帝的明确的指示才重新施行,上帝曾命令耶穌对一切男人都要施行割礼。在安提奥赫二世时期,当犹太人中也加强了希腊影响的时候,沒有包皮曾使耶路撒冷的富有居民脸紅。那些訪問过公共体育场的人中間(在这里青年都不穿衣服进行体力訓練),有的就做了人工的包皮。羅馬的历史家澤尔斯記述了这种手术(《De re midiea》,VII,25)。

埃及的祭司,据希罗多德(II,37)說,給自己行割礼是为了保持清洁。但是雕刻和木乃伊却证明这种习惯并不限于祭司阶級,割礼是埃及人区别于外乡人的标志。后来,当埃及人与其他民族接触时,割礼又重新成为阻碍正統的埃及人同不信割礼的外乡人混杂的标志。它的发生和在这国度里扎根成长应追溯到远古的时代。它在紀念碑留給我們的最早的时代,即耶穌紀元前2,500年以前便碰到了,而它的发生还应追溯到更古的时期^①。

埃及人认为割礼由来很古,甚至从动物和狒狒中間都可找到,据他們說,狒狒就是靠切割手术而降生^②。

对于这种奇怪的风俗,就像埃及的祭司善心地执行的除掉身体上的毛髮的习惯一样,人們曾把它只看作是一种保持清洁的行为,一种預防花柳病流行的原始措施,这种病在庆賀巴尔一比哥拉上帝的狂欢节之后往往总要猖獗一时(《数的书》,XXV)。但是为了达到推行于群众之中和在那里坚持下去,这种卫生的方法曾不得不采取宗教仪式的性质。而事实上,当以色列人来到“迦南”

① 卡德納·威尔基遜:《古代埃及的风俗和习惯》,伦敦,1878年。

② 加拉波伦:《象形文字》,II。

(巴勒斯坦)，在这里有可能参加古代世界的大规模的卖淫的节日的时候，耶稣又重新把在草原上游荡的时期已被忘记了割礼建立起来，作为一种预防的措施。我们不想贬低这种解释的意义，特别是讲到耶稣的场合，但是不得不承认民族志学的工作和宗教上的历史的研究会对这种半开化人的习俗作出更可信的和更有普遍意义的解释。

II

埃·卡扎利斯，他曾以传教士的身份在南非洲住了二十三年，记述了巴苏陀人^①部落中间在与割礼相伴而行的一种仪式；李温斯吞也碰到他所记述的情形。既然只有研究了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风俗和习惯，——这些东西用莱杜诺的话来说是过去的活的历史，我们才能设想人类发展的初期阶段，我想扼要地转述两位旅行家的记载和补充他们在澳大利亚洲所作的观察，这样我们就更能解释这种风俗的起源^②。

在巴苏陀人和贝专纳人中间割礼是在十三到十四岁时施行。它使儿童变成大人。每隔五、六年只举行一次的这种仪式有很重要的意义，贝专纳人按它来作纪年，正如古代希腊人按照奥林匹亚祭神竞技会(每四年举行一次)来作纪年一样。

将被用这种方法“变成大人”的年轻人一旦得知举行割礼的时刻到来，他们就预谋暴动并逃进树林里去；全付武装的战士追赶他们而在喧嘩的跳舞中引来这些暴动者，这是节庆开始的信号。在第二天构筑所谓“mapato”（秘密的地方）的小房子，受割礼以后的

^① 南非洲部族。——译者注

^② 卡扎利斯：《巴苏陀人》，巴黎，1859年，13章。李温斯吞：《一个传教士在南非洲的旅行记》，伦敦，1857年。安格士：《澳大利亚洲和新西兰野蛮人生活的舞台》。

年轻人在特别的老师的指导之下将在这里住上六个到八个月，学习使用武器和标枪；这里他们也开始拿粗棍棒和用四方的盾牌来抵挡打击。他们锻炼自己的身体，学习忍受饥饿、疾病和疲累。一句话，他们在这里学习成为大人和战士的本领。使他们受到长期斋戒，受到无数的和无情的抨击，在这时候，即当树条带着噪音纷纷落下和打在他们的光身上的时候，师傅教导他们说：“要忍受住！作大人！不许偷盗和通奸！尊敬父母！听从自己的首领！”老师有权处死每一个想逃脱这种足以致弱者于死命的可怕的教育的人。妇女严格禁止接近“mapato”，但是每个男人有权走进这小房子而且也把自己算入老师的打击和教导对象。这种斯巴达式的教育方法被古代哲学家和新时代的历史家认为是拉康尼亚^①居民的特点，它被一切原始民族采用来训练坚韧不拔的战士。

斯巴达人的特点就在于唯有他们在希腊文化中间保留了他们的优越性所依以建立的半开化的习俗。

在六个月或八个月的严格训练之后年轻人从头到脚涂上油和油膏，领到衣服和名字（这名字他们将保留一辈子），然后载歌载舞和欢天喜地地回到村子里去。他们一经离开“mapato”，就放一把火把它烧掉。施过割礼的青年从母系的叔伯辈手里取得标枪，用来保护自己的部落和供作食料的母牛。施过割礼的年轻人在结婚以前都居住在一起，组成卫队。他们执行各种不同的社会职务：放牧家畜，寻找和运送燃料和建筑材料。

在黑人部落中授青年以大人称号、青年取得权利和战争义务都要举行仪式，割礼只是其中的一种。施过割礼的年轻人组成特别的社团（taka——树枝）。它由自己的成员之一，即由在一切未来战争事业中整个社团的首领所指定的成员的名字取得自己的名字。这个首领属于那个通常在战争中起统率作用的部落或氏族。历史

^① 古希腊的地名。——译者注

家认为是教父雷查士特里士（他同自己的儿子一起教育和他同年的儿童）发明的东西，其实只是半开化人的一般习惯。李温斯吞并不怀疑割礼应当认为“与其说是宗教的仪式，不如说是非宗教的习惯”。既然在阿刺伯人和貝专納人之間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而且既然割礼在貝专納人中間不帶有宗教仪式的性质，那末貝专納人中割礼的产生和传播不应归因于伊斯兰教的影响，如像通常所作那样。

十三、十四岁的女孩为要进入成人的圈子，必須完成特种的仪式，这种仪式在某些部落中也带上割礼的称号。在名門貴妇的率領之下，她們离开村子去到河边，在那里接受洗礼，用白陶土盖住全身，脸上盖着用柳条編成的面具并且唱着忧郁的歌来表示把自己献身給农业工作，在这些部落中农业工作是完全归妇女承担的。晚上她們用大水罐擦水和拖拉枯枝。对待她們的态度很不好，沒有毆打是不行的。

据李温斯吞說，她們的一双手常常布滿火伤痕，这是用火燒焦的木头打出来的，为的是要在她們所能忍受得住痛苦的限度內給以鍛煉。

西埃拉—利恩的加利納斯部落的少女，在她們学会了唱歌和跳舞之后，这是在她們作一切工作和一切仪式（田野工作、运送重物和婚喪等等）时都要用的，便被割去阴蒂。这手术是在午夜月圓时施行；在这仪式上，她們取得名字^①。

每一性別各有特殊的献身的仪式：在举行这种仪式时男子汉突然在少女中間出現正如妇女闖进秘密的“mapato”一样危險。献身的秘密的宗教仪式的每一个褻瀆者要为自己的勇敢冒喪生的危險。在参加成人的队伍之前，少男和少女在妇女的监管之下居住在一起。但是在完成仪式之后，当他們已经被认为成人时，他們

^① 加里斯：《伦敦人类学会札記》，1865年。

就要分开单独生活，女孩和女孩在一起，青年和青年在一起，不到結婚他們不会重新結合在一起。当群婚或如摩尔根所讲的彭那魯亚的婚姻，家庭的彭那魯亚形式代替了乱伦婚姻、家庭的血緣形式、兄弟姐妹之間的性交^①的时候，部落的年轻人依性别的这种分隔显然已取得公认。

非洲黑人中割礼不是在一出生之后，而是在性成熟的时机，即当性交发生的时候才施行，这一事实正如石刀一样证明这种风俗的古远，关于石刀泰勒說在比巴苏陀和貝专納更早的民族中可以碰到，在澳大利亚的土人中也可以碰到，这些土人是如此粗野和不发达，以致他們虽然知道用火，却不知道取火的方法。假如由妇女照管的烧着的木头因某种不幸的原因而熄灭了的話，他們就不得不到邻屯去借火种。

年轻的澳洲人取得战士的称号在部落生活中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以致敌对的部落在这种庆祝的場合忘記了自己的仇恨并聚集在一起。战士为了装样子而搶走十三至十四岁的少年。妇女号啕大哭，痛惜自己的損失并因絕望而用貝壳片刮得大腿流血。年轻人被引到一个孤僻的地点；在那里等待举行秘密仪式时，一个老人爬上树去并迅速地轉动維納一維他，这是一种用橢圓形的板做成的神圣的乐器，挂在用馬尾毛編成的线上。这乐器的刺耳的声音警告妇女和儿童远远离开这个地点，如果接近他們必不可免地要受到死的威胁。

男孩子必須低声說話。人們剪去他們的头髮，把一束蘚苔貼在生殖器周围和腋下，为的是賦予他們以成人的模样。普伦卡拉和納約两部落用尖燧石切割男性成員直到睪丸囊为止，然后才施行割礼；有的部落只限于把包皮割成圓圈而后把这个割下的圓圈当作指环套在左手的中指上。受割者被送往山上去，在相当一段

^① 摩尔根：《古代社会》。

時間应当迴避与妇女接触和碰面。在新的南威尔斯的卡拉吉不給自己的男童开割，但是拔掉他們的前門牙，預先地在牙床上做个缺口。

割礼还有以下的第三种。老人之一，他在这愉快的“坚信礼”仪式中充当教父的角色，切开自己手上的血管让青年人喝他的血。青年人匍伏在地下，老年人用血浇在他身上，这是真正的血的洗礼。这时青年人仍然匍伏在原位置，老年人給他弄一条长的、从頸到腰的裂口，尽量用手指扩大其宽度和深度，为的使裂口流血；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使自己的血同受洗礼者的血混合起来。假如不幸的少年人熬不住痛苦而号哭或者开始掙扎，战士就发出特别的叫声，妇女們应声聚集起来；这青年便被当作不配取得战士和猎人称号的人交还她們。而那个在这仪式中坚定地忍受得住痛苦的人就被承认接受参加成人的圈子，成为男子汉；他們就給他公开讲战士的秘密。他的教父給他一个带有特殊字尾的名字，而这个名字将被他使用一辈子；在此以前他只有一个按照出生地点起的一般的名字。他們得到一个护符，这是一块水晶，它被认为是神的粪便，它的使命是在战争中、在狩猎中和在生病时保护他。这护符被他們当作珍宝保藏在男人头髮中一个束紧的小袋里面，要使它远远离开妇女的眼睛，妇女即使偷看一眼也将被处死。

还可以引用旅行家記述类似的仪式的无数的观察，但是这里引用的已足够了，何况它們还是典型的呢。它們指出在所有的原始部落中，如我們所知，青年人参加战士和猎人的队伍都要举行仪式，这种仪式将使这个光荣的阶层的参加者吃点苦头和帶給他們各种的残废（使受伤，切割，拔去牙齿等等）；这种仪式的目的是在承认他們配得战士的称号之前考验青年人的坚忍和勇敢，男性成員的割礼在野蛮人的想像力看来就表现为残废，它最适合于这个目的。

在进入历史时期的民族中，割礼失去了公民的仪式的性质，即在青年人达到成人期都必须举行的那种仪式。许多民族在婴儿降生之后几天都施行割礼，于是割礼就成为宗教的仪式，它的意义我们現在就要来考察一下。

当西班牙人发现墨西哥时，墨西哥的居民除了奉行其它的宗教仪式之外，也奉行割礼的仪式，许多人都隆重地欢迎在薩尔曼納薩当俘虏时失踪的十个以色列人的支系，因为割礼被认为是犹太民族的特点。

描写墨西哥风俗的那些人的記載关于割礼不管怎样矛盾，他们都同意他们看见在庙宇里施行的对生殖器部分的手术：只是一部分人认为这种手术是割一个裂口；另一部分人相反地则坚持包皮要完全割掉。在这些記載的矛盾中最重要的是伴随手术进行的宗教仪式。

巴拉齐奥在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上说从割破的包皮中一滴一滴地流出来的血是献给上帝的^①。拉斯—卡薩斯說阿西德克人^②在婴儿降生之后第二十九日就带到庙里去，在那里祭司长把他放在石头上，完全给他割去包皮^③。据丢朗說，祭司在战神維茲利普茲利的塑像面前用母亲给他的冰島瑪瑙制的刀子轻轻地切伤婴儿的耳朵和包皮；然后他把刀子丢在偶像的脚下并给婴儿起名字，此后就依照星星和天气观察新生儿的命运^④。

① 德·加尔肖·达—巴拉齐奥，1576年，74頁。致西班牙国王书。

② 墨西哥原有民族。——譯者注

③ 巴托洛米·达—拉斯—卡薩斯：《西部印第安人历史》。轉引自邦克罗夫特的《被征服的北美合众国的原始民族》，伦敦，1875年，II，第287頁。

④ 丢朗：《印度史》。轉引自不拉塞德—布布加的《墨西哥开化民族的历史》，巴黎，1867年，III，第525頁。

在《路加福音》(I, 59)的一个地方看到犹太人通常都在行割礼之日給嬰兒起名字；上帝本人曾确立了這個习俗，当他命令亚伯兰給自己施割礼的时候，他把亚伯兰的名字改变为亚伯拉罕（《創世記》，XVII, 5）。旧約上有的地方讲到耳朵和嘴唇是不清潔的，因为沒有割过，从这些地方可以得出結論，以色列人在古代曾把这些器官獻給上帝，并且在上帝的祭坛面前做上裂口^①。在墨西哥的部落中間，母亲們为了希望使自己的孩子成为維茲利普茲利这个神的僕人，必須在孩子出生一岁时，在庆祝这个神的节日里給他們在手上和胸部制出流血的伤痕^②。

这些流血的标志是刻在篤信宗教的身体上的約言的标志，是他們与上帝訂的約言的标志。正是这样的伤痕加在士兵身上借以表示他們对于自己的长官的服从和加在奴隶身上借以表示他們是自己主人的财产。人的皮肤是第一张羊皮紙，在上面写了契約。上帝要求亚伯拉罕給他自己和他的全家人施行割礼“借以表示我和你立的約”。他坚持說：“你們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你們世世代代的男子，無論是家里生的和在你后裔之外用銀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我的約就立在你們肉体上，作永远的約。”（《創世記》，XVII, 11—14）。人与人之間的契約也采取流血的性质，也是用流血来巩固。据希罗多德說，阿剌伯人用以下的方法来巩固彼此之間的条約和契約：与契約无关的第三者站在締約的两方之間并且用尖刀給每个人在靠近大拇指的手掌的表皮上切开裂口。然后他从每人的外衣上抽出一些线，放在血水里浸一下，再用它們来擦亮放在他們之間的七块石头，这就可以請到烏里塔尔和阿利拉塔两位神来作证。

獻給維茲利普茲利的少女要在耳朵上割开裂口。准备作牺牲

① 《耶利米书》，VI, 10, 《出埃及記》，VI, 17。

② 托克委曼丹：《印第安人的君主政体》，1723。

的幼女在降生之后的二十九日就要被祭司长的大拇指夺去童贞。类似的奉献在閃族人中間也实行；以色列人长期以来所敬奉的神巴尔—貝果尔的特殊职务，据犹太教牧师的記載，就在于夺取少女的童贞，像墨西哥的神一样。

血，特别是人的血，是玉液琼浆，它把人同神以及人同人联结起来。年轻的澳大利亚人喝自己的教父的血；刚果的黑人在忠誠宣誓时彼此喝血；在中世紀与魔鬼結盟必須用自己的血来明证，現在还可遇到彼此用血来写信的恋人。人血常常被說成带有神秘的特性。

尤卡坦的納柴特人和其它墨西哥的部落給嬰兒割臍帶不是在出生之后立即施行，而是由星相家指定的日子才施行。手术施行时要使一滴一滴流下的血洒在玉米穗子上。洒了血水的玉米粒小心保存起来并在指定的時間才播种；收获的一半用于給儿童提供第一批的硬食，另一半除去儿童本人应当奉獻給神和亲手播种的部分谷粒之外就归星相家所得^①。

人的血把自己的神秘的特性传给谷粒，这种神秘的特性在許多次收获之后还是保存在谷粒中。

在尼加拉瓜，人們用洒了割破的生殖器流出的血水的玉米来制造神圣的独木舟^②。

人是神灵的最受欢迎的牺牲。当神灵允許人用动物代替自己作牺牲的时候，許多世紀已过去了。人所共知，关于伊薩克和伊費金尼的神話证明像犹太人和希腊人这样高度发展的民族的上帝也像阿西德克人的上帝一样嗜血如命。割礼和共它的残废只不过是原始的人的牺牲的緩和的形式。开始时人們用嬰兒作牺牲；而后，当把嬰兒奉獻給神灵时，只滿足于砍断关节，施行割礼或者，最后，

① 邦克罗夫特，II，第679頁。

② 同上，III，第507頁。

弄伤等等。新南威尔士的野蛮的土人砍去女性儿童左手小指的两个关节；他们用“malgun”这个词来表示这个手术，意思是说，“砍掉是为了保护”。因此，拿婴儿的一部——包皮、关节、几滴血——来作牺牲是为了救出他的全身。斯巴达人把自己的一切创制都归功于他的李枯果这个传说的人物，正是这样做的。他嘱咐把婴儿切出血来代替把他们作牺牲奉献到阿尔台米丹·奥尔提金的祭坛上去，像在他以前那样的做法。

作为一种纯粹宗教的仪式，割礼暴露出两个特征：它是人与神灵联盟的物质的标志。当诸侯向自己的主人宣誓效忠时，他就给他带去一把土；当墨西哥人或以色列人赞美自己的上帝时，他们就给他带去自己的一片肉。但是，像动物的牺牲一样，割礼也标志着原始的宗教崇拜的缓和，以前人们是用人来作牺牲，而后才用动物来代替或满足于无足轻重的残伤。

割礼还可以采取同一个形式，把仪式的两方面，即公民的和宗教的性质结合在一起，这点我们在上文已说清楚了。

IV

埃梅塞的上帝，——对他的崇拜把盖利奥格巴尔带进罗马，——在叙利亚是拿一块未削平的圆锥形的石块来敬奉，据说这块石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种粗糙的塑像已经非常明显地证明埃梅塞的上帝属于最古的神灵之列，而伴随他的庆祝的流血的仪式无疑地使人想到它的崇拜的古老。在庆祝这个上帝的节日，祭司长把男人的肢体送上他的祭坛。

狄昂说到这个事实时没有说明这是尸体的肢体或是活人的肢体。他只断定说这被认为是神灵最惬意的牺牲^①。

^① 狄昂·卡西(大约是155—235,古罗马的历史家),全集第二十九卷,第十一章。

对叶拉波利斯女神的敬奉以及对其他的古代的伟大女神的敬奉(这些古代女神被地中海东岸的民族所敬奉,而且显然是从埃及人那里借来的)都得阉割,女神的奴僕在她的庆祝节日公开给自己施行^①。女性神的祭司用薩莫士的瓦片给自己阉割^②。

为了说明古代这些野蛮的仪式而想出各式各样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之一是关于阿提斯—基貝尔的神話,她因献身于自己的弗利季亚牧人与山林水澤的女神薩托里亚通奸而发怒,她杀死了这个女河神并残酷地惩罚了她的引誘者,让他发疯。因为受到福利雅(复仇女神)的迫害,她們不停地用鞭子打他,他就用尖石子(saxo acuto)给自己阉割,奧維德(«Fasti»,IV)是这么說的。奧西里斯^③的惊奇故事看来也是这样结束的,因为古代埃及人的书上記載着太阳神给自己割下的生殖器一滴一滴地流下的血^④。奧西里斯很可能像阿提斯一样给自己阉割只是为了使自己的妻子和姊妹伊西达^⑤心軟下来。希腊神話也讲到神给自己阉割的事。

天神烏朗依照自己妻子的命令被自己的孩子土星薩杜伦割去生殖器。非常奇怪的是在埃及、希腊和小亚細亚民族的神話中引起神阉割的原因不是竞争者的嫉妒,而是女神的憤怒。感謝阿米昂·馬尔柴林保留下来一个传说,据说最初采用阉割手术的可疑的光荣应属于塞米拉达,亞馬孙^⑥女王。

这些神話的起源当然不能归功于祭司的和篤信宗教的詩人的奔放的想像;它們多半是以宗教的形式保留下来的关于古代的严酷的风俗的記憶。阿波罗这个光明和美术之神曾活活地从瑪西阿

① 路基安:«关于叙利亚的女神»。

② 普林尼:«自然历史»。

③ 古埃及宗教中的水及植物之神,并为阴間的主宰。——譯者注

④ 夏巴:«埃及人的割礼»。

⑤ 古埃及神話中管天、地、黃泉三界的女神。——譯者注

⑥ 古希腊故事传说中在黑海和亚速海岸上有好战的女人国,国内的女人称为亞馬孙女人。——譯者注

神身上剝下他的皮，只因后者想在音乐比赛中同他較量。关于阿波罗的这段历史自然是好唠叨的行吟詩人的虛构，他們因用这种故事来吸引听众的注意而感到滿足，但是残酷的行为本身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人們之所以把这种行为归之于神，只因为它发生在只有关于神的传说形成了的时代。

阿苏納肖拍尔，尼尼微史上最強的征服者之一，亚述文明的英雄，曾建筑过許多房屋、庙宇和宮殿，他命令把自己事业的历史雕刻在自己宮殿的大門上。这些題詞之一写道：“扎魯城和阿黑薩巴巴城叛乱的首領被我帶到尼尼微来，在这里剝下他的皮并把它盖在尼尼微城牆的磚頭上面”。在薩貢的一块半浮雕上描写着一个釘在十字架上的俘虏，正在准备剝下他的皮^①。

神是仿照人的形象創造出来的。关于神的神話只是反映着人类产生于其中的那环境的人的残酷的风俗和缺陷。

閹割是遵照女神的命令施行，这件事既证明野蛮得可怕，也证明妇女在古代的社会統治。希腊人还在自己历史的英雄时代就解脫了妇女的統治；而在埃及人中則妇女的統治一直保留到历史时期而且只作到把这种統治的野蛮的性质弄得和緩一点。

这种风俗在尼罗河流域一般变和緩了。在伊西达的庆祝节日，在巴祖伊里斯城里的卡里伊柴人，他們暂时住在埃及，也像外来人一样，用劍割下前額上的皮，而埃及人則限于自己給自己打几拳就行了^②。卡里伊柴人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古风，而埃及人則使它变緩和了。前亚細亞——东方和西方民族、宗教和文明角逐的戰場——在神和女神的崇拜中保留了野蛮的风俗，这种风俗后来又在希腊羅馬文化鼎盛的时期浸进意大利和希腊。

切割是使亞馬孫女神滿意的唯一的伤残之法；她們的祭司不

① 萊諾曼：《古代东方史》，1885年，第四卷，第五章，第二节。

② 希罗多德，II, 61。

仅应当穿妇女的衣服，而且应当使身体也像妇女的一样。后来这种切割的危险的手术被比较不危险的阉割手术所代替。割礼，埃及的祭司必须给自己施行的唯一的伤残之法，或许只不过是阉割的更缓和的形式而已。作这样的假设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例如赫利奥格巴尔这个埃梅塞女神的祭司长为了获得为执行祭司职务所需要的妇女的形态而必得给自己阉割，但是又害怕动完全阉割的手术的危险和不完全去睾的手术的并不较少的危险，因此只限于割礼。

莱布尼兹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即认为假如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证明直角三角形的弦的平方不等于两股的平方的和，他可以找出这种证明的方法。人的精神常常能证明他想要证明的东西。他克服了比推翻几何公理还要大得多的困难：他找到了为这些违反自然的和无意义的仪式辩护的方法。

尤利昂皇帝借助模糊的哲学论断力图保护过时的和变成了笑柄的多神教的神，他对这种为宗教目的而残废作出伦理的解释，这种解释曾引起圣奥古斯丁和其它的教会神父的正义的愤怒。他写道，“关于阿提斯的神话意味着神之母，这个掌管有生有死的万物的女王，下降人间是因为爱上了力量的泉源，地上的生物的创造的原因。她训示它只在精神领域内创造，使自己注定同她发生联系，排除同其它的联系，以便保持神圣的、有益的统一和战胜自己身上的对母亲的自然倾向”。接着他又说，雅典女神的祭官，希腊人的尊严不许他用阉割的野蛮仪式来污辱自己的身体，因而“拒绝仿效……以便保存纯洁的和不变的、完全的、永久的、包括在统一中的实体”。尤利昂在保护和颂扬从不能记忆的时期保留下来的野蛮风俗时使它们披上一张新柏拉图式的莫名其妙的东西的华丽的优雅的幕布，类似爱拉托斯芬等人一样当力图给神话故事以气象学的和天文学的解释时，就进一步用最新的神话增补了老的神话。丑恶的残废似乎不是残废，而只是道德的象征，它下命令“不是夺去身体的某一肢体，而是拒绝精神的不合理的意图和对认识的原

因多余的和有害的动机”^①。

尤利昂用崩潰中的羅馬國家的模糊的哲學語言所保護的這些殘廢的道德象征主義被聖經用東方語言繪聲繪色地加以轉述。以色列民族認為每個沒有受割禮的人是不潔淨的。“在你後裔之外用銀子從外人買的”奴隸和“寄居在你們中間願向耶和華守逾越節的外人”(《創世記》, XVII, 12; 《出埃及記》, XII, 48) 都必須受割禮。甚至連樹木也不能免去割禮。每一株新種植的果樹三年之內被認為是不潔淨的, 是未受割禮的; 果實是它的包皮, 是不可吃的。在第四年它們被獻給上帝, 而後樹和果才被認為是潔淨的(《利未記》, XIX; 23, 24)。當摩西想指出他不配接受上帝的委託時, 他說: “法老怎肯聽我這拙口笨舌的人呢?”(《出埃及記》, VI, 12) 耶利米號召耶路撒冷的居民說: “你們當自行割禮, 歸耶和華, 將心里污穢除掉”, 以免他的“忿怒因你們的惡行發作, 如火著起, 甚至無人能以熄滅”(《耶利米書》, IV, 4)。割禮是潔淨的標志。以賽亞說: “聖城耶路撒冷啊! 穿上你華美的衣服, 因為從今以後, 未受割禮不潔淨的, 必不再進入你中間”(《以賽亞書》, LII, 1)。上帝用忿怒來威脅那些他們的心未受割禮的人們(《利未記》, XXVI, 41), 但是對於那些他注意他們的心的人, 他允許長命百歲和人世間的幸福生活(《申命記》, XX)。

由以上得出的結論是: 割禮在我們所觀察的不同的階級和不同的民族中表現着不同的、特殊的性質。在埃及和前亞細亞的祭司身上, 它大概採取丑惡的殘廢的緩和的形式, 他們曾經為了對自己的女神表示尊敬而使自己變成殘廢。在野蠻部落中間割禮是青年人在加入戰士階級時舉行的一種儀式。在其余的野蠻民族中間, 它是一種宗教的儀式, 是獻給殘酷的和凶惡的神靈的貢品, 人們會不得不把身體的一部分作為犧牲獻給這些神靈, 否則就不能保全整個身體, 給嬰兒施割, 為的是保全他的生命; 在這種形式里它是人與神之間的聯盟根深蒂固的標志。

^① 尤利昂:《論神之母》。

关于貞洁的受孕的神話

(比較神話学纲要)

I

在那篇发表在《社会主义評論》杂志上的《关于亚当和夏娃》的著作里以及在另一篇刊载在一种伦敦的杂志(《泰晤士报》,1890年九月份)上的論文里,我试图根据有关原始社会的不久前的研究成果来解释关于亚当和夏娃的圣经傳說和不好懂的荷馬的形容語“triogeneia”,“tergenata”——被《伊利亚特》和奧菲士教的讚美歌獻給雅典—帕拉斯^①的三次生产說。

在現在的这篇論文中,我打算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关于神的母亲——处女瑪利亚的基督教的傳說。

首先在我們面前提出一个問題:基督教是否是吸收关于貞洁的受孕的神話的唯一的宗教?

这神話在地中海沿岸居住的主要民族中間都可碰到,更确切一点說,类似的神話在一切民族中間都可碰到。

三个希腊的女神——約諾、密乃尔瓦和狄爱娜^②都有处女(parthenoi)的綽号。虽然如此,約諾有几个儿子,而密乃尔瓦这个无可比拟的处女却做过許多次母亲。依照西塞罗和亚里士多德的說法,她給了阿波罗这个父亲的靠山(patros)以生命。火神是她的

① 古希腊司智慧和战争的女神,同时为守护城市的女神。——譯者注

② 我使用拉丁的名字来表示希腊奥林普的神是因为它們更为人所认识。可是我个人意识到用这些名字来表示他們是錯誤的,正如用同一个“上帝”的名字来表示犹太人的耶和華以及基督教的永久父亲和泛神論的形而上的本质是錯誤的。

配偶，更确切些說，是她的凌辱者，他靠暴力手段占有她，这决不妨碍他让她分享自己在雅典卫城的庙宇；为了尊敬密乃尔瓦和火神而举行神灯节（火炬赛跑）。

尼普頓，作为海之神，允許自己有大量的暴力，雅典的女神就是这种暴力的牺牲品之一。但是土地是这样的殷勤并在自己的肚子里生出密乃尔瓦和尼普頓的儿子——埃里赫托尼亚。可是有了儿子并没有阻止密乃尔瓦仍然带着“处女”的綽号；她在卫城的庙宇，埃雷赫台揚，是献給密乃尔瓦这个处女母亲（*Metri partheno*）的。她甚至是无数妇女的保护女神，被她保护的妇女的数目，无论是在古代希腊的民族当中也好，或者是在澳洲人中間也好，都是非常之大的。在斯菲里島上被尼普頓侮辱过的阿埃特拉給密乃尔瓦这个女誘惑者（*apaturia*）建筑了一座庙宇。当海枯勒士战胜了亞馬孙女王时，他将从她身上扯下的腰帶献給密乃尔瓦。特雷肖納的新新娘在自己結婚的日子都要把自己的腰帶作为礼品献給密乃尔瓦。

照希腊人的观点，处女的概念和母亲的概念不是彼此矛盾的。往下我們將看到处女母亲这个概念是用在那种沒有男人参与而当了母亲的妇女的身上，正像处女母亲瑪利亚所发生的情形一模一样。但是在最古的时期这不过表示妇女都要做母亲而不必出嫁。埃斯庫勒斯的《复仇神》中有的地方也說明这种看法，在那里密乃尔瓦說：“男人我是爱的，但是不結婚”。在希腊沒有出嫁的妇女的儿子称为“处女的儿子”（*parthenius*）。妇女既然沒有出嫁，她就被认为是处女。

“神的伟大的母亲”在前亞細亞曾受到尊敬而且对她的崇拜在公元前已经传入意大利，她也像密乃尔瓦一样是处女母亲。尤利昂皇帝說：“神的母亲就是那个生养儿女并同伟大的周比特有密切联系的女神：就是她同万物之父一起生养儿女和生出生物；这个沒有母亲的处女，其所以同周比特占着平列的地位，是因为她确实

是神的母亲”。以下我们将看到，伟大的周比特占着一个比她卑微得多的位置，他不是她的丈夫，他是她的约瑟。虽然经过了許多代，“神的母亲”仍然是处女，就因为她沒有出嫁。

如摩尔根所說，处女母亲的观念大概产生在对偶婚姻代替群婚和氏族婚姻的时候：依照当时的看法，妇女即使当了母亲，在沒有进入一夫一妻制婚姻之前，都被认为是处女。密乃尔瓦和“神的母亲”属于最古老一輩的神灵，是那个时代希腊人和弗利季亚人的女神，那个时代的婚姻风俗也同（現代的）玻里尼西亚的民族的风俗相似。往后，无疑地，“处女母亲”这个說法获得了另外的意义而用来表示“沒有男人协作的母亲”：約諾感到很驕傲，因为她沒有靠男人而怀孕生了曼斯和赫巴。当她自夸她自己生了密乃尔瓦时，她经常也是这样回答周比特的。

伊西达，伟大的埃及人的女神，在自己的門前写上自豪的題詞：“我是果拉王的母亲，沒有人能提得起我的連衫裙”。

假如我們从地中海轉向遙远的北方，轉向芬兰，在那里我們也会找到同样的神話。在《卡莱瓦尔》这部芬兰民間故事詩中說到三个处女，她們靠空气受胎。伊士納塔尔这个“美丽的处女”唱道：“我是妇女中最年老的，我是人类的第一个母亲，五次作妻子而六次当新娘”。虽然如此，她始終是一个处女，只有离婚才使她滿足，以便重新再作处女。阿尔加斯的居民相信他們的“波利亚达”（城市的女护神）約諾每年都要在卡納托斯的泉水中洗澡，为了使自己重作处女。当希望离婚时就跑到卡納托斯的泉水中去洗澡可能是阿尔加斯妇女的风俗。

在这方面神的风俗亦如其它方面神的风俗一样，只不过是人的风俗和习惯的反映，证据就是世間的凡人也可能夸耀貞洁的怀孕的优越性。据《卡莱瓦尔》說，老弹唱詩人維伊涅梅伦是处女洛烏諾塔尔的儿子，后者又是伊尔納斯的女儿，这个伊尔納斯是英雄的

母亲，是靠海受胎的。迦勒底王朝的最古老的国王之一名叫薩尔貢，据萊諾門估計，他大約生在耶穌紀元前三千年，他的碑銘写道：“我，薩尔貢，有威权的国王，阿卡德的国王。我的母亲怀我并没有我的父亲的参与”。

貞洁的怀孕的优越性甚至也涉及母性动物。里斯的牝馬，它比雪更白和比风更快，靠海岸边的西风而怀孕。北风对埃里赫托尼亚的牝馬也作了同样的效劳。卡拍多基和其它地方的牝馬也是靠这种奇怪的方法怀孕的。

加拉波朗告訴我們說，獅身鷹首的怪物，在埃及的象形文字的碑銘上是胜利的化身，同时又是母性的化身，因为在这些怪物中間沒有雄性的，而雌性的就在向北风张开自己的生殖器时受胎。

II

妇女的自負，认为她的种族的延续不需要男人，这就引起了后者的醋意，因此他也相信沒有妇女的协作也能生儿育女。奥林普山上的周比特从自己脑袋中生出密乃尔瓦。在圣奥古斯丁的《神的城市》里有一首沙兰的诗，其中把这个神称为“神的父亲兼母亲”。梅拉士的奖章把周比特雕刻成为一个有胡子而又有裸露的妇女的胸脯的形象。

路姆——埃及万神殿的諸神之一，創造的参与者之一——用口吹开蛋，从中就生出弗达，星星的創造者。

据克利門特·亚历山德里斯基說，象形文字碑銘上的甲虫意味着“太阳”和“父亲”。加拉波朗說：“它是一种由一个統一的生物中生出来的生物，因为它自己受胎而不是从母腹中生出来的。它是用如下的方法进行繁殖的：它抓住一块牛粪并用后爪把它卷起来，使成圆形、球形。这样当它做成了一个小圓球之后，就把它埋在

地下……到二十九日它又把它掘出来并投入水中……这时从中就生出新的甲虫……甲虫是父亲的化身，因为单靠雄性就能生育，它是世界的化身，因为胚胎由以形成的小球有球的形式，同时它又是男性的化身，因为在甲虫中間沒有母性的，埃及人就是这样說的”。

受了剝夺妇女在繁殖种族中的重要作用的願望的指使，男人相信在生儿育女当中妇女起消极的保护胎儿的作用。在埃斯庫勒斯的《爱夫門尼德》中阿波罗說出了男人的这种观点：“不是母亲生出自己的孩儿。母亲是种下的胎儿的乳母。父亲生育，母亲只是保护朋友的抵押品，假如神不干扰的話。我用以下的話向你說明生育：沒有母亲也可以成为父亲。奥林普山諸神之一的女儿沒有在母亲的腹內睡过觉，就是这个的证明”。

一个希腊神話指出男人和神用怎样的轻蔑态度来对待妇女在生儿育女中的作用。周比特、尼普頓(海神)和梅尔庫里(商业神)想奖励巴考士(酒神)的儿子爱諾皮翁，因为感謝他的殷勤招待，要求他說出某一項願望。爱諾皮翁想有儿子。于是三位神在为他們的宴席而杀掉的牛的一张皮上撒了尿，而后把它埋到地下去。九个月以后由这里就生出奥里昂(猎戶星座)，周比特帶他登天。

这些神話指出原始民族关于繁殖的概念是极端不明确的，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某一时期两性曾为了在生儿育女行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光荣而彼此爭吵不休。

男神不滿足于否认女神在生育行为上的协作，他們还模仿她們的形象、衣著和特征。他們打扮成女神的装束。在斯巴达有一个阿波罗，他穿着女人的服装和手里拿着亞馬孙女人的双面鋒利的斧子。周比特，奥林普认为他穿了女人的衣服並沒有降低自己的身份，正如各种奖章所指出的，在那些奖章上他被描繪为穿着有繸帶的女人連衫裙和有女人胸脯的形象。他的象征性的鳥——鷹的出場必然补充由改装而引起的女女的外形，賦予周比特以母亲

的性质。鷹非常接近獅身鷹首的怪物，后者是母亲伊西达的化身，当神話从一国传到另一国的时候，两种鳥，紧密地被中間环节——鬣兀鷹——联結起来，很可能彼此有轻微代替。鷹、獅身鷹首的怪物和其它猛禽的特点是在于雌的远比雄的更强和更勇敢。

性的这种代替，其目的只是为了把女神赶出神庙。改装为妇女的男神胆怯地偷偷进入神圣的位置，在这里强迫人們崇拜自己，最后从这里把妇女的神赶出去。在叶拉波利斯的神庙里周比特的塑像同約諾的塑像站在一起，可是对他的崇拜意义較小，人們把牺牲默不作声地献給他，沒有为庆賀他的妻子那样丰富地滥用的歌声和长笛的声音。当两个神像被人們帶出神圣的围墙之外而抬上街的时候，女的神像常常总是走在男的神像之前。阿波罗在戴尔菲神庙里，这神庙首先属于地神和她的泰坦女儿台伊和福玻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埃斯庫勒斯：《复仇神》)。在盘(森林、牲畜之神)教会了他預言的技术之后，他就出发往戴尔菲去，杀死守护山洞的妖蟒，为自己取了福玻斯的名字并占領了乱坛。

为了剝夺妇女在母权制家庭里的财产和崇高的位置，男人以及追隨他們的神实际上是在弄虛作假，因为他想改变性別和搞假性。

妇女为了报复对她們的权利和优越性的侵夺，因而为自己攫取了异性的特征。在塞浦路斯有长胡子的維納斯塑像；男人把乔装为妇女的牺牲献給她，而妇女則把乔装为男人的牺牲献給她。圣奥古斯丁告訴我們說，在羅馬人們敬奉长胡子的福尔图娜(命运女神)；伊西达和許多其它埃及的女神塑造成长了男性生殖器的形象。奥菲士教徒的贊美歌給予密乃尔瓦以“男的”和“女的”(arsenhai thelys)綽号。以色列人所崇拜的巴尔也是两性的神，因此在塞普杜阿基特的翻譯中，巴尔时而用男性，时而用女性来表示。最后，神成了雌雄同体的东西，像兔子一样，据普利尼說，兔子是两性集

于一身的。普托萊曼伊德的主教西內齊雅的第三首精神贊美歌說到无窮的精神：“你是父亲，你又是母亲。你是丈夫，你又是妻子”。

III

教会的神父叶甫塞西以轻蔑的态度等待埃及人的“甲虫智慧”的崇拜，然而，关于处女瑪利亚的神話只不过是尼罗河流域流行的神話的反响。

奥西里斯^①在地上表现为阿皮斯(圣牛)。正如奥西里斯自己是由自己的母亲在沒有丈夫协作之下生出来的一样，它在地上的全权代表也应当是由贞洁的母牛在沒有公牛参与之下生出来的。希罗多德告訴我們阿皮斯的母亲是靠日光受胎的；据普魯塔克說，她是靠月光怀孕的。象形文字的碑銘肯定阿皮斯的天上的来历，在孟菲斯的一块石碑的銘文上写道，“請对我仁慈一点吧，啊，活的阿皮斯，你是沒有父亲的！”

也像阿皮斯一样，耶穌也沒有父亲，他是靠天上的光线受胎的。阿皮斯是公牛，但是代表神；耶穌是神，但是用羊羔作代表。奥西里斯常常被塑造为长有公羊头的形象。奥西里斯这个神取了阿頓尼斯和阿提斯的名字便成了居住在地中海周围的民族的国际的神。他在犹太人当中以搭模斯^②的名字而家喻户晓，耶路撒冷的妇女在耶和華殿里为他的死而哭泣(《以西結书》，VIII, 14)。

叙利亚女神是在母鴿所孵的卵里从天上掉落下来的，对她的崇拜几乎普及各地。当她定居在弗利吉城时，許多原始的女神例如密乃尔瓦开始都住在森林和山洞里，叙利亚女神被称为瑪，瑪这

① 古埃及宗教中的水及植物之神，并为阴間的主宰。——譯者注

② 古代苏麦尔和巴比伦神話中的植物神，每年收割时死去，一到春天幼枝出芽时又复活。——譯者注

詞在叙利亞文是指“母亲”，也指“綿羊”。鴿子在基督教神話中所起的作用給傳說添上亞細亞的色彩；在小亞細亞為了紀念塞米拉米達^①和她的母親德開托，人們非常敬重鴿子。

變成基督教的新宗教是許多民族的神話構成的，這些民族的神話在羅馬政權之下已失了自己的民族的獨立性並且形成爲五光十色的混合體。基督教學會了這許多不同的神話的象徵，例如樹木的象徵；在埃及這象徵簡單地就是柏樹，而在東方已經是一種特殊的形式——十字架。正因為基督教是各種不同的曾經流行過的神話的混合，它就可能被不同的民族所採用。

在基督教產生的最初幾個世紀，要把基督教同它學會了那些神話的其它宗教教派分開是困難的。在這方面的錯誤是很可能的。例如國王阿德里安寫信給一個司令官說：“你爲我所奪取的埃及，我發現它是輕浮的和反復無常的……那些崇拜塞拉皮斯^②的人是基督教徒，而基督教的主教爲塞拉皮斯服務……在埃及曾出現過一個總主教，一部分人說他是塞拉皮斯的崇拜者，而另一部分人則認爲他是基督的崇拜者”。奧西里斯也像耶穌一樣應當受苦難而死去，這才可以獲得與其母親同享世間凡人崇拜的光榮。

因此，關於貞潔的懷孕的神話不是在基督教產生的第一個世紀發生的，它是最古老的神話之一。它形成於那樣的時代，即當男人爲了婦女的財產和在母權制家庭中的統治地位而力圖迫使婦女服從於自己並爲此目的而爭奪婦女在生育行爲中的重要作用的時代。可是婦女爲了報復對她的權利和對她的職務的侵害行爲因而斷定說她在沒有男人協作之下也能懷孕。

① 傳說中的亞述女王，據希臘文學作品傳說阿斯塔爾塔女神的女王，關於亞述國的許多次遠征以及建造“空中花園”都說成是她的事跡。——譯者注

② 據普魯塔克說，大多數埃及祭司都“確信塞拉皮斯的名字是由阿皮斯和奧西里斯的名字構成的。他們依據那種認爲阿皮斯是奧西里斯的最美的形象的學說建立自己的觀點”(《De Iside et Osiri》)。

当古代社会在自己的基础上发生动摇的时候，当父权制的家庭崩溃和希腊拉丁世界的妇女从几世纪以来加在她身上的夫权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在这个时代，关于贞洁怀孕的神话又重新复活起来。母权制时代的妇女的宗教，这些女神统治男神的宗教一直保留在埃及和小亚细亚，它们又在那些男神早已推翻女神并且从她们手上夺去了她们先前的财产的民族中重新找到了基地。这也就是普洛米修士预告周比特的那种报复，按照这种报复周比特被剥夺帝王的权杖和自己的尊荣地位(埃斯库勒斯)。

但是胜利没有持续多久。妇女再度失去她们刚刚夺回的权利。基督教重新采纳了处女母亲的神话并给它以高度的尊敬，看来，这应当有助于妇女的解放的渴望，但是她背叛了妇女并成为压迫女性的武器。已经不再是向妇女争夺生儿育女行为中的重要作用了，而相反地试图夺去她作为人的身份。曾召开会议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即妇女是否是沒有灵魂的低等动物。基督教会根据关于贞洁的怀孕的古代妇女的神话，大多数一致同意妇女也像男人一样是有灵魂的。

关于普洛米修士的神話

神話是报导真理的騙人的故事。

——亚里士多德

1. 神話的解释

普洛米修士，不屈的泰坦，被縛在岩石上，受着鳶的折磨，但他继续威胁着宙斯。这个形象对于古代的和現代的神話学家是人类发明火的事实的詩意的和英雄的反映。普洛米修士从天上盜火把它交給人类并教会他們使用火来加工金属。

一位名波得里(M. F. Baudry)的东方学者认为这神話及普洛米修士的名字本身是亚利安的起源；pramantha 在梵文上是指在木头的圓板中心所钻的洞里旋轉的木棒；而 pramatyus 是指用这种方法取火的人。希腊人由 promethein（意指預先地，預見）而推出普洛米修士的名字；普洛米修士意指有預見的，而他的兄弟厄普米修士意指沒有預見的。埃斯庫勒斯称他为“有預見的人”（《普洛米修士》，85），“聪明的女顧問菲米斯的多才多艺的儿子”（同上，18），“狡猾的、手巧的人”（同上，62）。在赫雪得看来，也像对埃斯庫勒斯一样，普洛米修士是一个精細的、机灵的、聪明的人。他的名字在希腊人中間同火字沒有任何詞源学上的联系。

假如宙斯，泰坦的劊子手，是原始的神，他的起源也像該亚的起源一样消失在遙远的时代，那么被人信以为真的神話的这种解释或者有某种可能成为无可爭辯的。但是恰恰相反，宙斯是普洛

米修士的同代人。普洛米修士称宙斯是“安乐之土的新首領”(《普洛米修士》,96),克洛諾斯的王位的篡夺者,据《伊利亚特》說,他是克洛諾斯的头生子,而据赫雪得說,他是第三个儿子。宙斯属于希腊万神殿上的男神的第三代,走在他們之前的是該亚,“万物之母”——pammetēr (同上,90)。因此必須作这样的假定,即认为史前期的希腊人比我們所知道的一切人种都低,因为我們还没有碰到过不知道火,不会用火来取暖、煮飯和吓退野兽和不会用块木片磨擦取火的野蛮民族。更为可信的是亚利安人在迁出印度之前就已知道用火。无论如何,希腊人远在宙斯和普洛米修士出生之前就已用火来加工金属,因为克洛諾斯的儿子投擲反对泰坦的閃电是基克洛普(独眼巨人)們制造的,据赫雪得說,基克洛普是烏拉諾斯的儿子,就是說他們是属于男性神的第一代。何况普洛米修士自己也承认人們已经知道使用火而他只是教会他們从火焰中引出預言(同上,499),并且也承认“野蛮民族沙里伯人(Chalybes)已知道打铁”(同上,709—710)。

由此可知,普洛米修士无須乎給史前期的希腊人传火或教会他們用火,因此需要寻找这神話的另外的解释。

2. 火的崇拜

火——动力的生产者和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因素——是原始人类最早发明之一:它的使用,比石块和树枝用作工具和武器的范围还要大得多,把人和类人猿区别开来。它的利用在原始人的想像中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印象,以致从他們組織为部落、氏族、母权制和父权制家庭之时起便創造了火的崇拜;这崇拜在希腊和意大利一直继续到基督教之前,而且作为残余传给天主教。点在祭坛上的蜡烛,在圣像前日夜不灭的神灯的亮光是这种野蛮崇拜的

残余。

由磨擦辛辛苦苦地取得的火的保存之責在原始民族中間是落在妇女身上。当游牧群改換駐地时，妇女就把布滿灰烬的烧焦的木头放在夹板里带走。在我們的时代西西里的牧人为了保持不灭的火，就用繖形植物的茎干来点燃，这种植物易于着火，火焰熄灭之后，就把它保藏在热烬里。据赫雪得和埃斯庫勒斯說，普洛米修士从奥林普盗来的火正是藏在这些繖形植物(ferula, narthex)的茎干里。初期基督教教堂柱廊大厅的門廊曾取名Narthex，大概这是为了紀念这种植物在埃拉多斯^① 史前期在保存火种上所起的作用。

赫士梯亚是女神之一，这个名字的本义是指炉灶，而轉义則指房屋、住宅，她相当于羅馬的維斯达，在希腊人中赫士梯亚負有保护每个家庭和每个城市的圣火之責；为此赫士梯亚取得一切牺牲的第一份；在一切节日第一杯奠酒也是为庆祝她而献上。她在得尔佛的祭坛是特殊的尊敬的对象，它是希腊的“公共炉灶”；假如庙里的火熄灭了，就到它这儿来取烧焦的木头，以便重新把庙里的火点起。在她与宙斯以及其他神同住的神庙里，第一份牺牲和燔祭的光荣总是献给她——这个最年老的和最受尊敬的女神；而在奥林普盛会时期，从埃拉多斯各地来的希腊人带来的第一件牺牲指定献给赫士梯亚，第二件才献给宙斯(《波沙利亚》，V, 14)。宙斯曾娶自己的姊妹荷莱为妻，波赛当也想学宙斯的先例，打算使赫士梯亚变成他的妻子。宙斯和荷莱的婚姻，克勒多人(Cretois)称之为神圣的婚姻，证明在游牧群内部同一代自认为兄弟姊妹的男女之間曾经有过性的关系。馬克勒南(Maclennen)在澳洲的游牧部落中也发现同样的习惯，他称之为族内婚。赫士梯亚終身当处女，当然，这是经过奥林普家族的家长宙斯同意的。加利馬格在自

^① 古希腊人对希腊的名称；自1883年起希腊国家的正式国名。——譯者注

己的《阿泰密斯贊美歌》里說，这个女神也同她的伙伴——（山林水澤的）女神一样得到同样的准許。終身作处女并不意味着在史前期发誓作处女和保持童貞，而是意味着拒絕服从宙斯在奥林普所建立的父权制婚姻的羈絆。在人們中間，不服从父权制习惯的妇女保留着处女的名义，虽然她可能已经是許多孩子的母亲。埃斯庫勒斯称亞馬孫女人为处女（《普洛米修士》，418）；称呼未出嫁的妇女的孩子为处女之子的希腊語 *parthenias* 只是重复父权制以前时期的这个观念。

漫游无定的部落聚集在火周围吃飯和睡觉；当这些部落停止游蕩和开始构筑住宅时，这些住宅就成了整个民族的公共财产和公共住所；安設在住宅中央的炉灶成为民族的中心，在共产主义习惯存在的整个时代每一个民族只有一所住宅和一个炉灶^①。

希腊人在蒲利达列（*prytanée*）里（这是为紀念原始人的住宅而作的圓形建筑，很像羅馬的維斯达庙），安設城市的公灶，即赫士梯亚的祭坛。蒲利达列后来成为社会政权和法庭的所在地，接待宾客和使节的地点。它位于雅典的亞哥拉（*Agora*）附近，卫城脚下。开始时是設在游牧的野蛮部落落脚的山頂。在祭坛上保持着长年不灭的火；它是城市的中心，希腊人說是 *hestia poleos*，拉丁人說是 *focus*（灶）或 *penetrabile urbis*（城市内部）。据提塔·利夫說，羅馬人相信羅馬的命运是同这火联系在一起。夜晚用灰烬盖起来，而早晨又用特种的树枝烧起来，因为不是任何的树木都能用来烧它的。假如火一旦熄灭，只有用原始的方法，即用两块木头相摩擦而重新燃起。除了公民之外，任何人也不能参加城市炉灶祭坛上举行的致祭：外乡人的观点曾褻瀆了宗教仪式。假如被敌人夺取的城市重新轉归公民之手，那末首先就要清扫庙宇。所有家

^① 赫士梯亚，*Hestia*，炉灶女神的名字，有 *sta* 作詞根，由它而生出含有停止、定居之意的詞，由它而生出拉丁文的 *stare*（站着）和法文 *station*（停止）。

庭的和城市的炉灶都被熄灭又重新燃烧，因为外乡人摸过，对它们是亵渎行为^①。

当氏族停止过共同生活和分裂为各别的家庭时，每一家庭都为自己建筑房屋并从公共房屋的炉灶里取出的烧焦的木头来另燃一个炉灶。这个火是被神圣地保存着；当它一旦熄灭，这就意味着全家灭亡，——“熄灭的火”和“熄灭的氏族”在希腊人中间是同义语。

在有史时期，出去創設殖民地的移民随身带去从他们离别的城市的蒲利达列中取来的烧焦的木头，为了好去燃起他们将去創立的城市的炉灶。假如这个新的蒲利达列的炉灶熄灭了，那就不許重新再烧；需要回本国去取炉灶的火种，因为它被认为是家族和殖民地的圣火之源。参加远征的军队带着圣火的火种，由引火手把它戴在头上。这个职务使他成为神圣的，胜利者对他寬恕。

蒲利达列的圣火是权力的源泉。蒲利达(prytane)是首长、长官和国王的同义语：在米勒都、科林斯和一切希腊的国家里城市里的主要当权者都称为蒲列达；在雅典是由十个菲列^②选出的五十个元老；这些元老輪流在人民會議中当主席并监督法令的执行。

奥林普神的家族也像人的城市和家庭一样有自己的炉灶，它是“火的泉源”。邦达尔称宙斯是“电和电光的蒲利达列”，而埃斯庫勒斯称它是“乐土的蒲利达列”（《普洛米修士》，173）。普洛米修士从“火的泉源”（同上，109—110）盜窃来的火，不是世間凡人所

① 犹太人中也同样存在火的崇拜。約瑟夫說他们对这种崇拜是如何忠誠，以致在他那时代曾在耶路撒冷爆发过一次騷动，原因是由于羅馬的統治者弗洛尔(Florus)禁止称为克西洛佛利(Xytophorie)节日；在这节日期间人們帶了大量的树木到庙里去，以使那长年不灭的火得以保持”（約瑟夫·弗拉維：《犹太人的战争》，第二卷，第三十一章）。

② 古希腊原始公社制度下的部落，以后在奴隶制度时代成为地区单位。——譯者注

知的普通的火，而是宙斯拒絕傳給“凡人”的聖火的一部分（《達阿果尼》，564），沒有它便不能點燃家庭的灶。

普洛米修斯不是火的發明的擬人化。但是由赫雪得和埃斯庫勒斯所講述的他的神話的插曲是在父權制代替母權制時代促使史前的埃拉多斯部落分裂的鬥爭的回忆；它們又是關於打碎父權制家庭和準備資產階級家庭，亦即由單一的经济構成的、至今還存在的家庭的事件的回忆。

3. 母權制氏族和父權制氏族

通常都承認，人類社會在剛剛產生的時候如果完全不建立在父權制家庭上任何時候也不能存在。事實很可能像達爾文所設想那樣，在 *homo alalus* 中間存在過類似按父權制的小群生活的大猩猩 (*Gorilla*) 的風俗；這些群由幾個女猩猩和一個男猩猩所組成。當年輕的男猩猩達到性成熟的時期，他們便在相互之間以及同他們的父親相打，以便知道誰將成為一群的主人；最強的打死或者趕走比較弱的而成為一家之長；他將同女猩猩，就是同他的女兒，他的姊妹和他的母親發生性的關係。人類也可能是從類似的父權制的家庭開始；大家都一致相信他也有過混亂的性的關係，像在大猩猩中一樣，因為，像後者一樣，他不知道聯結他同自己群的婦人的親屬關係。在我們的現代有兩個英國的人類學者，斯賓塞和吉朗 (*Gillen*)，斷定說在中澳洲有一個野蠻的民族阿倫大 (*Aruntas*) 不知道小孩是由性交而生出來的。歐洲人真正知道小孩沒有女人和男人之間的肉體關係便不能生出，這不過是幾世紀以來的事情。在中世紀人們都以為婦女可以靠鬼魂而受胎。

這種原始的和假設的家庭形式，它只有當人剛剛從類人猿區分出來的時候才能形成，並沒有留下痕跡。相反地，對野蠻民族所

作的观察和关于人的起源搜集到的传说只给我们指出已经或多或少地生活在和平交往中的男女组成的社会。这是很自然的，在这些以两性的多偶制占统治的小群中，孩子只确切地知道自己的母亲而集合在她的周围；这是很自然的，人们认为族系应依母亲而不是依父亲计算，因为父亲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不能十分确定的，而当家庭或多或少明确起来的时候，恰恰是母亲而不是父亲首先成为它的中心和首领。在上世纪的中叶摩尔根在美国和巴奇芬(Bachufen)在瑞士看出母权制家庭的存在，这种家庭在旧世界和新世界都走在父权制的家庭之前。人类学者现在都一致承认这种家庭形式；意见的分歧只在于对母亲在这种家庭里所享有的权力的看法上面。当物质财富的数量和价值增多了的时候，父权制的家庭就排挤它，把妇女置于从属的地位；她就失掉自己的独立性；妇女不再留在自己的氏族里和在自己母亲的家里招赘丈夫，代之而起的是妇女变成贩卖的对象，她以奴隶的身份走进自己丈夫的家里去。希腊语指出这个转变：*posis* 原先是指主人，后来取得了丈夫的意义；*damar* 原先是指被驯服的、被战胜的，后来变成妻子的称呼，代替了表示主妇、女主人的 *despoina* 这名称，被斯巴达人继续使用的这个术语还保留着母权制的残余；少女 *admes*，就是不驯服的。《奥德赛》(VI, 109) 称罗西加 (*Nausicaa*) 为“不驯的少女” (*parthenos admes*)，因为她不结婚。

父权制的家庭是由或大或小的包括丈夫、他的合法妻子、他的妾和他们的儿女的家室构成。全家都服从于家长的专制权威，他被尊敬为全体家庭成员的父亲。他不仅对自己的妻、自己的妾和自己的儿女，并且对自己的叔伯、自己的兄弟，对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都有生杀予夺之权：如严酷的罗马法规所写，他们是“在他的手中” (*in manu*)。他承受土地产业所有者的名义，这产业是父权制家庭的基础并且是不能让与的；他为了全家成员的利益而管理它。

4. 奥林普的父权制

妇女在家庭地位中的改变在某些民族中是渐次地和没有悲剧冲突就完成了；但是在埃拉多斯，它显然是经过暴力的方法，在流血斗争之后才完成的，假如根据神话故事——我们所掌握的关于这时代的唯一回忆去寻找的话。如赫雪得所说，宙斯以暴力夺取奥林普的政权而成为“神和人之父”，或如《伊利亚特》和埃斯库勒斯所说成为简单的“父亲”，这不过是在天上重复了地上所完成的事情，就是父亲代替母亲占有家庭中的统治地位。

天上反映地上的事件，正如月亮反映日光一样，因为人只有以自己的想像、自己的风俗、自己的情欲和自己的思想赋予神灵才创造出和才能创造出自己的宗教。他把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卓越的事件带进神的王国。在天上人重演地上发生过的悲剧和喜剧。神话是在这样的时代形成，即当故事的口头传说是保存事件记忆的唯一方法的时候。这就是说神话是保存关于过去的回忆的宝库，若非如此，这些回忆便会永远付之遗忘。普洛米修士的神话提供有关希腊人中父权制的繁荣和解体的丰富资料。

赫雪得说到在宙斯之前并以乌拉诺斯和克洛诺斯的名字为标志的两代神；可以设想赫雪得相信在一切时代只存在过父权制的家庭，族系是按父氏计算的。埃斯库勒斯则相反地责备宙斯，说他不该使奥林普发生革命和在那里实行新秩序。埃斯库勒斯从来没有称呼普洛米修士的父亲的名字，因而他认为这名字是不知道的或者不能十分确定的；而赫雪得却相信普洛米修士是泰坦神雅培特的儿子。埃斯库勒斯的普洛米修士只认得自己的母亲菲米斯这位“古代的女神”；当普洛米修士去向海中女神求教时，他称她们是赛梯斯的女儿，而后才提到她们的父亲俄刻阿诺斯（《普洛米修

士》，138—141）。因此，在保有母权制风俗的埃及人在墓碑上先刻母亲的名字，然后才是父亲的名字。被綁縛了的普洛米修士不是向烏拉諾斯和克洛諾斯，而是向該亞这位“万物之母”求援。烏拉諾斯和克洛諾斯都属于母权制系列的神，那时代母亲統治家庭，全家成員只服从于她；正是瑞亞命令自己的三个儿子——宙斯、波賽頓和哈得斯——把他們的父亲克洛諾斯鎖起来；正是該亞，为了逃避烏拉諾斯的热情的拥抱，于是命令自己的儿子克洛諾斯割去他的生殖器^①。

普洛米修士是家庭中最老的妇女，即“最古的母亲泰坦神忒弥斯”（《普洛米修士》，866）的儿子，她的名字是該亞这位卓越的母亲的同义語（同上，213—214）；他是母权制秩序的保护者——泰坦神的兄弟，他們都必須参加他的反对宙斯的斗争。而事实上也是普洛米修士开始斗争时，泰坦們是站在他这一边；但是因为他的劝告沒有被采納，他預見到会要失敗，于是就丢掉他們而轉到宙斯一边去，同时也把自己的母亲带过去；她献身于他的事业，正如雅典娜一样。雅典娜作为女神來說是宙斯的先輩，但是为了适应于新的父权制的秩序她必須成为他的养女。为地上的父权制的斗争显然是持久的，因为据赫雪得說，泰坦們的斗争继续了十年，就是說经过一个不定的時間，像特洛伊和威伊的围困一样；与斗争相伴而生的是斗争双方的关系一定曾經发生过非常混乱的情形；我們看到神经常改变派別和参加他們本来不應該参加的陣营作战。

^① 安得紐·朗格（Andrew Lang）曾把关于烏拉諾斯的殘廢的神話同那些从波喜曼人（Boshimans）和玻里尼西亞人（Polynesiens）搜集来的类似的神話加以比較，但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沒有想給它們作出解释。但是这些神話当作史前时期的資料来看，是很有价值的；它們大体上保存了野蛮的游牧部落为了防止混乱的性交而作出的最初尝试的回忆。照希腊神話看，这件事的首倡者是妇女，她們为了限制肉欲关系的范围而不得已求之于閹割。曾在玻里尼西亞人部落中生活过的阿特金森（Atkinson）把阻止母与子、父与女之間的乱伦关系归功于妇女，一切民族的宗教传说都給我們提供类似的无数的例证。《原始的法律》（Primal Law），1903年。

宙斯比泰坦們更謹慎小心，他听从普洛米修士，按照他的劝告他把克洛諾斯及其同盟者投入地獄（《普洛米修士》，223—224）。普洛米修士的服务是很重要的，他自夸他“曾給新神分发奖赏”（同上，440—441）。当他回想为宙斯所做的一切，“他的心就会撕裂”；可是一当宙斯成了奥林普的統治者之后，普洛米修士就开始組織反对他的叛乱和重新获得母权制事业拥护者的友誼，而这个母权制他曾經一度背叛过。海女神們始終相信旧秩序，她們借莫伊拉（命运三女神）之口发誓說，“任何时候也不要贊同宙斯的謊言和不参加与天上的任何一个人的联盟”（同上，885—887）；她們首先响应普洛米修士的发乱。她們痛哭他的受罪和咒詛“宙斯，因为他依新的法律实行統治和消灭迄今受崇敬的一切”（同上，151—153）；她們告訴他說，“居住在神圣的亚洲……和哥尔西得（Colchide）領土上的亞馬孫女人、处女”为他的不幸而悲泣和痛哭“被他和他的兄弟所丢失的古老的和輝煌的显职”（同上，409—420）。

新秩序是可惡的。宙斯，奥林普的父权制家长，也像地上的、人間家庭的父亲一样，是“一位严厉的、不受审查的^①君王”（同上，323），“除了他以外，任何人也不能享有独立性”（同上，11）；“他常常在憤怒中指使自己的不屈的意志和馴服諸神”（同上，165）；“他无情地按照自己的法律实行統治，并且迫使以前的諸神屈服于自己的傲慢的羈絆之下”（同上，405）；当“父亲”进来时，他們都应当起来并站在他的面前（《伊利亚特》，I，534）；“他的任性要求指揮着他的公正裁判”（《普洛米修士》，100—101）；“他是铁石心腸，因为誰在不久前得到权力，誰都是残酷的”（同上，34—35）。

宙斯重复着人間父权制的事業和行为。他用武力夺取了天上的家族的統治权；从奥林普放逐了母权制的神和泰坦們，为了保有

① 古雅典的执政官于任期滿了的时候，須把賬目等交付审查。——譯者注

自己的政权而采用武力，因为，——加丽馬格的宙斯頌說，——不应当設想克洛諾斯的遗产在三兄弟之間的分配可以用抽簽来实现；他用武力夺取了最大最好的一份。他只有靠武力来維持自己的政权；在他的王座旁边有两个僕人：力量和暴力 (Kratos kai bia)；他們永远准备服从他。他們遵照他的命令陪伴赫菲斯托斯，帮助他普洛米修士鎖在高加索的山岩上。这种粗暴的和残酷的虐政加在全体奥林普神的身上，因此他們常常起来反抗他。《伊利亚特》說到这些神如何同荷萊、雅典娜和波賽当結成联盟并且想要推翻宙斯；只是由于賽梯斯的忠告和布利亚勒的力量，他才得免于毒手。赫雪得讲到另一次反抗“克洛諾斯的全能的儿子的政权”的謀叛(《得阿果尼》，534)。普洛米修士因为謀叛而受惩罚，因为，当俄刻阿諾斯劝导他平息憤怒和“順应新的习俗”时，他回答他說：“我羡慕你，因为你虽然参加所有我的阴謀，却停在嫌疑之外……放心袖手旁觀罢，——因为，假如我是不幸的，我不想因这事而让别人也不幸”(《普洛米修士》，334—350)。他被打敗和被釘鎖起来之后，还用新的阴謀去威胁宙斯，想夺去宙斯的帝王权杖和荣誉(同上，173—174)。海女神預見到宙斯虐政的末日，“那时要有人用暴力夺取政权，而这是很难夺取的”(同上，168—169)；普洛米修士回答說：“总有一天他会变弱”(无疑地是因衰老所致)，“那时他将被打倒”(同上，193—194)；“难道我不是看到了两个暴君(烏拉諾斯和克洛諾斯)的垮台嗎？我将看到当今統治的第三者的垮台；他将非常迅速地和声名狼籍地倒下去”(同上，956—959)。这些威胁使宙斯不安，于是他把赫耳墨斯找来帮他拔去他身上的秘密。

氏族中的最年长者，像中世紀的男爵和国王一样，都害怕自己的继承者，因为当他們让位让迟了，就会被赶掉。印度人把他們发送到森林里去过隱居生活，以終天年。儿子正就是普洛米修士所期待着的复仇者。但是继承者应当是合法的妻子生的或者由于

过继而取得合法的权利。宙斯从他的原配荷莱只生养过两个儿子——阿勒斯和瘸腿的赫菲斯托斯；但是他们是在父权制建立之前生的，既然他们参加泰坦神的战争，因此他们在新秩序所要求的条件之下是不适合的了。但是普洛米修士知道神的这个父亲的多情的心肠，希望他为情欲弄昏而抛弃荷莱，“重新结一次婚，事后又后悔……他的新的配偶将生下比父亲更强的儿子”（《普洛米修士》，758—763），到那时候儿子就会颠覆父亲；到那时候“父亲克洛诺斯从古老的王位上掉下来时骂宙斯的咒语就会完全实现”（同上，901—902）。

普洛米修士是不死的；他知道他这个战败者和受刑者将看到宙斯的暴君政权的末日和父权制的毁灭；他将被父权制家庭的牺牲者之一赫拉克力士解救出来，因为赫拉克力士必须服服贴贴地听从自己的长兄欧利斯得和执行他强加在他身上的困难的和危险的任务。但是他的解救时刻只有经过“十三代”，或者经过四个多世纪（每代以三十三年计算）之后才能到来。或许埃斯库勒斯的老师哀勒西的女祭司算出埃拉多斯的父权制就存在于这段时间里吧？

埃斯库勒斯从悲剧的需要出发把谋叛和盗火结合在一起，似乎这两件事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并且因这两个罪案而把普洛米修士钉在高加索的岩石上。但是赫雪得简简单单地叙述传说而把这两件事分开了。其实它们是属于父权制的两个不同的时期：一件是发生在它的开始时，另一件是发生在它的垮台时；为了谋叛宙斯就惩罚普洛米修士及其兄弟阿特兰特，把一个钉在岩石上，而使另一个用自己的双肩去支撑天空；为了盗火宙斯则惩罚世间的凡人。

为了制服诸神，在奥林普父权制的黎明期宙斯曾不得不经常依赖体力和肉体的刑罚。《伊利亚特》说宙斯用铁砧缚在他的妻子的脚上然后把她倒吊起来；他庆幸自己因为波赛当服从了新秩序

而使他避免了一場白刃战，而“這場搏斗并非不经过激战就告结束的”（《伊利亚特》XV, 15及以后, 219及以后）。亚历山大学校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和现代的神学家把《伊利亚特》上的某些地点认为具有深刻的形而上的和象征的意义，在那里讲到宙斯表达自己的意志时总是恐吓說要把一切不服从他的人投入地獄；宙斯补充說，假如所有的男神和女神都套上金鏈，当他把他們連同地与海一起举起而悬挂在奥林普的另一边的时候，他們就不能动摇他了。这种夸张只不过說明他是諸神中的最强有力者（theon kratistos hapanton）。肉体的力量是荷馬时代父权制英雄的第一种美德；当海伦把希腊的首領指給特洛伊老人看时，她說优力士同麦勒拉和亚薩克士的区别是在于优力士这个希腊人眼中的“奇迹的堡垒”以宽大的双肩胜过他們两人（《伊利亚特》，III）。

但是为了統治地上或天上的家庭，管理它的财产，只靠力量和残酷是不够的，还需要智慧；然而，奥林普的父亲像地上的父亲一样都不适于靠自己的智慧能力去执行自己的职务。

大概在史前的埃拉多斯部落和在其它的部落中妇女的头脑发达較早，因为在希腊亦如在小亚細亚、在印度、在埃及一样，妇女被神化早于男人。除了金属加工之外，艺术和手工业中的第一批发明，都归功于女神，而非男神。远在阿波罗之前在希腊就已有繆斯，开始时是三个，即詩歌、音乐和舞蹈三女神。伊西达，“麦穗之母和粮食之圣母”，和得麦特——女的立法者，曾教导埃及人和希腊人种大麦和小麦并使他們放弃吃人肉的风俗。妇女在父权制以前的男人眼中，同样也在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眼中，看来一定是身上带有某种神圣的东西和先見之明（aliquid sanctum et providum）的人（《日耳曼人》，VIII）。

这种智力上的优越性要由原始生活的条件來說明，那时每一性都执行特殊的职务。澳大利亚人說，男人因为骨节系統和筋肉

系統比較強壯，就擔負“作戰、打獵、釣魚和休息”，也就是說，他們只做這些；其餘的都是婦女的事。後面的任務迅速地發展了她的智力；公共住宅的操心落在她身上，這些住宅常常住下一百多人的氏族；她用皮和其它的材料縫制衣服；她經營園藝、飼養牲畜和制作家庭用具；她保存、管理、保護、烹制、分配一年中所收集的植物類的和肉類的食物；像斯堪的那維亞人的瓦爾基利亞或荷馬以前時代的希臘人的克列一樣，她還伴送戰士上戰場，鼓舞他的勇氣，幫助他搏鬥，假如他受傷，就收容他和照料他。她的到場是這麼有價值，如塔西佗所說，以致巴達維人^①對在西維利士領導之下舉起義的羅馬士兵發生憐憫之心，因為他們沒有帶着婦女去遠征；而柏拉圖則像埃勒西神秘教的虔誠的信徒一樣，對原始風俗的熟識比通常所設想的要詳盡得多，他使婦女在“共和國”里參加戰鬥。

這些為數眾多的和形式多樣的職務迫使婦女深思熟慮，精打細算，想到明天，儘可能想得長遠些；它們必然促進她的智力的發展。以戰士和獵人為己任的男人始終只是享受生活；據赫雪得說，甚至達百歲高齡，他還是靠有智慧的母親（*kedne*）生活，養在她的屋裡，像剛學會講話（*mega nepios*）的大孩子一樣（《勞動與日子》，130）。婦女對於不會操心和沒有預見的野蠻人是神明；她，聰明而有預見的人，支配他的命運從搖籃到墳墓。男人是在智力的收穫和自己日常生活事件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意識形態，所以一開始必然將婦女神化。史前期的希臘人和羅馬人就把自己的命運放在女神莫伊爾和帕爾卡的監管之下；這些女神的名字的涵義在拉丁文是節約的，而在希臘人是給每人分配食物和戰利品時的份額。“莫伊爾這些有三個身體的古代女神和這些什麼也不會忘記的愛倫尼掌握着必然的舵”，據普洛米修斯說，奧林普的統治者“比她們

① 古代居于現在荷蘭地區的日耳曼部族。——譯者注

弱，他不懂得躲避命运”（《普洛米修士》，516—519）。

力大无穷的宙斯也像排挤当母亲的妇女管理家务的地上的父亲一样，在智力上是受限制的。宙斯不是“聪明的忠告”的给予者，像普洛米修士的母亲忒弥斯一样；他相反地不得不经常求助母权制的女神的忠告，以便摆脱自己的地位的危險。他只是靠赫加东喜尔——百手怪物——布利亚勒，哥达和吉耶的帮助才战胜泰坦，而这几个人是他依照“該亚的忠告”把他們从烏拉諾斯所投进的地獄中解救出来的（《得阿果尼》，617—626）。依照她的忠告，他为了补充自己不足的智力而娶麦第斯“这个神和人中最聪明的”为妻。像为了获得勇敢而吞食敌人的血污的心的野蛮人一样，宙斯也吞食了麦第斯，为的是吸取她的机智和智慧，因为她的名字有这样一些涵义；智力当时是妇女的所有之物（同上，886）。

但是这些智慧能力的吸收并不是立即可以做到的，假如按照普洛米修士对宙斯所作的恶作剧来判断的话。为了試驗他的智慧，这个泰坦杀死了和支解了一条祭祀用的大公牛；然后他把肉堆成一堆，外面蒙上一张皮，皮上放上內脏，如《奥德赛》（XVIII, 44）所证明，这是人們看不起的和只配施舍給乞儿的部分；他把剝掉了肉的骨头堆成另一堆，巧妙地盖上一束油脂。奥林普的主宰說：“耶貝特的儿子，你分得不好。”狡詐的普洛米修士回答說：“啊，光荣无比的宙斯，你是諸活神中最伟大的，請取去你的智慧所劝告你选择的那一份罢。”神和人的父亲一味只顾貪欲，在奥林普諸神的哄笑声中取走了那束油脂；当他发现了光骨头时才悻然大怒（《得阿果尼》，536及以后）。

这种粗野的恶作剧之所以能在天上发生，只因为人們在父权制开始时难以忍受父亲的权力；因此他們常常玩弄这样一些把戏来证明他的智力不允許他代替母亲指导家庭和管理财产。

5. 普洛米修士贈給人的禮品

在原始民族中間物品的使用引起對它的所有權。對住宅和糧食負有關心之責的母親是房屋和房屋里所有一切的主人，男人只占有武器，捕魚和打獵的工具。孩子是屬於母親的，因為生他們，養他們，教育他們，給他們以收容之所的都是母親；當女兒和人結婚時，她也不離開母親的住宅；丈夫是她的客人，他應當為自己獲得食物。

供做飯用的爐灶是母親的財產，當她死後就傳給她的長女。

父親排擠了母親，成為房屋及其爐灶的主人；他成了聖火的主人，如埃斯庫勒斯說，他自己就是火的來源，因為他必須占有由這火點燃的燒焦木頭，這才有可能按照宗教儀式燃起新的家庭的爐灶。宙斯既然成了奧林普諸神的父親，因而也就成了“樂土的普利達列”（《普洛米修士》，173），就是爐灶和聖火的主人。他把那些代表母親和創造一切並哺育一切的土地而取名為該亞、瑞亞和得麥特的女神驅逐出奧林普^①。不接受新秩序的保守頑固分子繼續敬奉她們，並且同時拒絕承認宙斯是“安樂之土的首腦”。據赫雪得說，宙斯消滅了他們。

爐灶的占有象徵着父親的統治，他的權利、他的榮譽和他的權力似乎都有賴于此；因此埃斯庫勒斯無差別地使用火、光榮、尊貴、

^① 瑞亞即古代神話的愛勒，土地，她是該亞（土地和母親）的女兒，得麥特是土地之母。普洛米修士說他的母親忒彌斯和該亞，神和人的女始祖“都是在許多名字之下的同一个人”（《普洛米修士》，213—214）；上面的十四行他都稱該亞為土地（*chthon*）。

正義的思想，靠土地在氏族的家庭之間每年的重分而得以發展與鞏固，開始似乎是母親和土地的屬性：得麥特既被稱為“女立法者”（*thesmophoros*），也被稱為“結果實的”。只是在商業和工業發展之後正義的思想才失去同土地的聯繫和化身為各種神靈：得麥特、第克等等。

权力 (pyr, tima, geras) 这些字来表示恰恰是普洛米修士从宙斯那里盗取而轉交世間凡人的东西。当《伊利亚特》想說明克洛諾斯將分給他的三个儿子的那部分遗产时，它同样地使用 time 这詞(《伊利亚特》，XV, 189)。泰坦从奥林普的炉灶盗取火种时，他不只是简单地偷去了烧紅的木炭，他还企图“侵夺神的权利”(《普洛米修士》，82)；“他把它交給寿命短促的人类……他交給了凡人不适当的光荣”(同上，83和90)。他犯了大不敬之罪；正像市民从城市的圣火盗取了火种去給外乡人，讓他們去点燃敌对的城市炉灶所犯的大不敬之罪是同样的。

因此，普洛米修士从“火的泉源”盗取来的火种不是普通的火，“由爱特拉不断涌出的火”(同上，372)。这是神圣的火，这火使那占有它的凡人有权点燃家庭的炉灶，有权組織从父亲的专制权力解放出来的独立的家庭。波賽当从分开之时起就同圣火的一部分一起取得了这种权利，他能組織不受奥林普父权制任何控制的家庭；因此，当伊利帶給他宙斯的命令时，他拒絕服从。他回答說：“让他安安心心地享受自己的三分之一罢，让他不要想用自己的右手的力量来恐吓我，像恐吓胆小鬼一样；让他滿足于用威风凛凛的言詞去責备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他們是他生的而必須服从他的命令”(《伊利亚特》，XV, 194—199)。

埃斯庫勒斯悲剧的登場人物——克拉托斯、赫菲斯托斯、海女神、伊奧、赫耳墨斯、普洛米修士——都說火是交給了凡人(thnetois, brotois, ephemerois, photois)了。只有普洛米修士在两个場合使用过“人”(anthropos)这个詞(《普洛米修士》，446—502)，然而“凡人”这个詞在四个同义語之下重复了三十七次^①。当普洛米修士說

① 克拉托斯使用 thnetos 三次(8, 38和84頁)，使用ephemeros一次(83頁)。赫菲斯托斯使用 brotos 两次(81和30頁)。

普洛米修士使用 thnetos 九次(107, 243, 252, 271, 465, 499, 726, 731和792頁)；使

到传火时，他不使用“人”这个词；而当他无意责备人和教他们开发地下埋藏的金属时，他才使用它。同样地赫雪得说宙斯拒绝“把火给凡世的人(thnetois anthropois)”(《得阿果尼》，564)。因此，是否还有非凡世的人呢？

埃斯库勒斯和赫雪得当他们说到拒绝给火或说到传火时使用“凡人”这个词的一贯性是有意和有意义的，其意义就在于为我们揭开原始人的意识形态。

为了解释梦的现象，野蛮人除了把人分为两个，或照他的说法给一个面貌相同的双重人以外便不能找到更简单和更聪明的办法了。双重人在睡眠时可以离开肉体而去打猎、打仗、复仇等等；当它重新回到肉体的住所时，梦就醒了；假如它迷了路或因某种原因不能回转身来，那末身体就不会醒。双重人在尸体毁灭后还存在，因此野蛮人在梦中看见自己的已故的同伴的灵魂。双重人在尸体毁灭之后因无处安身，便在土地上到处游荡，直到遇见某种东西才停止。不论是植物、动物或石头，它都可以随意依附于其上，而想离开时又可以随意离开。所以关于灵魂轮回的学说应溯源于原始时期。死了的灵魂也像野蛮人一样爱报复；它们都要为生前和死后所受的真实的或想像的欺负报复；因此原始人害怕死人甚于活人；他们在自己的双重人面前经常是战战兢兢。为了摆脱它们，他们就发明了死后的住所，而且把它尽量加以美化；在尸体毁灭之后灵魂都往那里迁居，并在那里过非常幸福的精神生活，而失掉扰乱活人的嗜好；这住所位于高山之巅，像奥林普，奥林普在宙斯之前是鬼魂(daimonon)的住所。事实上普洛米修士也说在鬼魂之间爆发

用 *brotos* 十二次(11, 116, 124, 235, 239, 243, 443, 471, 507, 605, 791和833页)。

海女神使用 *thnetos* 三次(416, 539, 546页)；使用 *brotos* 两次(255和508页)；使用 *ephemeros* 二次(257和541页)；使用 *photos* 一次(543页)。

赫耳墨斯使用 *ephemeros* 一次(935页)。

伊奥使用 *thnetos* 一次(606页)。

了战争：“一部分希望推翻克洛諾斯而让宙斯登上王位；另一部分联合自己的力量使宙斯永远不能統治諸神之上”（《普洛米修士》，203—207）。参加斗争的普洛米修士、泰坦、宙斯、男神和女神是凡人的不死的灵魂，它們都住在奥林普，这是原始的希腊人为它們选作安身之所的住宅。

相信死后生活和乐土生活在那些生活在财产公有和母权制家庭时代的原始人和半开化人中間是很流行的；后来逐渐糊涂起来了，最后消失于父权制和财产私有的时代。家庭的父亲是家庭所有成員中唯一具有灵魂的人，这灵魂在他死后还活着；但是它不在特别的居处过第二重生活，它住在設置于炉灶旁的坟墓中，仍然当炉灶的守护者。希腊人和罗马人继续像他活着时一样对待死了的家庭的父亲；他們帶給他飲食，征詢它的劝告；把它列入祖先之列；他成了神，成了家庭崇拜的对象。因此用赫拉克利特的話來說，“人是死了的神，而神是不死的人”。家庭的其余的成員，不管丈夫和妻子都要丧失他們所具有的灵魂；他們不留痕迹地死去，沒有任何双重人在他們死后还继续存在；他們是要死的人，而家庭的父亲是不死的人。

希腊人既经历了原始人的意识形态，也经历了产生这种意识形态的生活条件；赫雪得关于人的世代的著名的片断证明是这样的，这些片断决不是詩人的天才的虛构，而只是概括史前期阶段的傳說的复述。

赫雪得說：“而假如你願意，我将很好地和精巧地讲另外的一个故事，就是关于神和要死的人同出一源的故事”。这种信仰，詭辯派的哲学曾想把它消灭，却继续保存在基督教中；耶穌是个要死的人，变成了不死的神。正如邦达尔所說，在埃斯庫勒斯时期，人們相信“人和神都是由同一个母亲——土地——生出来的”。人和神很少区别，以致毕西士特拉得强迫雅典人把一个装扮成雅典

娜·帕拉斯的高等妓女当作真正的城市守护女神去欢迎。

黄金世纪的第一代是“能讲段落分明的話 (meropon anthropon) 的人的一代”，是奥林普山的不死的居民所創造的^①。“他們生活在克洛諾斯的时代”，因此是在宙斯之前。像共产主义部落的野蛮人一样，“他們像神一样生活，无忧无虑……自願地分配劳动和财产……像睡着了一样死去”。他們的双重人离开了肉体而在地上游蕩；自宙斯夺取了奥林普之后，他們以鬼魂(daimonon)的形态继续活在天上，“以空气为衣……他們是要死的凡人的守护者；他們監視着坏事和坏行为……他們分配財富”。

白銀世紀的人属于母权制的时代，因为“甚至到百岁高龄，人还是在明达的母亲身边生活和被哺养，在她的屋里像个大孩子一样”。宙斯消灭了她們，因为她們拒絕服从奥林普的男神……和在他們的祭坛上貢獻牺牲。但是她們以鬼魂的形态继续活在地下和被称为幸福的死者；她們“受到尊敬，虽然她們被放在第二位”，就是說放在奥林普的不死的神仙之下。赫雪得迫使人們假設秘密的崇拜是为她們而設的，这是这样一些鬼魂，它們大約都变成了加比尔、台尔西納和其它的下等的神，受到手工艺人、航海者、小人物的尊敬^②。

① 古希腊語学家得卢梭(A. M. Desrousseau)告訴我們，meropes anthropo 由于詞源学的困难，可以作用手取物的人的意义解释。这个和另一个意义把我們带进一个时代，这时人已会說話和停止用前肢爬行，从类人猿区别开来。此外，語言同身体的直立姿态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只有靠后肢走路才使人得以自由而轻易地使用胸廓，以便发出声音和控制呼吸。鳥之能歌唱是由于有自由的胸廓；人类的語言很可能像达尔文所設想那样是从歌唱开始。

赫雪得的故事可能是人关于自己起源所掌握的最古的記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人的世代的这些傳說不是載在《得阿果尼》里，而是載在《劳动与日子》里。斯巴达人輕蔑地称这詩为手工艺人的詩。这些手工艺人貧穷得連按照父权制形式組織家庭的可能也沒有，却保留了最古的傳統。赫雪得巧妙地預先說他“巧妙地”展开一个“故事”，因为其中的一切都說到反对父权制。

② 关于第二代的傳說，同样是《得阿果尼》(535—536)的一个片断，其中說到“神

为了想代替共产主义的母权制时代的两个世代，宙斯創造了第三个世代：所謂青銅世紀的世代；其所以称为青銅世紀是因为这一世代的人們不知铁而使用青銅制造武器。“这一世代的人是暴徒和不义者，被埋在阴暗的地獄里……黑暗的死吞沒了他們，因此他們离开了光輝的阳光”。他們的灵魂继续活在地獄里，但是“他們不再享到光荣”。认为灵魂继续活着的这种信仰是很有生命力的，虽然整个世代都改換了；它只是在赫雪得的同代人所属的那个第五世代亦即铁的世紀的人們中間才消灭。

与青銅世紀的世代同时，奥林普的父亲創造了“更正直更道德的神的世代，即神人的世代；第三世代的人称他們为半神”，因为他們是从神同人結合中生出来的，「得阿果尼」的末尾就是这么說的；他們是在特洛伊和有七扇大門的班得打过仗的英雄，并且成为父权制家庭的父亲。奥林普这住所在母权制时代對他們是开放的，自从宙斯建立統治之时起便关闭起来；因此“英雄的灵魂移居到远离不死的(奥林普)的幸福島”，然而同一青銅世紀的他們的同代人的灵魂却被送往阴暗的地獄，因为他們不是家庭的父亲。希腊人把父权制搬上天去，他們利用想像的奥林普的居民，以便想出父权制家庭的祖先，說他們是神的儿子；在此以前部落和氏族都认为动物、植物而有时还有星星是祖先——图腾。

关于这两个世代的传说证明要根除信仰灵魂和信仰灵魂不死和人在麦哥列交战”的事，从这点看来似乎证明在史前期曾发生过宗教战争。因此，由于父权制的建立而造成的社会危机在希腊采取宗教的形态。人們仍然相信母权制，拒絕承认新的神并敬奉他們；为了消灭古代女神——該亚、瑞亚、得麦特、爱伦尼、克勒等等的崇拜就必须毁灭她們；迫害并没有达到压倒这些崇拜的目的，但是却迫使它們轉入地下。波沙尼亚(1,38)，在这书里我們可以找到沒有被哲学家和詩人歪曲了的古代传说，它告訴我們說，在荷馬时代以前的埃勒西居民會必須手执武器保护得麦特的崇拜，因为雅典人想废掉她。最初几世紀的基督教徒把多神教的神变成为阴險的惡魔，他們无意识地模仿父权制的拥护者，宙斯的崇拜者，把爱伦尼变为恐怖的和可怕生物；然而民主的群众像以前一样继续称她們为乐善好施的和可敬的女神(eumenides kai aemnai)。

是多么困难的事；它們证明要经过許多世紀才建立家庭的祖先崇拜，这同富士特尔·达·枯朗日的看法是相反的，他认为家庭的祖先崇拜是原始时代的崇拜；須知这些英雄的灵魂不是住在家庭的坟墓中，像他們以后所做那样，更早它們是在克洛諾斯所統治的幸福島上过自己的精灵的生活。

父权制同灵魂的继续存在的信仰是不相容的。希腊人用一种很新奇和巧妙的方法来防止那些不是家庭的父亲的人們妄想获得不死的灵魂；他們把原始人为安置灵魂所想出的快乐的天堂变成了凄凉的、沒有誘惑力的住处。他們为神保留着奥林普，为神的英雄儿子和家庭的父亲保留着幸福之島；而阴暗和寒冷的地獄是他們想出来安置那些不是家庭的父亲而继续敢于分给自己不死的灵魂的人的。地獄的生活是这么无聊苦悶，以致阿溪里——他死在其父之前因而不能成为家庭的父亲——对优力士說他願意拿自己在鬼魂中的王位来調換短工的生活。不死在那得到它的人身上只是产生了忧愁；蒂风，宙斯在他与阿芙乐拉結婚时把不死当作結婚礼物送给了他，使他陷入这样的衰老状态，以致不死成了討厭的东西；他宁願死去，像《居利維旅行記》上的拉普大島上的可怜的不死者那样。

据赫雪得和埃斯庫勒斯說，当父权制的家庭創造了新的道德和新的思想方法时，它的成員，除了父亲以外，都习惯于說他們身上沒有灵魂的观念和同意說他們只是些要死的人。沒有灵魂的人的数目是相当大的，因为父权制的家庭不仅包括合法的妻、妾和父亲的儿子，而且也包括他的叔伯、他的兄弟以及他們的孩子。这些要死的人不能从家庭父亲的权力之下解放出来，因为不能点燃新的家庭的炉灶。宙斯拒絕給他們圣火。普洛米修士把从“火源”盗来的火种交給他們，使他們有权成为家庭的父亲和具有不死的灵魂。他对海女神說：“我呀，我是敢作敢为的，我解救了要死的人，

我阻止他們到地獄去并轉变为无有”（《普洛米修士》，239—240）。“我至少阻止了要死的人預見死”，就是說預見到他們將完全死絕^①。他們問：用什么方法呢？“我將勇敢的希望放进他們心中去……我給了他們火”，這火使他們成為家庭的父親。“我使人成為有理智的和他們自己的意志的主人，以前他們都像孩子（nepious）一樣，他們有眼却看不見，他們有耳却聽不見”（同上，252—255，444—448）。埃斯庫勒斯使用了赫雪得使用過的同一個詞nepios，不過赫雪得是用它來形容在母性面前的懦怯的男子；要死的人對父親來說是些沒有意志的孩子；他們必須只能用父親的眼睛來看和只能用父親的耳朵來聽。

《伊利亞特》沒有講到普洛米修士；然而神話的第一部分卻由父權制初期發生的事件所組成；而這歌頌父權制家庭的英雄的詩篇之所以恰恰與這同一時代有關，是因為當它的戰士數說自己的家譜時，他們在說了三、四代人的祖先之後就達到神，就是達到不知道的或不能完全確定的父親，也就是碰到以母性定世系的時代。第二部分，講到盜火和潘多拉的神話，是它的尾聲，只有在這樣的時代才能創作出來，即當父權制的家庭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之下開始進入崩潰時期；那時處於父親權力之下的許多家庭開始分家析產而形成獨立的家庭。赫雪得和埃斯庫勒斯正屬於這個時代。

赫雪得和他的父親從庫姆到亞斯科拉經商，對他們所居住的卑阿底城來說，他們是外鄉人；像手工業工人和商人一樣，他們沒有公民權，因而不能成為土地的所有者和按照父權制家庭的類型組織自己的家庭，因為那種類型的家庭是建立在土地所有權不能讓渡的基礎之上的。工商業階級的人們甚至在那裡經營工商業已歷幾世代的都市里仍被視為外鄉人；他們是生活在父權制之外并

^① 根據另外一個傳說，大概是色爾維傳下來的，說是由於聽了普洛米修士的勸告，得加利昂幸免于死。

处于与压迫他們的父权制的贵族组织相对立的地位。他們保护着神的起源的观念和那种试图压倒父权制的宗教的传统。这就是为什么在赫雪得的詩中可以遇到在荷馬的詩中已不再提及的传说。

关于女祭司保护和向信徒宣传的那些母权时代的回忆是为埃斯庫勒斯——埃勒西的公民和得麦特秘密神教的信徒之一，所知道的。普洛米修士向“射出普照万物的光的神的以太”的号召(《普洛米修士》，88行和1082行)似乎证明埃斯庫勒斯也像当时其他的哲学家和詩人一样，是奥菲士教派的成員，奠定了神的形而上学的观念。母权制的女神的崇拜，——以前为了躲避迫害而进入地下，——如今又在光天化日之下站了起来并同父权制的正式的宗教进行公开的斗争；而男神受到攻击与嘲笑，愈来愈落入社会輿論的轻蔑之中。埃斯庫勒斯残酷地攻击宙斯这个“奥林普的暴君”和“新的男神”的暴发戶。赫雪得不再對他們表示尊敬，但是外乡人的名号使他不得不小心謹慎；假如他使神和人的父亲因为他的貪得无厌和冥頑不灵而成为奥林普的取笑的对象，那末在他看来，当說到他的“有永久意义的忠告”时他就应当緩和自己的諷刺口吻；他說宙斯揭穿了普洛米修士为他設的圈套，也就是他多少已陷进去的那圈套。自然，埃斯庫勒斯可以允許自己在对待父权制的諸神时有較大的自由，这不仅因为享有公民的权利，并且还因为在他的时代父权制家庭的解体比起赫雪得时期又远远跑前了。

正当父权制家庭分崩离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神也跟着失掉了尊敬，于是古代女神复活，对灵魂及其不死的信仰又重现。正因为許許多多的原始女神的秘密神教，——它們逐漸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处出現，——保留了灵魂的观念，正因为如此，所以它們流行起来并为基督教开辟道路。灵魂观念的复活出現在原始人曾經采用过的形式中；灵魂是双重人、鬼魂，它可以随心所欲地离开身体和重新同它結合。所以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赫尔摩第米——应当是

埃斯庫勒斯的同代人——，据亚里士多德說，他还在阿拉克薩哥拉之前就肯定理性(nous)是“一切的原因”。赫尔摩第米肯定說他的灵魂为了寻找新事物而离开他去远游；他的敌人为了結束这种浪游生活，在一次这样的闲游的时候把他的肉体燒毀了。卢克萊修重复依照原始人想出来的办法来解释做梦的原因。他說：“当肢体让給梦中的甜蜜的疲憊，而伸开的、沉重的和身体在休息时，这时候在我們身上有另外一个我 (est aliquid tamen in nobis) 却受到成千种动机的鼓动”(《物性論》，VII, 113—114)。第一批基督教徒对灵魂也有同样的看法。圣保罗說，死人睡着了(《哥林多前书》，XV)；当灵魂回到他們尸体上来时，他們就醒过来了。台尔杜梁(《寓意故事》，§ 42)告訴說，富有的基督教徒像埃及人一样遺言囑咐用香料保护自己的尸体，为的是給灵魂保留着一所尽可能完好的住宅。而圣奥古斯丁为了证明死人复活，竟毫不犹豫地多神教徒借来論据；他引证奥古斯丁时代的法学家拉伯翁讲的故事，据說有两个在同一天內死了的人的灵魂得到命令回到自己的尸体里去，因此两个尸体都复活了(《神的城市》，X X II, 28)。

在創造普洛米修士的神話第二部分的時代，只有家庭的父親能有靈魂；而為了有權點燃家庭的爐灶，按照宗教的意識形態，必須占有從火源取來的聖火的火種。普洛米修士把奧林普的爐灶(即火源)中的火種交給世間凡人的時候，他同時也就給了他們靈魂，這靈魂自從他們生活在父權制家庭之日起就失掉了。

普洛米修士把這禮物只給予男人；婦女一如往昔仍然是沒有靈魂的。多神教的古代決不承認婦女有靈魂，除非她們相信女神的秘密神教。初期的基督教徒，雖然婦女在宣傳基督教信仰上起過作用，在分給她們以靈魂之前曾長久搖擺不定。聖奧古斯丁在《神的城市》中長久地和認真地討論着這個為當時的基督教徒所十分關心的問題。

关于潘多拉的神話

妇女自从父权制家庭解体之时起便不参加灵魂的占有，而在母权制时代是可以占有的；因而她就获得了人們的禍源的名声。

为了惩罚凡人，因为他们点燃起家庭的灶火而成为不死的人，宙斯命令赫菲斯特用泥土，——据斯托培說那泥土是“被泪水浸湿的”，——塑造一个“温順的处女”，他使她有生命，諸神送给她許許多多礼品，她的名字潘多拉就是由此而来的^①。赫尔麦斯“送给她狡猾、撒謊的本領和善装媚态”，——而百眼巨人則把她引去見厄披美修士；后者忘記了自己的兄弟普洛米修士的劝告：不要接收克洛諾斯的儿子的任何东西，而将她收为妻子。她就給荒淫无度的、揮霍成性的、“娇生慣养的妇女”（《得阿果尼》，590）的后代奠定基础。潘多拉当打开那作为嫁妆而得到的匣子时，放出了煩扰人間的灾难；而希望則仍然留在匣底。在母权制时代曾经是男人的“神圣的、洞見一切的母亲”一到资产阶级的家庭的时代便成为禍源。

父权制的男人为自己买妻。《伊利亚特》称少女是“公牛的探求者”（alpbesiboia），因为人們拿她和牲畜交换。普洛米修士憤怒地譴責宙斯，却同意了他所引入家庭的新秩序；他給自己买了海女神之一吉西奧納为妻（《普洛米修士》，551）。当丈夫同妻子解除婚約并遣送她回到父亲家去的时候，父亲就得归还出卖她而得到的贖金；因此可以料想得到人間的风俗曾被移用于神的身上去。当赫

^① 潘多拉涵义为众人所賜。——譯者注

菲斯特在自己的配偶阿芙洛迪特与战神阿莱斯私通的犯罪地点碰見的时候，他就把所有奥林普的神請来观看这一对當場被逮的情夫情妇，并且发誓說，只有当“父亲归还他为了娶这不知廉耻的配偶而付出的聘礼”(《奥德赛》)的时候，他才能善罢甘休。

父权制的风俗随着它趋于崩溃而起了变化；丈夫不再为自己获得合法的妻子，像获得奴婢一样；她的双亲不再取得贖金，自从她获得解放之时起反而要贈送新娘的礼品；这些礼品同丈夫的礼品一起构成她的嫁妆；假使遇到丈夫因为某种原因而解除婚約的时候，他就应当退还这份嫁妆。买妻的支出的补偿取消了，归还财产价值的不愉快的义务迫使男人不敢轻易离婚。欧里披德的片断作品上說：“嫁妆沒有让你致富，它只是起了阻碍离婚的作用”。厄披美修士沒有买自己的妻子，她把神的礼品作为嫁妆帶給他。有远見的普洛米修士在这些条件之下就不娶妻子，而无远見的厄披美修士却上了大当。

妇女走进自己丈夫的家里已经不是作为女奴，而是作为女所有主。财产果然給她某种权利。嫁妆保证她对丈夫的某种独立。“你接受了金錢作嫁妆”，——在普拉图 (Plautus)^① 的作品中一个登場人物对責备自己妻子的丈夫說，——“你出卖了自己的权力”。妻子——因为她带来的财产而提高身价——拒絕人們加給她的繁重的劳动。她由馱畜变成“娇生慣养的”妇女。父权制气质的男人决不能有耐性地忍受这个轉变；他們会用誹謗来报复她。赫雪得(《劳动和日子》，94)說：“誰相信自己的妻子，誰就得相信自己的财产的揮霍者”；由赫雪得开头引出一連串的誹謗者。詩人、哲学家和教会神父对妇女的低劣的誹謗和尖刻的批評不是别的，不过是內心的苦恼的狂怒的表現而已；她从妇女由男人的粗暴的专制之

① 古代羅馬的大喜劇作家。——譯者注

下解放出来之时起就咬痛了男人的心。

两性之间的新的关系产生了新的家庭形式。

父权制的家庭是由几个家庭组成的公社，其中只有男人是被血缘纽带联结起来和发源于同一个祖先；妇女是外国女人，要吸收进家庭就必须经过收为义女的仪式。家庭共同占有不动产和一年一度重新分配尚未分开的土地；家庭的父亲只是为了全家的利益而管理这些财产。代替父权制家庭的家庭是个人主义的，它的组成只有一对婚姻的配偶；这种家庭已经不再建立在共同占有土地财产的基础之上。

这种由一夫一妻组成的个人主义的家庭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形式；我们在那些居住在容纳外国人的古代城市里的商人、工业家和手工业者中间正是碰到这样的家庭形式。这些民主的阶级——在同父权制家庭的贵族阶级为了公民的和政治的权利而进行的不断的斗争中——在伊奥尼和大希腊的沿海岸的和商业的城市里成长壮大和发财致富；正是在那里抒情诗——主要是个人主义的诗，——代替了父权制时代的史诗，这是一种过时了的和走向崩溃的诗；正是在那里产生出哲学、科学和艺术，它们在贝里克利时代的雅典竟达到如此惊人的高度。

埃斯库勒斯清楚地看到了在商业和工业城市里在物质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上发生的变化，看到父权制的家庭在那里只剩下过去的残余；看到这些变化已同民主阶级的新的家庭形式发生联系。埃斯库勒斯补充了赫雪得用原始纯朴的语言转述的神话；他断言说，普洛米修士不仅把圣火传给凡人，并且还被他打开了采矿、航海、天文学、医学和“一切科学中最好的”算术的秘密。他对海女神说：“一句话，你要知道，人们的一切技能都得归功于普洛米修士”（《普洛米修士》，506）。

关于普洛米修士的神话包括着古希腊父权制的进化。这个泰

坦，他在斗争紧张时丢掉自己的兄弟和背叛母权制的事业，他协助宙斯夺取奥林普和实施新秩序；这个泰坦，他嘲笑众神之父和组织叛乱来抢夺他的政权，正是他给了父权制的家庭以最后的打击，当他盗取圣火和把它传给人们时是为了让他们好建立起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家庭。

資本的宗教

1. 倫敦會議

社会主义的胜利在欧洲和美洲的有产階級中間引起恐慌。几个月以前人們从文明世界的四面八方赶到伦敦来聚会，以便同心协力找到最有效的方法来停止社会主义思想的可怕的入侵。在英国的大資產階級代表中間有助爵沙尔士貝里、张伯伦、薩密尔·摩萊、助爵朗多尔夫·邱吉尔、胡伯特·斯宾塞、紅衣主教瑪宁格。俾士麦公爵因被酒精危机耽擱了，所以派了自己的最亲信的顧問犹太人布萊赫里德去作代表。新旧两大陆的工业巨头和金融巨头——溫得比尔特、罗特雪尔得、胡尔得、苏培兰、克魯伯、道尔夫斯、狄茲—毛伦、施納德——或者亲自参加，或者派亲信人物作代表。任何时候也沒有看見过在如此不同的民族和信仰的人們之間有这样的团结一致。保尔·貝尔同弗萊彼尔閣下坐在一起，格拉斯登握着帕納紐的手，克萊蒙梭同費里会談，而莫利克亲切地同德魯萊德和雷拉克討論德国与法国之間的新战争的可能性。

在使他們集合在一起的事业面前，个人痛恨的感情、政治的分歧和爱国主义的競争是沒有位置的。

羅馬教皇的使节第一个发言：

“管理人有时靠粗暴的力量，有时靠理智的力量。在以前的时候宗教是一种控制人的意识的魔术力量。它向工人宣传俯首听命和柔順服从，教人为了幻影而轻视现实，教人忍受地上的苦难而期

待天上的幸福……但是社会主义这个现代的恶神从不幸者心中赶走信仰而取代它的位置。它向他們宣布幸福不在那世界，他应許他們在地上創造天堂。他向雇佣工人大声疾呼：‘你們被掠夺。起来反抗罢，起来暴动罢！’它唆使从来都很听话的工人群众参加总暴动，总暴动破坏文明的社会，消灭了特权的阶级，解散了家庭，从富人手上夺去他們的财产而拿去交给穷人，修改艺术和宗教，使世界退回到野蛮的黑暗中去……怎么打败所有文明和所有进步的敌人？用什么武器来反对社会主义？俾士麦公爵——欧洲的统治者，战胜了丹麦、法国和奥地利的納烏霍多諾沙尔，——被一些笨拙的社会主义者打败了。在1848年到1871年法国的保守分子杀死的社会主义者比巴托罗繆之夜^①杀死的邪教徒还要多。正是这些全国大屠杀的血浇肥了土壤，在这块土壤上社会主义开出了华丽的花朵。在每次大屠杀之后社会主义又带着新的力量再生出来……这怪物什么也能忍受。该怎么办？”

参加会议的哲学家和学者——保尔·贝尔、海克尔、胡伯特·斯宾塞——一个接一个站起来并提議用科学的力量来遏止社会主义。

弗莱彼尔闔下聳聳肩：

“你們的該死的科学給了社会主义者以最不能辯駁的論据。”

斯宾塞反駁道：“我們所宣传的这种自然哲学你是不理解的。我們的科学的进化論证明工人的低下的社会地位正如物体下落一样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它是自然界的內在的和不变的規律的必然結果。我們证明上层阶级的享有特权的代表是最有天才的、最适于生活的人，他們不断地日臻完善而最后終于形成新的人种，無論在那一点上都不能与下层阶级的类似家畜的人相比，要管这些人

^① 1572年8月24日的前夜，巴黎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大屠杀。——譯者注

除了手执皮鞭之外沒有別的办法。”^①

施納德打斷斯賓塞說：

“上帝保佑，千萬可別讓你們的進化論落到工人羣眾的手上去；這理論將把他們引進狂暴的狀態，使他們陷入失望，這是人民暴動的刺激物。生物變化論的學者先生們，你們的信仰是真正盲目的。你們或許以為可以拿你們那種乾燥的、沒有任何空想的科學來同社會主義的誘人的幻影、財產公有、才能的自由發展以及社會主義者用以迷惑工人羣眾的視線的一切東西相對立！假如我們想仍然保留着享有特權的階級，假如我們願意繼續依靠勞動的人們生活，就必須用關於死後世界的傳說和故事來給畜牲似的人民羣眾的想像消愁解悶。基督教出色地執行了這個任務；信仰自由思想的先生們，你們剝奪了它的這種魅力。”

保爾·貝爾粗暴地打斷他的話：

“你們完全正確地注意到你們的宗教失掉自己的威望，而且愈來愈失掉自己立腳的基礎。假如我們這些被你們為了滿足這些粗枝大葉的家伙而這樣毫無根據地濫施攻擊的自由思想者，不暗中支持宗教界，裝作同他們一起戰鬥的模樣，假如我們不是每年投票贊成信教的預算，啊，看來你，弗萊彼爾閣下，和神聖的條凳上的天主教牧師、基督教新教的牧師、猶太教的牧師都會餓死！只要把宗教界的薪金廢除，信仰就會消失……但是既然我是自由思想者，既然我同樣嘲笑你們的上帝和嘲笑你們的魔鬼，既然我相信自己和相信我所享受到的肉體的和精神快樂，那末因此我也承認宗教的必要，如你所說，這是愚弄被剝削的類似畜牲的人們的想像的東

^① 我們非常感到惋惜，由於篇幅有限使我們只得限於簡要地敘述在這個集科學界、宗教界、哲學界、金融界、工商界的巨子於一堂的大會上所發表的著名演說。我們介紹讀者去看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斯賓塞宣稱管理下層階級的办法是單人的禁閉和皮鞭。這篇文章的題目是《未來的奴隸制度》，刊載於《現代評論》四月號上。共產主義就是著名的資產階級哲學家給我們預言的那種奴隸制度。

西。有必要让工人相信貧困是块金币，用它可以买得天堂的幸福，而上帝賜予他們貧窮只是为了給他們提供进入天国的酬报。啊！在別人看来……我是非常信仰宗教的。但是，真碰到鬼，为什么你要捏造这么可笑的愚蠢的宗教呢？按自己的願望來說我就不能承认我相信什么从处女身上生下鸽子，又从这个为道德和生理学所否决的結合中生出羊羔，又变成被割伤了的犹太教人。”

希望以宣揚国粹主义著名的梅納尔·多里安补充說：

“你們的宗教不符合文法的規則。有三个人称的同一个上帝经常使用不純正的語句而受到譴責，类似說：“我想（这里应当是 *думаю*，而錯用了 *думаем*），我擤鼻涕（这里应当用 *сморкаюсь*，而錯用了 *сморкаемся*），我擦干自己的眼泪（这里应当用 *утираюсь*，而錯用了 *утираемся*）”。

紅衣主教瑪宁格委婉地干預說：

“先生們，我們完全不是为了爭論天主教信仰的教义，而是为了討論临近我們的社會危險才到这里来开会的。你們可以重印伏尔泰的著作，充分地嘲笑宗教，然而你們終不能阻止它仍然是对下层階級的情欲和受難的唯一的道德控制力。”

实证論的教皇彼埃尔·拉菲特用教訓的口气說：“人是信宗教的动物。在奥古斯特·孔德的宗教里既沒有羊羔、也沒有鸽子，虽然我們的上帝既沒有披羽毛，也沒有披兽毛，他仍然是实证的上帝。”

赫胥黎反駁說：“你們的上帝是人类，这比有淡褐色卷髮的耶穌更不现实。我們世紀的宗教是社會的危險。請問吉尔士，他帶笑地听取我們說話，一切最新的思想体系的宗派，不論在俄国还是在美國，是否都受了共产主义的感染？我承认宗教的必要性，但是我不能不承认基督教虽然对于巴布亚人和澳洲的野蛮人还是有用的，对于欧洲人却稍許过时了。假如我們需要新宗教的話，那

末应当努力使它不是天主教的剽窃并且使其中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痕迹。”

瑪雷，因为有可能插話而高兴，打断他說：

“那末为什么，为什么不給我們用自由派的道德——自由、平等和博爱来代替神学的道德——信仰、希望和爱呢？”

“还要加上祖国”，德魯萊德作結論說。

“这些自由派的道德真正是現时代的惊异的宗教上的发现”，德·吉尔士支持說，“它們在英国、在法国、在美国，一句話，凡是利用它們来管理群众之处都提供非常重要的服务。你們，西欧主义的先生們，教会我們用自由的名义压迫，用平等的名义剝削和用博爱的名义枪毙的艺术。你們是我們的老师。但是資產階級自由主义的这三种道德还不足以奠定宗教；充其量这不过是半神，还需要找到一个最高的神。”

“能够滿足現代需要的唯一宗教是資本的宗教，”伟大的英国統計学家吉芬精力充沛地宣布說，“資本是真正的上帝，他是无所不在的并以各种形式表現出来；他是明晃晃的金子，又是发臭的肥料，他是一群綿羊，又是一堆咖啡豆，他是圣经的倉庫，又是一束一束晦淫的版画，他是大型的机器，又是一叠一叠英国的雨衣。資本是这样一位上帝，人人都不知道，都看得到，触得到，嗅得到和尝得到；所有我們的感官都认识他。这是唯一的还没有同任何一个无神論者发生冲突的上帝。所罗門崇拜他，虽然在他看来万事皆空。叔本华在他身上找到出色的魔力，虽然在他眼中一切都是完全絕望的。哈特曼——无意识哲学家——是他的有意识的崇拜者之一。所有其余的宗教都只是空話；資本的信仰統治着人的心灵的深处。”

布萊赫里德、罗特雪尔得、溫得比尔特、邦杜，所有黄色国际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拍手叫好：

“吉芬是对的。資本就是上帝，唯一的活的上帝。”

当犹太教徒的热情平静时，吉芬继续说：“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的出现充满了恐怖，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的出现是温柔的，像年轻的母亲的爱。当资本扑向某一国家的时候，它像旋风一样疾驰而过，把人、动物和物件打碎和捣成粉末。当欧洲的资本猛冲进埃及的时候，它就把菲拉特^①抓在自己的手里，使他们带着他们的犍牛、大车和镰离开土地并且把他们带到苏伊士的地峡去。用铁爪子赶他们去工作，太阳晒他们，瘧疾使他们发抖，饥渴折磨他们。三万人用自己的骨头铺盖了运河的河岸。资本抓去了年富力强的、敏捷矫健的、自由活泼的人们；成千地把他们关进工厂、制造厂和矿井；在那里它吞没他们像火炉吞没煤炭一样，它把他们的血肉同煤炭、同纺梭、同机器的钢结成一体并且使他们的生气勃勃的精力流进死气沉沉的物质里去。当它解雇他们时，他们已经衰老了，精疲力尽了，已达垂暮之年了，这是因贫血、坏血病和肺癆而得来的一副毫无用处的骨骼。人的想像虽然在虚构惊人的恶魔上是如此多产的，但是却不能创造如此残酷、如此可怕和如此擅长为非作恶的上帝。但是它对待自己的当选人又是如何的令人快慰、宽大和仁慈！对资本的那些具有特权的当选人地上的快乐总是没有个够。它使无产者绞干脑汁，迫使他想出新的快乐，制出迄今为人所不知的美食来刺激他们吃得过饱了的食欲；它送给他们无辜的少女来刺激衰竭的情欲。它把死的自然和活的人作完全的财产供给他们。”

被揭开的真理的亮光震动了的出席者跺脚和喊叫：

“资本就是上帝！”

“资本不认得祖国、疆界、颜色、种族、年龄、性别。他是国际的上帝，普遍的上帝，他迫使人类的一切子孙都服从自己的规律！”教皇的使节在信宗教的神魂颠倒的激动中高声大叫。“让我们来把

^① 埃及境内说阿拉伯语的佃农。——译者注

过去的一切宗教都从地面上磨灭掉，让我们都忘掉国际的仇恨、宗教的内訌，让我们的精神和心连在一起形成新宗教的教义，资本的宗教。”

* * *

伦敦会议将像制定天主教教会的教义的全世界（耶稣教会代表）大会一样重要记入史册。它开了两个星期。从所有国家的代表中选出一个委员会，委托它编辑会议记录并将会上的发言和意见整理成系统。我们得到了这个委员会的某些劳动成果，我们将在提出的报告中公布出来。

2. 劳动者的基本信念

问：“你叫什么？”

答：“雇佣工人。”

问：“你的父母是谁？”

答：“我的父亲是雇佣工人，正如我的祖父和曾祖父。但是我的曾祖父的父亲是农奴和奴隶。我的母亲的名字是贫困。”

问：“你从哪儿来和到哪儿去？”

答：“我从贫困出来又到赤贫那儿去。我的道路铺向医院，在那里我的身体将被用作新药品，在那里我将是那些给资本的特权代表治病的医生的研究对象。”

问：“你在哪儿生的？”

答：“在我的父亲和同他一起工作的伙伴所修筑的房子的屋顶之下的顶楼上。”

问：“你相信什么宗教？”

答：“资本的宗教。”

问：“资本的宗教加给你们什么义务？”

答：“两个基本的义务：放弃自己的权利的义务和劳动的义务。我的宗教嘱咐我放弃对土地——我們的共同的乳母——的所有权，放弃对它所蕴藏的财富的权利，放弃它的土壤的结果的强大力量的权利，放弃它由于热和阳光而产生的肥力的权利。我的宗教嘱咐我放弃对我的手和我的脑的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它还嘱咐我放弃对自己的人格的所有权。当我一旦跨进了工厂的门槛，我就不再属于我自己，我是我的主人的所有物。

“我的宗教嘱咐我从幼小的童年一直工作到老死，在阳光和在瓦斯光之下工作，日以继夜地工作，在地上，在地下，在海洋到处工作和时时刻刻工作。”

問：“它还加給你其余的义务嗎？”

答：“对，长年吃斋，过困苦的生活，满足于半飢半飽，限制我的肉体的一切需要，把我的一切的精神振奋都压下去。”

問：“它是否阻止你食用某些产品？”

答：“它阻止我触动野味、家禽、一等、二等、三等的牛肉，阻止我吃鮭魚、蟹虾和美味的魚；它阻止我飲天然酒、葡萄的伏特加酒和从母牛的乳房里挤出来时的那种形态的牛奶。”

問：“在对待自己方面它又加給你什么样的义务？”

答：“减少开支，生活在泥濘和秽褻話里，穿破烂的、旧了的、补釘密布的衣服，一直要到它变成襤褸的布条时才不穿，沒有袜子穿，而只穿可以灌进街道上的泥水和冰水的破鞋。”

問：“在对待你的家庭方面你的义务又是什么？”

答：“阻止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有任何的娇态，任何的雅致，任何的讲究；让她們穿最廉价的布和尽可能穿得整齐，不要使城市的羞耻心受窘；使她們养成习惯，在冬天穿印花布衣服也不会牙齿打架，住在密不通风的頂楼也不会悶死；把劳动的神圣原則印入我的儿子的头脑中，为的是让他們从幼小的童年时代起就能为自己

掙錢生活而不成为社会的負擔；教他們不吃晚飯和摸黑睡覺，使他們习惯于貧困，這是他們生活的命運。”

問：“你的宗教在对待社会方面又加給你什么样的义务？”

答：“使社会財富倍增的义务，先是靠我的劳动，而后靠我的儲蓄。”

問：“它吩咐你怎样处置你的儲蓄？”

答：“把它們送到国家儲蓄銀行去，以使用来弥补預算中的赤字^①，或者托付給金融家中的慈善家建立的社会团体，好让它们放貸款給我們的主人。我們常常必須把我們的儲蓄交給我們的主人使用。”

問：“你的宗教是否允許你从儲蓄銀行取回你的儲蓄？”

答：“尽可能的少。它囑咐我們当国家拒絕付还我們的存款^②时不要坚持，当金融家中的慈善家赶在我們的要求之先向我們声明說我們的儲蓄像烟一样分散了时，也不要抱怨。”

問：“你有政治权利嗎？”

答：“資本使我們享受无罪的消遣——选举立法者，让他们来制訂奴役我們的法律；但是它阻止我們搞政治和傾听社会主义者的声音。”

問：“为什么？”

答：“因为政治是主人的特权，因为社会主义者是騙我們和搶

① 基本信念在这里是暗示法国所发生的事实，但是基本信念的編造者希望这些事实也在其它国家推行。存在儲蓄銀行的貨幣被用来填付未经整理的日常債務，数达十二亿法郎之巨。每年儲蓄銀行收入超过支出的部分，如基本信念所說，都是用来弥补預算赤字。萊魯亚·巴利埃指出这种情况是危险的，因为假如存款人索取自己的存款，国家就可能破产。

順便指出那規定无产者不分国家与民族的权利与义务的資本主义的基本信念的真正国际的性质。

② 类似的事实在1848年和1871年已经发生过。作者們預見到它将又一次重复，想使存款的工人对此有所准备。

我們的痞棍。他們說誰不勞動，誰就不得食；一切都属于雇佣工人，因為他們生产一切；主人是寄生者，应当消灭。資本的神聖的宗教，相反地，却教導說正是富人的揮霍造成工作的必要性，而工作才給我們生存資料；富人养活穷人；假如沒有富人的話，穷人就会餓死。它也教導我們不要做一个头脑簡單的人和不再相信我們的妻女——她們除了廉价的印花布之外別无所求——能够穿上她們自己織的綢和絲絨，不再相信我們习惯了发臭的食物和摻假的飲料而有能力飲天然酒和吃精致的和美味的食物。”

問：“誰是你的上帝？”

答：“資本。”

問：“他是永恆的嗎？”

答：“我們的自作聰明的祭司、官方的經濟學家都斷言說他自有世界之日起就存在着。但是因為那時他還很年輕，所以周比特、耶和華、耶穌以及其他的偽神代替他和借他的名字來統治。大約從公元1500年他開始成長而且在規模上和在自己的威力上日益增大。如今他統治着整個世界。”

問：“你的上帝是全能的嗎？”

答：“是的。有了他就有地球上的一切財富。當他厭惡某個家庭或某個人的時候，他們就得在貧困和苦難中混日子。資本這個上帝的威力隨着他的規模的增長而增長。他日復一日地掌握着新的國家，他日復一日地增加着那成群的雇佣工人，他們把一生都用在促使他的規模的增大上面。”

問：“誰是資本這個上帝的當選人？”

答：“主人、資本家、食利者。”

問：“資本，你的上帝，用什麼來酬答你？”

答：“總是經常強迫我、我的妻子和我的小小的孩子勞動。”

問：“這就是你唯一的獎賞嗎？”

答：“不。上帝答应我們解餓，貪饞地望着摆出来装样子的美味食品，这些我們从来也尝不到，这些我們一生一世从来也触不到而是用来喂养他的当选人和祭司的。他的仁慈答应我們只要看到他的当选人和祭司身上穿的暖和的皮毛和厚厚的呢絨就会使因飢餓而冻僵了的四肢轉暖。他还賞賜我們高度的快乐，就是只看到腦滿腸肥的、大腹便便的、容光煥发的、患痛风病的資本家和食利者这些神圣的人物坐着轻便馬車帶着一群奴僕和油头粉面的妓女经过我們面前去街心公园和廣場踟躕，我們的眼睛就感到高兴。假如說这些当选人享受的豪华是我們所缺少的，而这豪华却是我們的手和我們的腦創造出来的，对于这一点的意识使我們感到自豪。”

問：“这些当选人不是同你一类的人又是什么呢？”

答：“資本家也是血肉做成的，同雇佣工人一样，但是他們是从亿万和自己相同的人中間选拔出来的。”

問：“他們做了什么而配得到这样的推崇？”

答：“什么也沒有。上帝表现出自己的万能，他对不配获得仁慈的人露出自己的仁慈。”

問：“那末資本是不义的囉？”

答：“資本本身就是正义性，但是他的正义性超乎我們的理解。假如資本不得不把自己的恩賜賞給那些配得它的人，这就意味着他是不自由的，他的威力是有限的。資本只是从无数的低能者、懶汉和寄生者中挑选自己的当选人，才能证明自己的万能。”

問：“你的上帝怎么惩罚你？”

答：“使我們注定遭到失业。当失业时我就被抛出社会的队伍，失掉面包、酒和柴火。我們就只得让妻儿餓死。”

問：“你曾犯了什么过错以致被开除工作？”

答：“什么也沒有。資本随意宣布失业，而我們的理解很差，弄不清他的願望的原因。”

問：“你有什么样的祷告？”

答：“我不用語言作祷告。劳动，这就是我的祷告。一切口头的祷告都会破坏我的实际的祷告，即劳动这个唯一合乎需要的祷告，因为它是唯一有用的，唯一能給資本賺錢的，唯一能創造剩余价值的。”

問：“你在哪里祷告？”

答：“随便什么地方，在海洋，在地上和地下，在田野和矿山，在工場和小鋪里。

“为了让我們的祷告被上帝听到和賞识，我們必須使我們的意志、我們的自由和我們的尊严服从資本的支配。

“一听到钟声和机器的汽笛声我們所有人就必须赶到地点参加祷告，必須像自动机一样运用手和脚，喘气和流汗，然后使肌肉紧张和使神经疲憊不堪。

“我們必須低声下气，俯首貼耳忍受主人及其监工的打罵，因为他們常常总是正确的，甚至当他們對我們犯了罪的时候。

“我們应当感謝主人，当他减少我們的工資和延长工作日时，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义的和为了我們的幸福。当主人和他的监工看上了我們的妻子和女儿时，我們应当感到荣幸，因为我們的上帝，資本，使他們對他們的雇佣工人既有生杀予夺之权，当然也就有占有他們的女工之权。

“一切的苦难我們都得忍受：吃滿布唾沫的面包，喝髒水，但是在我們胸中一点怨气也不許有，任何时候我們也不应当敢于宣布罢工，任何时候也不应当敢于暴动，因为为了惩治我們的敢作敢为，資本用大炮、刺刀、監獄、苦役、絞刑架和执行枪决的士兵来武装主人。”

問：“在死后有獎賞等着你嗎？”

答：“是的，很大。在我死后資本使我尽可能安靜和休息。我

将不再忍受冻饿之苦。我也就无需为今天和明天的一块面包而操心。我将享受着坟墓的永久宁静。”

3. 妓女的教训

交给我的手稿是不完全的：前面的三页缺了。大概其中包括向资本这个上帝，一切卑鄙的人的保护者的呼吁书。

既然在这工作报告里我给自己立的常规是做一个单纯的抄写员，因此我就没有可能试图恢复原稿。

手稿边页上的记号使有根据设想教训的写作者，教皇的使节邀请威尔士亲王，两个以自己的丝绸和棉织物而驰名于世的富有的工业家邦内先生和普耶—凯尔梯先生，以及著名的妓女柯拉·皮尔，她的床曾被所有国际上的上层社会的过腐化生活的人睡过，来给自己作助手。

保·拉·

……在穷途末日里缓步徐行的人们，受贫弱的理性的时隐时现的闪光指引的人们嘲笑和痛骂妓女。他们可耻地使她弄得道德上声名狼籍，他们用虚情假意的美德来灌她，激起反对她的愤懑和怒火；据说她是恶的女奴婢和凶恶行为的皇后，她是挤干人类中的一切畜生的磨盘；她引诱败坏血气方刚的青年和以丑事秽行玷污白髮如银的老人；她从妻子身边夺去丈夫和用自己的饥饿的贪馋的嘴吸尽全家的荣誉和财产。

啊，我的姐妹们！畜生似的盛怒和低劣的嫉妒心用苦味的和污秽的胆汁弄髒妓女的高贵的外貌。然而正当最后一个伪神拿撒勒的耶稣把马利亚·抹大拉从人类耻辱的深渊中提出来而在自己的乐园的仙境里的诸圣者和仙逝者当中给她一个位置的时候，十九个世纪很快就过去了。

在真正的上帝到来之前，即資本到来之前，所有为取得地上統治而互相斗争的宗教，所有在人脑中彼此代替的上帝，都要求把夫人关在閨房里，而只有妓女才許吃智慧和自由之树上的果实。可是伟大的巴比伦女神米利塔—阿納伊塔，“手巧的妖婆”，“迷人的蕩妇”要求自己的一群信徒以卖淫的方法来给她頌揚。当佛，人的上帝，来到維薩利时，他訪問了神圣的妓女的首領的房子，在这些首領面前祭司和市政当局都得穿上合乎礼仪的法衣弯腰屈膝。甚至耶和華这位阴森的上帝也在自己的庙宇里指定一席位置給妓女^①。

由于信仰而乐观的原始社会的人把妓女也神化了。她对于他們是某种(創造的和破坏的)自然力的象征。

天主教教会的神父几世紀以来曾用自己的传说使淳朴的人类开心，他們从妓女的社会吸取宗教的灵感。当教皇把牧师和主教召集起来开会討論某种宗教教义时，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妓女，受主的指派，紛紛麪集于开会的城市。她們在自己的裙褶里带来了神圣的精神；她們启发了有学問的人的智慧。基督教的上帝使威严的蕩妇菲多拉有权登上王位和废除永不会犯錯誤的教皇。

資本，我們的上帝，把妓女抬上更高的位置。她現在所指揮的已不是衰老的教皇，而是成千上万的掌握着各种技术和各种手艺的年富力强的工人；他們編织，在冬天的严寒里他們培植春天的花朵和秋天的果实，他們建筑宮殿，裝飾墙壁，画油画，他們用大理石作雕像，写戏剧和小說，編歌剧，唱歌，舞蹈，一切都是为了填滿妓女的空闲时间和执行她的任性的要求。不論是塞米拉米达^②，不論是姑婆芭^③这样一些最强有力的女王在自己的侍役中任何时候也

① 教皇的使节在旧約的以下詩句內暗示說：“又拆毀耶和華殿里變童的屋子，就是妇女为亚舍拉织帐子的屋子”（《列王紀下》，XXIII，7）。在米利塔庙里巴比伦的蕩妇也有类似的小教堂，在这里面她們执行自己的神圣的义务。

② 传说中的亚述女王，有名的“空中花园”据说就是她修造的。——譯者注

③ 公元前69—30年代著名的埃及女王。——譯者注

沒有这样庞大的工人队伍，他們学会一切的手艺，精通各种技术。

妓女，这是資本主义文化的尤物。假使让她不再起美化社会的作用，并且使仍然停留在这个愁悶的和无聊的世界里最后的一点点欢乐枯竭；那末珠宝、宝石、用金銀线织上花紋的布匹就成为无用的东西了；豪华和技巧，爱和美的这些儿子，看来是荒唐的和俗气的；人类劳动的一半将失去一切价值。但是等到买卖出現的时候，等到資本成为良心的統治者和恶德与善德的法官的时候，爱这商品就成为最有价值的商品，而資本的当选人将从妓女的塗抹过的嘴唇的冰冷的酒杯中来滿足自己的心。

假如理性沒有愚弄人类，假如信仰打开了他的理解之門，他就理解那抓住了有錢有势的人們的性欲的妓女是資本这个上帝在震动人民和改造人类社会的事业上的动力之一。

在中世紀黑暗的时期，当資本，我們的上帝，像在妇女的肚子里无声地顫动着的婴儿一样，在经济过程的深处秘密地成长起来的时候，当沒有任何一句先見之明的話預报它出現的时候，当人的灵魂沒有觉出新的上帝的到临，还不会因为喜悅而顫抖的时候，甚至就在那时資本已开始指导人們的行为。他用疯狂的热情点燃着欧洲的基督教徒的灵魂，驅使他們成群結队，比螞蚁还密，奔赴亚洲。

在这时期，粗暴的封建領主統治着人們，他們穿着鎧甲像躲在盾牌里的螯虾；他們吃肥肉，飲烈性酒，除了灵巧的击劍术不知有其它更开心的事，只知道钢口好的軍刀是唯一的奢侈品。为了弄醒这些畜生，上帝曾不得不降到他們那种比鉛还迟鈍的理解的水平；他提醒他們想起为了解放从来沒有存在过的坟墓的石头而发动的对巴勒斯坦的十字軍远征。上帝想把东方的妓女帶到他們的脚下，用奢侈品和享乐使他們陶醉，煽起他們心中的神的热情——对金子的爱。当他們回到自己的黑暗的、有猫头鷹嘯叫的城堡的

时候，还清清楚楚地記着金子和节日的千紅万紫，記着阿剌伯的神灵的香气和刮得光光的妓女的溫柔的撫爱，他們的笨拙的和多毛的、只会紡织和生男育女的老婆已成为他們的討厭之物了。他們对自己的野蛮行为感到慚愧，并且像为自己未来的嬰兒預先准备搖籃的年轻母亲一样，他在地中海沿岸建筑了城市和修建了欧洲的公爵的和国王的宫廷，等待自己的主人資本的到来。

老实告訴你，妓女对于我們的上帝比对于金融資本家(股东的金錢)更合乎需要。她是他的宠爱的女儿；她比所有妇女都更服从他的意志。妓女拿那既不能秤，也不能量，又不服从神圣的交換規律的支配的非物质的东西来做生意。她出卖自己的爱，正如小鋪子的老板出卖肥皂、蜡烛和詩人零售自己的理想一样。但是出卖爱时，妓女就出卖了自己；她把女性变成价值，她的性就参加到我們的資本这个上帝的属性里去。上帝体現在妓女身上。

啊，詩人、戏剧家、小說家，你們，比在草地上打滾的牛犊还要天真，你們辱罵妓女，因为她只为了現錢交易而献出自己的身体，你們把她拖进泥里去，因为她把自己的爱撫按高价开盘，你們想要她褻瀆自己的身体，上帝的这个小小的分子，要她使他比路旁的石头更不值錢嗎？你們这些道德家，你們不过是些用来喂养恶德的猪肉面包，你們責备她为什么不要被爱情烧旺了的心而宁可要金子的閃光。迟鈍的哲学家，你們也认为妓女是陶醉于顫动的肉体的鷄子嗎？所有你們这些人，由于吝啬而窒息得喘不过气来，难道你們以妓女因为必須要用錢去买她而变得不合願望嗎？但是难道人們不是买面包来充填肚皮，难道人們不是买酒来寻欢作乐嗎？但是議員的良心、牧师的新祷、士兵的勇敢、工程师的知识、出納員的誠实难道不是一样可以买得来的嗎？

資本这个上帝咒罵那些因热情的嗜好而为几个法郎或几个苏出卖給工人和士兵的妓女。他比鼠疫还可怕，他折磨这些使穷人

得到快乐的畜生，他用毒药毒死这些会飞的維納斯老鼠，他把她們扔到受姘妇倒貼的男人的脚下，这些男人打她們和掠夺她們，他使她們像市場上的发了臭的肉一样受到警察的检查。

但是資本这个上帝利用来广結善緣的妓女却把耳朵塞起来，不听你的規劝和滑稽可笑的、咬文嚼字的語言，这比被拔去羽毛的鵝的叫声还无益；她用那任何爱的热情也不能熔解的北极冰来把自己的灵魂蒙起来。因为痛苦，“茶花女”的三倍的痛苦，只能让与，但是不能出卖。上帝同这些在爱情的神魂顛倒里弄麻木了的妓女宣告絕交。假如她的心顛动，假如热情激动她，她的爱情的顾主当得到的不是新鮮的商品而只是一个枯萎的和疲憊不堪的躯体的时候，就会改換爱她的心，带着苦恼和她絕交和变得冷淡起来。

妓女穿着令人发冷的盔甲，为的是让顾主在用热情的吻来吻她的像瓷器似的沒有热情的身体时不能損毀她的焕发的容光。他們应当在自己的血的波涛里，而不是在她的撫爱的狂态里和她的拥抱的烈火中去吸取爱的热情，因为当顾主用狂吻来吞沒她所出卖的身体时，她，清醒的和同床异梦的，应当想到她所挣得的錢。妓女欺騙那个买她的人。她迫使他们用金子的高价来支付她們所带来的爱情的享乐。正因为当她出卖爱情时，这种被出卖的商品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們的資本这个上帝，对于他來說最初的神学的美德是伪造品和欺騙，正在为妓女祝福。

注意傾听我說話的妇女們，我在你們面前揭开了妓女的，像大理石一般冷的妓女的令人莫測的冷淡的秘密，資本的当选人的整个階級都邀請她們参加自己的肉体的宴席并且對她們說：“請隨便拿，隨便吃和隨便喝罢，这就是我的肉，这就是我的血！”

忠誠的妻子和善良的主妇，上层社会人士口头上尊敬她們，但又千方百計极力躲开她們，让她們留在家庭的炉灶边受折磨，她們則把丈夫同他相似的人隔离开来，引起和点起他心中的嫉妒之火，

这是一种反社会的、毒化血液的激情，把他关在狭小的家庭的圈子里，把他监禁在家庭的利己主义的围墙之内。相反地，妓女却把丈夫从家庭和激情的羈絆之下解救出来。

金錢使人們分散，妓女則使他們接近，联合起来。秘密的枷鎖把那些被利益分散的人們都拴在她的客厅里，这枷鎖是不定形的，但是深刻的和不可避免的；所有他們都尝到了同一个妓女的甜头，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祭坛上进圣餐。

爱情，这是弄昏理智和使人糊塗并拒絕自己利益的一种野蛮的和粗魯的激情，妓女用轻松的資產階級的和舒适的淫蕩腐化来代替它，淫蕩腐化像矿泉水一样，虽起泡沫，但不会喝醉。

妓女是資本这个上帝的礼物。她告訴他的当选人关于豪华和淫欲的准确经验；在她的拥抱中他們忘記了自己合法的、像綿綿秋雨似的令人感到无聊的妻子。当他們年老力衰，滿脸皺紋的时候，当眼中的火焰熄灭时，当他們四肢冥頑不灵，而呼吸也失掉先前的柔和的时候，当他們只能在妇女中引起厌恶的时候，妓女可以减轻他們在年齡上的負担；在她的冰冷的、什么东西也不能推开的肉体中，他們还可找到短暫的、用金子的代价买来的欢乐。

比在青春的酒里发酵更有效，妓女用令人头眩的速度使巨大的財富行动起来。她把最穩固的財產扔到千百万人的疯狂的华尔茲里去。矿山、工厂、銀行、国家地租、葡萄园和可耕地，所有这些一旦落到她手里，就会溶解，在指头縫之間流出并沿着成千条工业和商业的运河氾濫。吃尸首的一群蛆也沒有像围着她的这一伙公務員、商人、工厂家这么多。她們拿着敞开口的大袋，以便撿拾当她抖动自己的連衫裙时落下的金雨。作为自我牺牲的榜样，她使自己的情夫破产，为的是使偷窃她財物的僕役和供应者发财。

艺术家和工业家将会停滯不前，作一个飽食終日的庸庸碌碌的人，假如不是妓女强迫他們动动脑筋想点新的取乐之法，发明点

新的玩意儿,因为对新鲜玩意的无厌贪求,她只要一件东西拿到手,立即就会对它厌恶,只要她一开始得到满足,就立即发生腻味之感。

机器减轻人的劳动,使男工女工遭受失业的命运,它是万恶之母。但是妓女却把挥霍提高为社会职能的程度,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增加自己的奢侈与贪求,为的是使该死的无产者经常受到工作的奴役,成为一切美德的泉源。

妓女像征战的军队一样吞没财产,毁坏和消灭一切,她们是一切工厂和商店的老板崇拜的对象。她是天使保护者,支持商业和工业的生命和力量。

资本的宗教的道德比一切以前的虚伪的宗教的道德更高尚、更纯洁,它没有宣布人的平等,只有少数,微不足道的少数才配享受资本的仁慈。男性生殖器像已不能使人平等,像在原始时代那样。妓女不应当被平民和愚妄之辈的接吻玷污,因为资本这个上帝指定凡精致的和值钱的自然界的产品或人工的产品只供自己的当选人享用。

假如被上帝保存着供富人和强人娱乐的妓女命定要把掩盖社会的伪善的帷幕稍稍揭开一角,命定要同人的下贱和极端卑污的深处接触,因此她就生活在奢华和狂饮里。过去受人尊敬的贵族和现在受人尊敬的有产者获得荣幸把属于大家的太太变成属于一个人的太太。而有时她也能成功地用合乎理智的结婚来结束无节制的狂欢滥饮。在她的黄金时代资本家把她所拒绝的自己的心和它所浪费的自己的宝物放进她的酒杯;艺术家和文学家在她周围飞舞,用奴僕的和敏感的情欲的阿谀撒在她身上。在衰老之年,精疲力竭了,发胖了,她宣布停业并开设沙龙,这时候尊敬的男人和有德行的妇女又用自己的友谊和温柔关切来包围她,赞扬她靠她的性的劳动挣来的财富。

上帝用自己的仁慈撒在妓女身上。节日庆祝会,无远见的自

然沒有賦予它美觀和机智，她給予它漂亮、光澤、開胃和奮激，正是這些東西引誘着和征服着資本當選人的非常雅致的靈魂。

上帝幫她防止她的性的衰頹。自然這個繼母注定婦女要承擔人類的再生產的繁重的勞動。但是撕裂母腹的劇痛只是妻子和情婦命中注定的事。上帝大發慈悲，不讓妓女懷孕，免得身體變丑，也免去她們生育之苦。他賜給妓女不孕，這是許多人所願望的仁慈。情婦、妻子應當祈告處女馬利亞并向她發出淫婦的熱烈的哀求：“啊，白璧無瑕的真女，你，沒有罪過而懷孕，讓我尽可能犯罪而不懷孕。”妓女屬於第三性，她把人類的再生產的痛苦的事情讓給普通的婦女^①。

妓女是偶然地從社會的低等階層中招募來的。如此低微的出身而卻占有這麼高的社會地位，難道這不是很糟糕、豈有此理的事嗎？

傾聽我說話的婦女們，你們全屬於高等階級，你們都會想起老貴族責難路易十五世不該從小市民階層去找姘婦。你們為自己要求，作為一種高級的和最珍貴的特權，把妓女供給資本的當選人的權利和榮譽。你們中間有許多人，在輕視夫婦的無聊義務的時候，也像妓女般的在出賣；但是她們用自己的性來作買賣是胆怯的、偽善的。應當學習可敬的古羅馬的貴婦的榜樣，她們在城市當局手裡領到妓女開業權。應當擺脫、徹底消滅和用腳踏踏愚蠢的、過時的、只對奴婢有用的偏見。資本這個上帝給世界帶來新的道德。他宣布人類自由的教義：須知人們只是由於取得出賣之權才獲得自由。當出賣自己的時候，你就從丈夫的奴役之下解放出來。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沒有什麼勞動比妓女的勞動更受尊敬。請看女工的勞動和拿它同妓女的勞動比一比。在長時間的和單調的

^① 奧古斯特·孔德鼓勵了訓誡的作者。實證論的奠基者預言了婦女的教育，她們將免除懷孕和生育。因此，妓女體現着資產階級哲學家的理想。

劳动日结束时，可怜的、苍白的和疲惫不堪的女工在消瘦的手里拿着可怜的工資，勉强足够維持不餓死。而快乐的妓女像年轻的女神一样，从自己的合欢床上或沙发上站起来，抖动洒了香水的头髮，漫不经心地数着金子和銀行的鈔票。她的劳动在身体上没有留下任何疲惫的痕迹和任何泥污之点。她漱漱口，擦干嘴唇，带笑說：“現在該輪到另外一个”。

你們这些爱反刍的哲学家总喜欢咀嚼和唠叨不休地重复申說古代道德的过时了的戒律，請你們讲讲什么劳动，女王的劳动或妓女的劳动对我們的資本这个上帝更为有用？

資本按照他决定要出卖的商品的价格的大小来标志自己对商品的尊敬程度。因此，假仁假义的道学先生們，請你們在无数的人的职业中找出一种劳动，体力的或脑力的，能够得到像性的劳动这么高的报酬。学者的知识、兵士的勇敢、作家的天才、工人的技巧，难道他們曾经在什么时候得到过像柯拉·皮尔的吻一样的报酬嗎？

妓女的劳动是神圣的劳动，資本这个上帝付給它的报酬比一切其余种类的劳动都高。

我的亲爱的姊妹們，請注意听我，請注意听，因为上帝借我的口讲话。

假如你被上帝抛弃，你就不能厌恶那損害身体和折磨脑力的女工的疲惫不堪的劳动，你就不要去当妓女。

假如你梦想被关在自己家里和注定关心瑣碎的经济事务的家庭主妇的动物似的生活，你就不要去当妓女。

假如你，孤孤单单的和被遗弃的，想在丈夫的炉灶边受苦，而同时你的丈夫却拿你的妆奩同妓女一起胡花乱用，你就不要去当妓女。

但是假如你的道路是你的自由、你的品德、你的荣誉和你的地

上的幸福，你就得变成妓女。

假如在你的灵魂中自尊心太多，以致不能使你心平气和地担负女工的不体面的劳动或者安于家庭主妇的沉闷的生活，你就得变成妓女。

假如你希望成为庆祝宴会和文化享乐的女皇，你就得变成妓女。

这就是上天对你的恩赐。阿門。

4.《传道书》或资本家的书

这本书经过了許多资本家之手，他們讀它并在上面作了記号。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无疑問地，这些神的智慧的遺訓将被雇佣工人的无知无识的头脑作出不好的解释。我同意应当把它譯成世界語或某种另外的神圣的語言。

居利·西門

应当学习禁止未受封者閱讀旧約的传道书的犹太学者的榜样，把《资本家的书》只传授給至少有一百万的受封的占有者。

布莱赫列德尔

一百万法郎或馬克在我看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目，我希望有一百万美元。

詹·胡尔德

(a) 资本这个上帝的本性

1. 应遵守資本，你的上帝的话。
2. 我是吃人的上帝；我在工場里生根并吞食雇佣工人。我把

工人的消瘦的肉变成神的资本。我是无穷的秘密；我的永恒的实体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会腐朽的肉。我的万能只是人的虚弱。资本的惯性的力就是劳动者的活力。

3. 最基本的规则：一切生产都从我开始，一切交换都引到我这里来。

4. 我是活的、无所不在的上帝；铁路、高炉、小麦、法庭、葡萄园、金银货币是全世界资本的组成部分。

5. 我是变化无常和复杂无穷的身体中的文明世界的无比的精神。我活在一切买卖当中；我使自己在每一商品中实现，而任何一件商品都不能在我的活的统一之外存在。

6. 我在金子里闪闪发光和在粪便中发出恶臭；我在酒里给人快乐和在硫酸盐里带来毒害。

7. 我的不断增长的实体以一种看不见的流钻进母亲的腹内，当它分出来和分裂为无数多样的部分时，它就被关闭在一切商品所采取的特殊的形式内，而且不知疲倦地从一种商品流转到另一种商品：今天我是面包和肉，明天是生产者的劳动力，后天是铁块，一匹细棉布，戏剧作品，一公担油脂或一口袋肥料。资本的形象的再现任何时候也不会停止。我的实体任何时候也不死。只有它的形式会死；它们是有限的和暂时的。

8. 人可以看见、触着、感到和尝到我的身体。但是我的精神比以太还难捉摸，是感觉所感不到的。我的灵魂是信贷；它不需要有身体来表现自己。

9. 作为一个比贝尔采利乌斯^①和日拉尔^②更有学问的化学家，我的灵魂使广阔的田野、巨大的机器、沉重的金属和咩咩叫的羊群变成股票；而运河和高炉、矿山和工厂，则比充了电的木球还

^① 贝尔采利乌斯(1779年—1848年)，瑞典著名的化学家和矿物学家。——译者注

^② 日拉尔(1816年—1856年)，法国化学家。——译者注

更灵敏、快捷地一手轉一手投到交易所——我的神圣的庙堂里去。

10. 只要是在銀行占統治的国家里，沒有我什么也不能开始，什么也不能結束。我使劳动成为有效的；我使自然界的不可抗力服从于人类，我还在人的手里放进积累起来的知识的强有力的杠杆。

11. 我用商业和工业的金网把社会罩起来。

12. 不握有資本的穷人赤身露体地在以各种刑具武装起来的狂怒的敌人包围着的生活中徘徊。

13. 假如沒有資本的人是强壮的，像匹公牛一样，在他的肩上就会挑起較重的担子；假如他愛劳动，像蚂蚁一样，就会倍加他所担負的担子；假如他是有自制力的，像驴子一样，就会减少发給他的食物。

14. 沒有資本，科学、道德和劳动将成为什么样子？它們将是空虛和精神的苦恼。

15. 沒有資本的富裕，科学就会把人类推上发疯的道路，而劳动和道德則使他們陷入飢餓的深渊。

16. 不論是科学、不論是道德、也不不論是劳动都不能滿足人的精神；只有我，資本，才喂飽人的貪婪的口欲和情欲。

17. 我随自己的任性或順从或溜掉，不向任何人作工作报告。我是万能的，統治着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

(b) 資本的当选人

1. 人赤裸裸地像蛆一样来到世界上，这是发出恶臭的一堆物质，并且像紙板做的跳舞人一样被釘在箱子里，他被发送到地下去发臭，而他的腐烂用水汁喂肥田野里的草。

2. 而我却选了这个臭皮囊来作自己的代表，我是資本，是太阳之下所存在的一切中最雄伟的。

3. 蟻、蜗牛因自己的天生的品质而值錢；資本家則只是因为我

把他选作自己的当选人而有意义，而他的价值大小又取决于他所代表的资本的大小。

4. 我使恶棍发财致富，不管他的卑鄙下流；我使正人君子变成穷人，不管他的行为端正。我把对我合意的人作为自己的当选人。

5. 我选择资本家既不是因为他聪明，也不是因为他诚实，更不是因为他美貌和年轻。他的迟钝、他的恶德、他的畸形和他的衰老正是我的无比的力量可靠的证人。

6. 只因为我使资本家成为自己的当选人，他才体现着美德、美丽、天才。人们发现他的傻气是机智的并且断定他的天才不应当去搞科学的繁琐玩意。诗人在他身上汲取灵感，而表演特别姿势的演员听他的批评，像听判决词一样；妇女相信他是唐·璜的理想；经济学家发现他的游手好闲是社会的动力。

7. 一群雇佣者为资本家劳动，使资本家可以吃、喝、玩、乐并在自己的胃和躯干的下部工作之后躺下休息。

8. 资本家既不用手，也不用脑劳动。

9. 他拥有男女家畜，用他们耕田、打铁、织布；他用了经理和监工来管理工场，用学者来动脑筋。资本家自己则献身于更衣室的劳动；他吃喝是为了生产粪肥。

10. 我用不变的幸福，像用脂肪层一样来盖住自己的当选人。因为在地上有什么东西能比尽可能吃、喝、玩、乐更好和更现实呢？其余一切都是空幻和精神的折磨。

11. 我减轻悲痛和防备一切苦难，好让我的当选人轻松愉快地过生活。

12. 视觉有自己的器官。嗅觉、触觉、味觉、听觉和爱情也有自己的器官。我不会拒绝我的当选人的眼睛、嘴和其余的器官所愿望的一切。

13. 美德是两面派；资本家的美德是在于满足自己的需要；雇

佣工人的美德則在于压制它們。

14. 資本家可以随心所欲拿取地上的一切，因為他是主人。當他對婦女感到厭煩的時候，他就拿貞潔的少女來刺激自己的感覺。

15. 資本家就是法律。立法者適合他的需要編訂法令彙編，而哲學家則使自己的道德適應于他的脾氣。他的所行所為是正義的和美好的。一切損害他的興趣的行動都是犯罪的，應當受到懲罰。

16. 我指定我的當選人享受工人所不知道的唯一的幸福。取得利潤是最高的幸福。假如收取利潤的當選人失掉了妻子、母親、兒子、狗、榮譽，他是可以服從地忍受的。但是一旦停止取得利潤，這就是資本家任何時候也不能找到安慰的無可補償的痛苦。

(c) 資本家的義務

§ 1

1. 被邀請的很多，但是當選的很少。我一天比一天縮小自己的當選人的數目。

2. 我服從資本家和在他們之間實行分配：每個當選人取得占有統一的資本的一小部分而且只有當它增大和生出新資本的場合才保有對它的享受。資本從那些不執行它的法律的人的手里溜走。

3. 我選資本家，為的是讓他收取剩餘價值；他的任務就是積累利潤。

4. 為了感到可以自由自在地和随心所欲地追逐暴利，資本家破壞了友誼和愛情的枷鎖。對於他來說，哪里有錢可賺，那里就沒有朋友，沒有兄弟，沒有母親，沒有妻子，沒有兒子。

5. 他高于把普通的凡人鎖閉在某一祖國或某一政黨之內的虛幻的界線。不管他是誰，俄國人還是波蘭人，法國人還是普魯士人，英國人還是西班牙人，白種人還是黑種人，他首先是剝削者。另外他可能是君主主義者或共和主義者，保守分子或急進分子，天主教

徒或自由思想者。金子有自己的色彩，但是在它的面前资本家一切信念的色彩都会暗淡无光。

6. 资本家以同样冷漠的态度攫走眼泪洗过的钱，沾了血的钱，盖上了污泥的钱。

7. 他不能让自己成为小市民的偏见的牺牲品。他不是为了制出高质量的商品而生产，而是为了制造收益大的商品而生产。他组织金融团体不是为了分配红利，而是为了控制股东的资本。因为小资本属于大资本，而在大资本之上还有更大的资本，后者监视着前者并等待着有利的时机把它们吞没。这就是资本的法律。

8. 我把人提高为资本家的身价，同时也就把自己对人和对物的万能的一部分给予他。

9. 资本家应当说：社会——这就是我；道德——这就是我的口味和我的嗜好；法律——这就是我的利益。

10. 假如带给那怕是一个资本家的利益以损失，整个社会都要受苦，因为不能扩大资本是最严重的灾难，这是一种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的灾难。

11. 资本家迫使别人生产，但是他自己不生产，迫使别人劳动，但是他自己不劳动。一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对他都是禁止的，因为这些劳动会妨碍他的神圣的任务——积累利润。

12. 不能把资本家比作思想上的松鼠，松鼠蹬动轮子时只能推动风。

13. 他对于上帝光荣的天国神话很不感兴趣；他不想弄清楚蠢斯是靠什么发音，靠背部或靠翅膀，也不想弄清楚蚂蚁是不是资本家^①。

14. 他既不想事物是怎么开始的，也不想它是怎么结束的；对

^① 资本主义的传道书的作者在这里显然暗示那些无聊的好饕舌的经济学家，他们相信资本在人之前就存在了，因为蚂蚁积累食料时就完成了资本家的行为。

于他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就是要它們帶給他收益。

15. 他容許官方经济学的神学家大談其单本位制和复本位制，但是他不管是金币和銀币同样攫为己有。

16. 他容許在不論什么好事情上都不中用的学者从事自然現象的研究，并容許发明家把自然力采用于工业，但是当他們的发现一旦能使用于剝削，他就急急忙忙加以占有。

17. 他不把善和美的概念的同—和統一这样問題的解决来打搅自己的脑子；但是他会享受味美而外观却比猪粪更难看的地菇。

18. 他給永久真理的报告鼓掌，但是他却靠日常的伪造物騙錢。

19. 他不去思考美德、良心和爱的实质是什么，但是他却以买卖它們作投机。

20. 他不去想一想自由本身好不好，但占有一切自由而留給雇傭工人的只是空談。

21. 他不去爭論法是否統治着力量，因为他知道既然他占有資本，一切法都屬于他。

22. 对普选法他既不贊成，又不反对，对有資格限制的选举法他也是既不贊成，又不反对，他利用这一个，也利用那一个，他收买有資格限制的选举人和欺騙投票的普选法的选举人。假如让他去選擇的話，他就会贊成后一种，因为比較经济，因为假如实行有資格限制的投票，他就不得不同时收买选举人和当选人，而在实行普遍投票时他只要收买当选人就够了。

23. 他不管什么自由貿易和保护关税的空談，他按照自己的商业和工业的需要，时而贊成自由貿易，时而贊成保护关税。

24. 他沒有任何原則，甚至連沒有原則的原則也沒有。

25. 資本家是在我手里的铁条，我拿它来鞭打那成群的不屈的雇佣工人。

26. 資本家在自己的心里熄灭一切人类的感情。他是残酷无情的。他对待自己的同类比对待耕畜还要残酷。男人、女人和儿童在他看来不是别的，只不过是生产利润的机器而已。他用金属的盔甲把自己的心盖起来，为的可以不颤抖地用眼睛去看雇佣者的贫困和用耳朵去听仇恨的吼叫和疾病的呻吟。

27. 水压机达到最低限度和完全挤干它所压榨的甜菜渣时就会缓慢地和不可避免地降落下来，和这一样，資本家在摧残和损毁雇佣工人时也挤干他们的肌肉的和神经的劳动。而当被挤干的、精疲力竭的雇佣工人在他的挤压之下不再能提供形成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的时候，資本家就会像厨房的废物和垃圾一样把他们扔在街上。

28. 資本家要是怜惜雇佣工人，这就既背叛了我，也背叛了他自己。

29. 資本家把男人、女人和儿童拉来做买卖，为的是使那些没有油脂，没有羊毛，没有其它商品的人愿意出卖自己的筋肉，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良心。为了变成資本，人首先应当成为商品。

30. 我——資本——世界万物的主宰，而資本家又是我的代表；在他们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所有人都同样地放在他的剥削的枷锁之下。出卖劳力的短工，提供知识的工程师，出卖诚实的出纳员，拿良心作买卖的议员，出卖肉体的妓女，所有他们在資本家看来都是受剥削的雇佣者。

31. 我改善雇佣工人；迫使他们靠粗劣的食物的支持而再生产自己的劳力，为的让他可以尽量低价出卖它，并强迫他接受隐士的

禁欲主义，甘心当驴子和养成工作中的坚强的耐性。

32. 雇佣工人是属于资本家的，他是资本家的役畜、资本家的财产、资本家的物件。在工场里，在那里既不应该注意什么时候太阳出来，也不应该注意什么时候夜晚到来，他把无数的警觉的眼睛集中到工人身上，以便使他任何一句话和任何一个姿态都不离开工作。

33. 雇佣工人的时间就是钱；他所失去的每一秒，这就是他完成的盗窃。

34. 资本家的压迫像影子一样跟着雇佣工人甚至一直跟到他们的狗窝，因为不应当让他们拿各种社会主义的交谈和诵读来毒化自己的头脑和用玩乐来使自己的身体疲乏。他们应当一离开工作就回到家里去，吃饭和躺下睡觉，以便第二天可以给自己的主人带来一个朝气蓬勃而灵巧活泼的身体和柔顺听话的精神。

35. 资本家不承认雇佣工人有任何的权利，甚至不承认劳动法上所规定的那种受奴役的权利。

36. 他夺去雇佣工人的心灵和手巧而把他们交给不能造反的机器。

(d) 神的智慧的规则

1. 水兵生活在狂风暴雨的怒吼当中；矿工站在爆鸣气的爆发和崩塌的危险之前；工业工人在铁的机器的车轮和传动带之间走动；伤和死用不停的威胁站在从事自己劳动的雇佣工人的面前。只有不懂得劳动的资本家才站在一切危险之外。

2. 劳动过度就会得病，它折磨人，但不能使人富有。财富不是靠劳动的人而是靠强迫别人劳动的人积累起来的。

3. 财产是劳动的产品而又是对闲散的奖品。

4. 不能从鹅卵石里挤出酒或从尸体上挤出利润；只能剥削活

人。絞死犯人的劊子手从資本家手里夺去适于剝削的活人^①。

5. 金錢和带来收益的一切是沒有气味的。

6. 金錢用数量来抵偿自己的可耻的质量。

7. 金錢对那握有金錢的人可以代替美德。

8. 不能把善行称为是金錢的有益的和有利可图的投放。

9. 在睡觉之前最好对自己說“我作了有利可得的事情”，而不說“我作了好事”。

10. 企业主迫使自己的雇佣工人在一昼夜之內工作十四小时，他沒有白白地把自己的日子打发过去。

11. 不要怜惜好工人或是坏工人，因为不論好馬还是坏馬都需要用馬刺去刺它快走。

12. 不結果的树木应当砍下来烧掉。不再带来收益的工人应当丢掉，让他挨餓。

13. 用鉛弹来对付叛乱的工人。

14. 把桑叶变成絲比把雇佣工人的劳动变成資本需要更多的時間。

15. 大量偷窃之后又归还一小釘点，这就是慈善事业。

16. 合作社就是强迫工人参加資本家的財富的創造。

17. 共同参与利潤就是对劳动果实中獅子的部分的侵占。

18. 資本家，这个自由的狂热的支持者，不施舍，因为他剝夺失业者餓死的自由。

19. 人沒有生产和消費的机器那么多。資本家买进一部分又追逐另外一部分。

20. 在資本家的嘴里有两种語言，一种用于买，另一种用于卖。

21. 說謊的嘴唇給錢袋以生命。

^① 传道书給我們闡明維克多·雨果及其他伪善的博爱者所声嘶力竭地发动的那个废除死刑的运动的資本主义的意义。

22. 循規蹈矩和誠實是商業的毒藥。

23. 偷所有的人意味着誰也沒有偷。

24. 用自己的忠誠對自己說人是能成為忠實的，像獅子狗一樣。

25. 提防不誠實的人，但是不要信任誠實的人。

26. 許諾意味着表示好心腸和客氣，但是執行諾言意味着承認腦力的貧乏。

27. 在貨幣上模壓君主或共和國的形像，因為像天空中的鳥一樣，它們只屬於捕捉到手的人。

28. 五個法郎的錢在掉落之後常常被拾起，即使它們掉在污水里。

29. 你一方面有許多煩惱，一方面又有一大堆關心的事，你力求成為誠實的人，追求知識，鑽營職位，期待榮譽，而所有這一切都是枉費心思和自尋煩惱。只需要一件：資本和更多的資本。

30. 青春會雕謝，美色會衰頹，智慧會消失，只有金子不知皺紋是什麼，也不知衰老為何事。

31. 金錢是資本家的靈魂和他們的行為的動力。

32. 老實告訴你：做一只裝滿金子和鈔票的皮包比做一個有才能和美德的人和做一頭馱菜到市場上去的驢子更要光榮得多。

33. 天才、智慧、貞操、誠實、美色只因為它們有市場價值才存在。

34. 美德和勞動只有當它們是在別人身上時才是有用的。

35. 對於資本家來說，比吃、喝、玩、樂更好的事是沒有了。當他們終結自己一生的時候，這始終是他們的信守不渝的職業。

36. 當資本家生活在受到陽光照射和曬暖的人們中間時，他應當享受生活和玩樂生活，因為一小時不能過兩次，而任何人都不能逃避難看的和丑陋的衰老，衰老抓住人的頭和推他進墳墓。

37.在你将来走进的那墓穴里，你的美德不会跟着你进去。在那里你只能找到蛆。

38.在填满的和消化很好的胃以外和在强烈的满足的感情以外，一切都是枉费心思和自寻烦恼。

(9) 结束语

1.我是资本，万物的主宰者。

2.我同虚伪、妒忌、吝啬、诽谤和凶杀相伴而行。我随身带来家庭的纠纷和内战。我走到哪里，我就在那里撒下仇恨、绝望、贫困、疾病和死亡。

3.我是不知疲倦的上帝。纷争和苦难使我高兴。我折磨雇佣工人，也不宽恕资本家，我的当选人。

4.雇佣工人不能从我的手中逃脱。假如他想蒙过我逃上山去，他就会在山的那边找到我；假如他渡海，我就在他登陆的彼岸碰到他。雇佣工人是我的俘虏，而地球是他们的囚牢。

5.我以沉重的、无意义的、因疾病而加重的康宁赏赐资本家。我从肉体上和精神上阉割我的当选人；他们正在退化成为迟钝和无能的人。

6.我把一切凡能想望得到的东西撒给资本家，而我又夺去他们一切的愿望。我用可口的食物摆满他们的桌子，而我又夺去他们的食欲。我用年轻的、温存的妇女来点缀他们的床铺，而我又使他们的感情变钝。整个宇宙在他们看来是厌倦的、鄙俗的和无聊的，他们虚度一生，大声抱怨世界的微不足道，而死的思想却使他们发抖。

7.当我按照人类理性所完全不能理解的原因认为应该的时候，我就惩罚我的当选人，使他们陷入贫乏，雇佣工人的地狱。

8.资本家是我的武器。我使用他们像使用鞭打雇佣工人的皮条一样。我把自己的当选人抬上社会的高阶层，而我又轻视他们。

9. 我是管理人类和击败他們的理性的上帝。

10. 古代的一位詩人預言过資本主义的時代，他說：“在現時代善同惡混在一起；但是这样的一天总会到来，那时候不再有家庭的桎梏，不再有正义，不再有美德，阿伊德和尼密吉达^①重新高临天空，而同惡作斗争已经不再需要了^②”。上面所宣布的这个時刻到来了：像海里的巨怪一样，像森林里的猛兽一样，人們狂暴地互相吞食。

11. 我拿人类的智慧来开玩笑。

“你劳动，飢餓就离你而逃走，你劳动，你的粮仓就会装满粮食”，古代的智慧是这么說的。

而我却說：

“你工作，节食和赤貧就将是你的忠实的伴侶；你劳动，你就会在当鋪里把你的家室弄得精光”。

12. 我是推翻王国的上帝。在我的使一切人平等的压力之下我使目空一切的人低头。我把粗魯的和自私的人們的个性磨成粉末。我为未来的平等准备着冥頑不灵的人类。我把雇傭工人同資本家联合起来并使他們担任未来社会的共产主义形式的建設事业。

13. 人們从天上赶走梵天、周比特、耶和華、耶穌、阿拉赫^③；而我却以自杀結束。

14. 当共产主义成为社会的規律时，資本的——这个体现着过去一代和目前一代的上帝的王国便告結束。資本不再統治世界；他将服从于他所憎恨的工人。人将不再拜倒于自己的腦和自己的手的創作之前。他将站起来和以主人翁的身份来看待自然。

15. 資本将是最后的上帝。

① 希腊神話中司报复的女神。——譯者注

② 这个比預報耶穌出現的先知者的預言更真实的对資本主义時代的預言出在赫雪得的《劳动与日子》里。

③ 伊斯兰教的上帝。——譯者注

5. 資本主义的祈禱文

我們在天之父

資本，我們在天之父，不過他是在地上；上帝是萬能的，他能改變河流，鑽出山洞；你，使大陸分開而又把各民族、商品的製造者同生活的源泉結合起來，指揮國王和屬臣、企業主和工人，你的統治全球的王國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今天請賜給我們許多顧客，讓他們來買我們的商品，優等的和劣等的都要。

請賜給我們貧困的工人，他們毫無抵抗地準備做一切工作和滿足於最低的工資待遇。

還請賜給我們會相信我們的廣告的傻瓜。

要做到使我們的債務人全部給我們付清自己的債款^① 并使銀行給我們的期票辦理貼現。

使我們永遠脫離馬薩的長期的監獄的大門并使我們避免破產。

希望永遠賜給我們收益。

阿門。

信 仰

我信仰資本，這是物質和精神的上帝。

^① 基督教的“我們在天之父”是貧苦者和流浪者為負債累累的窮人編造出來的，他向上帝請求寬恕債務，用拉丁文來說就是：“*dimitte nobis debita nostra*”。但是當說到私有者和高利貸者的基督教信仰時，教會的神父就偽造了原文並且無恥地用“罪過”、“欺負”這兩個詞來調換“*debita*”一詞。台爾杜梁，有學問的神學家和富有的地主，大概有許多人都欠他貨幣債務，寫過一篇關於“在天之父”的文章並且說“債務”一詞應作“罪過”解，這是有待基督寬恕的唯一的債務。資本的宗教在這方面比天主教的宗教走得更遠，它要求債務的全部償清，因為信貸是資本主義交易的靈魂。

我信仰利潤，這是資本的完全合法的兒子，和信仰信貸，這神聖的靈魂，它是由資本而生並同資本一起受到鞠躬致敬。

我信仰金子和銀子，它們在貨幣之宮里洗淨、在坩堝里熔化和用壓床模鑄之後就以合法貨幣的形態出現于世。它們要在全世界的人的手里傳來傳去，因為太重了，所以都進了銀行的倉庫，而復活的紙幣就代替了他們的位置。

我信仰五厘的利息，同信仰四厘和三厘的一樣，並且信仰有價證券的真正的開盤。

我信仰公債的這本大帳簿，它保證資本避免商業和工業的冒險，並且也避免耗損。

我信仰私有財產，這是別人勞動的產物，和信仰它的永遠牢不可動搖。

我信仰赤貧的必要，這是僱傭勞動的供給者和加班勞動之母。

我信仰使工人解脫對財產關心的僱傭勞動的永久存在。

我信仰勞動日的延長，工資的縮減，以及產品的摻假。

我信仰這個神聖的教條：賤買貴賣，正如我信仰我們的神聖的教會的，即官方政治經濟學的永久原則完全一樣。

阿門。

感到高興

（感到高興，赤貧！）

對赤貧感到高興，因為赤貧征服勞動者和使他們破產，用飢餓來撕裂他們的心脏，這是孜孜不倦的折磨者，它使他們為了一片麵包而注定要出賣自己的自由和生活，它壓制憤怒的情緒，它迫使生產者和他們的妻兒命定要在資本主義的監獄中做苦工，——赤貧這富足的處女令人高興！開始資本主義的利潤的真潔的處女，交付我們受屈辱的僱傭工人階級的嚴厲的聖母，——祝她幸福。

安樂的、產生加班勞動的母親，利息的母親，請不要把你的關

怀的眼光从我們和我們的亲属的身上移开。

阿門。

向金子的祷告

金子是一种有奇效的商品，在它自己身上体现出一切其余的商品。

金子，这是头生的商品，一切其余的商品都要变成金子。

测量一切事物的上帝。

你是資本这个上帝的最完善的和最理想的体现。

你是最高尚的、最壮丽的自然因素。

你不知什么是衰老、分解和生鏽。

金子，自己不会改变的商品，是火紅的一朵花，发光的月亮，閃耀的太阳；永久是貞洁的金属，你，被人从万物之母的土地的腹中取出来，又复归到远离阳光的高利貸者的皮箱和銀行的倉庫里面去；从你所藏身的倉庫深处，你把自己的力量让給可怜的和渺小的紙币，紙币使你的价值增加一倍和增加十倍。

可以轉換乾坤的死的金子，在你的閃閃发光的体积面前活的时代跪下来并乖乖地服从你。

請把你的神的仁慈賜給你的忠实的仆人，他們向你呼吁和他們因为占有你而拿誠实和美德、男人的尊敬、心爱的妇女和亲生儿女的爱来作牺牲品，即使在輕視自己面前也不会停止。

金子，至高无上的主宰，不敗的，著名的胜利者，——請听我們的祷告。

城市的創造者和国家的毀灭者。

道德的北极星；金子，你，估定人的良心的价值；

你，向人民口授法律，使教皇和国王在自己的桎梏之下弯腰曲背，——請听我們的祷告。

你，教导学者伪造科学；你，迫使母亲拿自己的儿女的天真无邪来作生意；你，强迫自由人屈服于作坊的奴役，——請听我們的祷告。

你，生出至今尚不为自然所知的果实和花朵；

你，散播恶德和美德；

你，引起奢华和艺术的产生，——請听我們的祷告。

你，延长懶汉的无用的岁月和縮短劳动者的日子，——請听我們的祷告。

你，用微笑照耀着資本家的搖籃，还在母腹內就打击无产阶级，——請听我們的祷告。

金子，不倦的徒步旅行者，乐意接受誹謗与欺詐，——請实现我們的願望：

一切語言的解释者，

熟练的中間人，

无法抗拒的誘惑者，

人和物的尺度，——請实现我們的願望。

和平的报知者和糾紛的播种者；

准許游手好閑和加班劳动；

美德和淫蕩的联盟，——請实现我們的願望。

能使聾子听见和使哑吧說話的上帝，——請实现我們的願望。

金子，在无数的祈祷中受到咒罵和祝願，受到資本家的尊敬和妓女的喜爱，——請实现我們的願望。

灾难和幸福的播种者；

人們的痛苦和快乐；

对于病人是治癒，对于痛苦是灵药，——請实现我們的願望。

你，迷惑世界和攪渾人的理智；

你，使畸形人变得美丽，使笨拙的人变得灵巧；

普遍尊敬的泉源，把寡廉鲜耻和羞辱抬高与美德为伍，用荣誉来遮盖盗窃和卖淫，——請实现我們的願望。

你，用那指定給勇敢使用的荣誉来掩盖胆怯；

你，把美丽所特有的荣耀贈給丑八怪；

你，把那只属于年轻人的爱情作为礼品送給衰老者；

恶毒的巫师，——請实现我們的願望。

照亮人生道路的火炬；

传达者和保护者和資本家的富裕，——請实现我們的願望。

金子，光荣的君王，正义的太阳。

金子，生命的强大力量和快乐，受頌揚的金子，——請走向我們这儿来。

对資本家表現仁慈和对待工人表現严厉的金子，——請走向我們这儿来。

快乐的鏡子，

你，把劳动果实贈給寄生者，——請走向我們这儿来。

你，使那些不耕地，不种葡萄，不耕又不收割的人們的庫房和粮仓充实，——請走向我們这儿来。

你，用肉和魚去喂那些不放牧牲畜，不去与海浪搏斗的人們，——請走向我們这儿来。

你，資本家的强大的力量、知识和理智，——請走向我們这儿来。

你，資本家的美德和光荣、美丽和荣誉，——請走向我們这儿来。

啊，請走向我們这儿来罢，誘人的金子，朝思暮想的理想，資本家的一切行动、一切念头、一切感情的发端和終結。

阿門。

6. 資本家約瓦—羅特雪爾得的哭泣

資本，我的主和主宰，為什麼你把我丟了？我犯了什麼罪以致使你把我從富足的頂峰推下來而用嚴重困乏的重荷來踐踏我？

難道我沒有按照你的法律生活嗎？還是我的行為不光榮和不正直呢？

難道我能責備自己曾經工作過嗎？難道我沒有從生活中取得我的金錢和我的情欲授權於我的一切享樂嗎？難道我沒有強迫男人、婦女和兒童不分晝夜去工作，全力以赴甚至超過他們的力量去工作嗎？難道我曾經付給他們比挨餓的工資更多的錢嗎？又難道我見到我的工人的貧困和絕望時曾經動過憐憫之心嗎？

資本，我的主，我曾偽造我所出賣的商品，一點也不關心我會毒死消費者。我搶光那些落入我的廣告的圈套的笨蛋。

我只有靠充分享樂和發財致富才能活。而你贊稱我的完美無缺的品行和我的值得褒獎的生活，於是賜給我婦女、兒童、馬匹和仆人，一切肉體的享樂和一切虛榮的快樂。

恰恰在這裡我失掉一切，一切都變成了無用的廢物。

我的競爭者對我的破產幸災樂禍，而我的朋友則同我絕交。他們甚至拒絕給我無用的忠告，甚至不責備我，——他們簡直不再注意我了。我的情婦投我以白眼，坐着用我的錢買來的馬車疾馳而去。

貧乏像監獄的牆一樣緊緊包圍着我，使我同其餘的人們隔開。我孤單一人，心裡和周圍都是一片黑暗。

我的妻子因為沒有錢買香粉和胭脂，只好帶着自己的丑臉從我面前走過。我的兒子是這樣教育起來的，什麼也不會做，甚至不能理解——白痴！——臨到我頭上的災難的全部底蘊。我的女兒

一想到錯失的良緣就泪如泉涌。

但是同我所遭受的不幸一起我的亲属的痛苦又是怎样呢？在那里我先前以主人身份发号施令，现在当我以职员的身份服务的时候，我被赶出来了。

在我的狗窝里充满臭气和泥污。我的身体睡不惯硬床，又被臭虫和极丑恶的虫咬伤，不再有安静的日子。我的脑子不再知道做什么无忧无虑的美梦。

啊，他们是多么幸福，不幸者除了贫困和骯髒之外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不懂什么叫优雅，什么叫美丽。对于他们的变粗糙了的皮肤和变愚钝了的感觉不知道什么叫厌恶。

你为什么要让我尝到幸福的滋味？难道只是为了留下一个关于它的记忆，比追索赌债还要伤心吗？

啊，主呀，我假如出生在贫苦之家，也比在我生在富家之后而现在又注定要在贫困中腐烂掉要好些。

为了获得必要的面包，我能作什么呢？

难道这双戴惯了宝石戒指和只会翻翻钞票的手能拿得起工具吗？我的脑子只会想怎样逃脱工作，怎样从财富的重荷下得到休息，怎样驱走闲散的无聊和克服过份饱食的腻烦，不能集中起来用在写信和算帐上面。

但是，主呀，你这么严厉地惩罚一次也没有违反你的意旨的人难道是合理的吗？

我失掉别人辛苦劳动为我积累起来的财富，这是愚蠢的、非正义的、不道德的。

资本家，我的同胞兄弟，在看到临到我头上的灾难时，将知道你的仁慈是变化无常的，你无缘无故地赏赐，又无缘无故地夺走。

当时谁想相信你呢？

假如未来是这样没有指望，这样黑漆一团，假如交易所里的一

点风吹草动就会推倒最坚固的财产，假如什么也不可靠，假如今天的富人明天就可能变成穷人，那末有哪一个资本家将会如此大胆、如此冒失地接受你的法律，使自己娇得发懒、满足和游手好闲呢？

啊，资本上帝呀，在看到我受屈辱时人们就会诅咒你！他们开始否定你的力量，看到我陷落的深远时，他们开始拒绝你的仁慈。

为了你的荣名，请你恢复我以前的状况，请把我从受屈的深渊中拉出来，因为我的心充满痛苦，而仇恨和诅咒的语言刺得我的嘴发痛。

残酷的、愚钝的、盲目的上帝，你要提防富人最后会睁开眼睛和看到他们在深渊的边缘疏忽大意地和不自觉地漫步。你耽心他们会拿你来填平这深渊，耽心他们会同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把你消灭！

但是我犯了什么样的渎神罪！伟大的上帝，请宽恕我这些渎神的和漫不经心的话。

你是主宰者，你分配财富不管功绩如何，夺走财富不问罪恶有无，你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和知道你所作的是好是坏。

你消灭我就为了我的这财富，你考验我也是为了我的利益。

啊，温柔的和仁慈的主呀，请赐福给我。你是正义，假如你惩罚我，这就是说我犯了某种过失，虽然我不知道。

啊，主呀，假如你发还我的财产，我将发誓更严格地执行你的法律。我将更大量地、更残酷地剥削我的雇佣工人，更狡猾地欺骗消费者，更坚决地偷窃一切傻瓜。

我对你的顺从，像狗对鞭打它的主人的顺从一样。我是你的所有物。祝愿你的意志实现。

至圣的雅科宾教会的教皇通諭， 专制政体的和三位一体 的教皇通諭

赶紧让我们的讀者认识以下刊载的这份教皇通諭。它暴露出好奇的情緒。

我們誠懇地同情这些可敬的先生們的痛苦，因此我們想給他們一些安慰。

此外，我們还誠懇地贊揚他們对天上的和地上的上帝的牢固的信仰。

我从深渊中向你呼吁，主呀！

忠誠的教徒！

神的面孔背向我們。在我們上面和在我們周围的一切都在崩潰。

青年們出生就沒有信仰，也沒有法律。他們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可怕的詞：无神論、革命、社会主义。

这些狂妄的青年竟敢使一切都要拿来分析。他們不願意承认任何教条。他們避开已经走通了的道路，竟敢鋪設自己的道路。他們不想要任何上帝——不論是石膏的也罢，木头的也罢，有血肉之軀的活人也罢。

这些不肖的子孙从自己父亲的遗产中只取他們喜欢的东西。从他們的事业中他們只接受那些对人类有益的。至于談到那些引

起我們生活中的混乱的东西，那末他們干脆地和坚决地就是拒絕。

这些乳臭未干的和微不足道的青年人，虽然根本没有做什么，但是必須承认他們使人感到束手束脚，——敢于非难老年人、殉难者、圣者。

他們說：“我們是青年，我們不是这些人所进行的那种斗争的目击者。我們只是收取他們的事业的果实。我們對他們既不怀有愚蠢的仇恨，也不怀有轻率的热情，这就使我們有可能作公正的判断。我們的公正的最好的证明是：虽然我們在一切偶像前面沒有脫帽的习惯，虽然我們非难某些人的政治活动，然而我們有責任尊敬他們的道德力量、他們的勇敢、他們的自我牺牲精神。所有这些美德正是我們所缺少的。对于皮鞋匠，除了美德之外，我們还要求手工的知识、縫制好鞋的本領。而正是这些人应当服务于革命的事业，然而他們是反革命者。”

他們不仅这样非难我們的圣者，——他們还譏笑他們的美菲斯托菲尔式的、乳齿象式的、太落后的外表。他們对待他們恰恰使用了怪态的中国式的拳头，用自己的粗手抓住他們，翻来复去搜查他們，使人相信他們的口袋里是否空的。他們不能而且不願贊美他們罗罗嗦嗦的廢話。他們說思想不能隱藏在嚷嚷吵吵的廢話之下。

他們使人相信老年人需要学习，而不要夸耀昔时的荣誉。他們因为听了誰都不知道的奥古斯特·孔德和狂怒的普魯东的劝告，粗枝大叶地学了一点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和经济科学，因而驕傲自滿起来，这些年轻人声称我們的老年人像装滿了空气的皮囊。

但是还有更加惊人之事。他們說，“我們不再需要从上面而来的革命。我們对于誰——比尔、保尔、让或賈克——將統治我們毫无兴趣，这都是一丘之貉。所有我們的政治革命都只是导致政府人員的更換。因为人民在斗争中的勇敢，因为他們在街垒里流的血，获胜了的新的統治者拿子弹来惩罚他們。不，不，我們不再需

要从上面来的革命，政治的革命，——我們需要自下面来的革命，社会的革命。我們痛恨一切政府，痛恨蓝色的政府正如痛恨立宪君主和痛恨一切其它的統治形式一样强烈。我們需要无政府状态(an-archie)。我們不需要夺取政权，而要消灭它。到那时我們就不再有統治者：因为我們的統治者是我們的敌人。在我們以前的一切革命者都是政治的革命者。例外是非常少的；但是我們可以提出馬拉特、丹东、布朗基、普魯东。这是我們的；我們和他們站在一起——我們正想继续他們的事业。”

“我們建筑街垒不是只为了推翻某一个拿破崙，——啊，不！——而是为了彻底摧毁和重建一切社会制度。因为假如我們将在斗争中陣亡的話，那末我們就不需要让我们的死去为某一个比尔或保尔的利益服务，他們已想出了他們将要向统一的和不可分的共和国宣誓的姿态。啊，不！高贵的未来共和国的总统、省长、县长和乡警，我們不需要为你們而是为你們所如此轻视的人民才去战斗和效死！你們說人民存在只是为了納稅，忍受侮辱和因为我們剝削他們而自认是幸福的。你們錯了，先生們”。

啊，正統思想的信徒，你們听到这样的話嗎？沒有政府我們將成什么样子？沒有（神明的或政府的）預見，我們便不能存在。年轻人，——你們使人相信伟人是人类瘟疫，——沒有他們我們將作什么呢？誰將用响亮的話語来安慰我們？誰将来指导我們的事业？你們告訴我們說，我們自己应当为自己做一切，而那时一切都將做得最好，因为——你們追随拉封登重复着說——“每个人最好的朋友和亲人就是自己”。而假如你們这么喜欢在有响亮的和圓潤的詞句的音乐之下沉沉入睡，那末你就会得到一批伟大的演說家，按钟点雇用他們，像雇用馬車夫一样，而且你将在酒醉飯飽之前充分享受他們的朗誦。

啊，可怕，可怕！

正統思想的信徒，这些年轻人就是这样！你們現在才知道他們的有害的思想了。我們囑咐你們避开他們，他們玷污你們；任何時候也不讀他們的出版物，——看來他們想使你們相信自己的正確，——因為他們常常借用理性的名義說話。最好還是加入到我們這裡來，以便一起祈求天主來幫助我們。為了從他那里祈求到仁慈，偉大的祭司和至聖的雅科賓教會的、專制政體的和三位一體的高貴的神父舉行了如下所述的祈禱。我們命令你們每天念三次——早上六點一次，中午一次和晚上六點一次。在做祈禱時應雙膝跪下，面向東方並在面前擺放一把馬刀、一支杆尺和一個加里波的半身像，——假如沒有半身像，至少也要有他的照片，——而祈禱文必須用低沉的、瘖啞的聲音念出。

上帝大概會聽到我們的微弱的祈禱和引我們脫出我們所陷入的困境。

在祈禱時不應當咳嗽、吐痰，特別不應當擤鼻涕，——否則就應當從頭念起。

祈 禱

為了聖父、聖子和聖靈，阿門。

天主呀天主，你打算做什麼？

萬軍之主^①，強有力的上帝呀，我們雙膝跪下向你祈求：請你保護我們。惡的靈魂像腐蝕的蛆蟲一樣到處亂鑽并使一切遭殃。懷疑誘惑一切靈魂。啊，天主呀，對你的信仰熄滅了，對你的神明的預見熄滅了。

狂妄的、不道德的、驕傲自大的年輕人竟敢斷言你是不存在的，——這些毛頭小子，啊，高貴的天父呀，竟敢嘲笑你。

① 猶太教中上帝耶和華的稱號之一。——譯者注

他們的瀆神行为自然是沒有意义的，啊，最高的审判者呀，——你是这么伟大，以致可以原諒他們。他們从你的預言家头上，你的鍾愛的預言家头上，即从那些以 *dio e popolo* ① 的名义起誓的人們头上摘下在他們的前額周围閃閃发亮的光荣之冕。

你听到他們的瀆神的話沒有？

啊，天主呀，他們說：“一切人都是平等的”。他們說，伟大的人物，你在地上的代表，即你自己假借他們的口說話的那些人也像普通人一样，可以犯錯誤和成为有害的。

啊，战士們的上帝，他們說：“战争是有罪的，一切挑起战争的人們都是有害的”。

啊，以色列的上帝，他們說：“我們不再需要祖国，——意大利人和奧地利人一样都是我們的兄弟”。他們想使洁淨的同不洁淨的結合起来，使以色列人同腓利斯丁人結合起来。并且在自己的疯狂行为中他們补充說：“凡使民族間的仇恨尖銳化的那些人都是有害的”。

啊，富有者和强有力者的上帝，他們說：“我們不再需要貧穷者，我們只需要一件事，——解放无产阶级，使他成为自己的人格和自己的劳动的主人”，他們用傲慢的态度高声說：“那些引导人民脱离社会問題的研究而使他們成为战争牺牲品的人們是有害的，在实质上說是有害的”。

耶和華呀耶和華！你的过分长久的靜默并不能击败这些圣像崇拜的反对派。

啊，亲爱的天父呀，正当死的忧愁压抑着我們的灵魂的时候，而你却丢掉我們。你是我們的力量和我們的知識，而現在当你丢掉我們的时候，我們变弱了，像个刚刚生下来的嬰兒一样。請你說一說

① “上帝和人民”。——譯者注

你是不是願意我們採取措施來反對這些假借科學的名義來宣傳消滅一切天上的和地下的神的热情洋溢的和不清淨的年輕人？

天主呀，你的萬能的手離開了我們，因而我們就像沙漠的灼熱的呼吸所觸及的果實一樣完全干枯了。

撒旦呀，撒旦，這些年輕人稱他為自己的父親的那個撒旦勝利了！他現在統治着整個世界。

以前時代的精神消滅了，它在恐怖中追隨年輕一代之後高聲叫喊：“讓位，把位置讓給理性！把位置讓給科學！把位置讓給正義！”

天主呀，但願你的意志在地下和在天上都獲得實現。

阿門！

與原本無異：保爾·拉法格

庇护九世上天堂去

I

一八七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梵蒂岡的一个大厅里有两个老年人在谈话。一个穿着白衣，另一个穿着红衣。

穿白衣的老人衰朽太甚，以致时时失掉记忆，而像小孩一样同一句话要重复讲几次才能懂得它们的意义。这个人是教皇涅波格莱希梅^①。

穿红衣的老人有一个秃顶的头，一付紧锁的和高傲的面孔。这是庇护九世的第一顾问，红衣主教安东内利。他焦急地期待着涅波格莱希梅死去，为的可以登上教皇的宝座。

——一切都失掉了！一切都失掉了！——涅波格莱希梅嘟嘟囔囔着说。

——对那没有失掉勇敢的人什么也没有失掉。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失掉？我们还留下什么呢？这些该死的东西、这些匪徒从我手里把我的地盘一个一个夺去。在许多世纪以来教皇、我的前辈像国王一样在那里发号施令的地方，现在我却过着监禁的生活；教皇过去曾经走进走出的、享尽人间荣誉和豪华的梵蒂冈的大门，如今被教会开除的、该死的维克托·爱麦卢尔的士兵守卫着。他把我掠夺精光，他使我比基督还穷，像彼得一样穷，当他用自己的网打鱼时，为的是获得一块面包。

^① 意译为永不会犯错误的人。——译者注

——啊，教皇呀！你握有格里高里七世所沒有握有的东西，国王和皇帝在那个格里高里七世的面前是要发抖的，像森林的野兽当日蝕的时候要发抖一样。你握有的东西，任何一个教皇，不管他怎么伟大，从来还没有握有过：你是永不会犯錯誤的人。你是伟人中的最伟大者。你比上帝还要伟大。上帝完成了自己的創造，又后悔了；他使自己的創造被洪水吞沒。而你是永不会犯錯誤的。你不应当，你不能犯錯誤，你不能后悔。而你抱怨——你，登得这么高，超过了上帝本人。他是你的僕人，——你发号施令，而上帝則服从。

——唉，假如无情的衰老毀坏我的身体，夺去我的牙齿，使我的智慧变糊塗和只留給我一种痴呆的感觉，那么我还能談到什么伟大，什么永不会犯錯誤呢？假如腿上的潰瘍把我釘在沙发椅上并且夺去我的食欲，这种土地之子中的最不幸者所握有的福利，那么我还有什么伟大可言？永久的青春，永久的朝气蓬勃，——这就是需要給我的东西。

“笨蛋！为什么死要拖延結束你的早已成了善于装成好人的坏人的躯体？”——被这位神父的不断的抱怨激怒了的那个穿紅衣的人想着。

——假如明天那些沒有眼睛和沒有耳朵的蛆虫啃掉了那个永不会犯錯誤的人的躯体，那么我还有什么永不会犯錯誤可言？——教皇哭訴着继续說。

——我們將把你的尸体用香料防腐，我們要使你变得像頑石一般，为的是让第一个涅波格萊希梅的面孔永远活着。当你应当像大丈夫那样行动的时候，为什么反而像妇女样哭泣呢？你的身体衰弱是因为你允許不信教的人損害你的灵魂。人不只是靠面包和肉类活着。假如你重新掌握政权，假如你变成比李維、西克斯丁、格里高里更强有力，假如那些伟人中的伟人能在你面前低头，假如在那无数屈膝的、前額低到触着尘土的人們中間唯有你站得起来，

那末你就可以重新获得青春朝气。

——誰能創造这奇迹？——被他的僕人，其实曾经是他的主人的强烈的虛荣心激动了的教皇发問道。

——信仰！

——她已经死了。

——死了？我們复活她。几千年来我們把人类拴在血污的公羊身上。現在我們將重新用烧紅的鉗子来撕碎他們的軀体，为的让信仰进入他們的心里去。信仰是恐怖的女儿。我們迫使人們发抖。

——我們沒有力量。

——怎么搞的，难道你的眼睛只是为了不看什么东西而长的嗎？难道你沒有看見一切都垮台了嗎？我們的政权已经动搖了，搖搖欲墜了，可是我們单独固守着破灭了的文化，因為我們是过去时代的精神，不灭的过去的、毀灭人間尘土的精神的代表。难道你沒有看見，資產階級，——正是这个資產階級，它在前一世紀靠着智慧、嘲笑和断头台的刀战胜了我們，——它因为被吓坏了，四面环顾，想找到保卫者和拯救者？难道你沒有看見国王和皇帝因感到他們脚下的基石已在动搖，于是轉到我們这边来？我們是救生的铁錨，資產階級的避难所，因為我們引导着人群，用不知道的恐怖来吓唬他們；我們知道許多秘密的話，这些话破坏精力，屈服意志和迫使人群众放掉手里的小山雀而去追求天上的仙鶴。难道你沒有看見，像挤碎蛋壳而突出的鷲鷄一样，粗手黑脚的工人階級痠攣地奋起，为的是打碎旧的社会形式？为了在它脫壳之前扼杀这个怪物，一切特权階級都应当联合起来。难道你沒有看見，在无产階級的要求面前的恐怖，在国际主义面前的恐怖，在共产主义面前的恐怖已经把一切国家的統治階級的利益联結成一个結了嗎？为了围攻社会主义而产生了神圣联盟。啊，永不会犯錯誤的教皇呀，正是我們这些旧时代的灵魂成了反对文化破坏者十字軍的領導者，他們想消

灭一切社会、一切道德、一切正义。

——那么怎么办呢？——那位弄糊塗了的穿白衣的老人高声說。

——需要出奇迹。

——奇迹？——涅波格莱希梅再次发問，他的脑袋无精打采地低垂下去，他的声音逐渐微弱。

——对，巨大的奇迹，它使大地絢烂夺目和使敌人的队伍潰乱。

——但是奇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圣彼得的骨殖造过奇迹。信徒崇拜过它們。但是解剖家走来，把它們抓在自己的感染了鼠疫的手里并說了瀆神的話：“这是羊骨头！”于是奇迹的骨头暂时停止自己的奇迹。在法国曾出現处女瑪利亚，——她說話，走路，非信徒就发出震耳欲聋的哈哈大笑。

——这是幼稚的奇迹。而我們却需要真正的奇迹、巨大的奇迹。你应当上天去同上帝談談，因为只有他才配談。上帝太过轻易地对待自己的职业。假如他做完了可怜的六天的工作，他就想一年中其余的日子对于他都是礼拜天和礼拜一。假如工人也学他的榜样，那末他該說什么，我們大家又該說什么呢？上帝太会偷懶了，——你应当把他从懶怠中喚过来。让他為我們做点什么，因為我們已經為他做得很多了。沒有我們上帝会变成什么样子？他甚至連名字也被人忘了。神父呀，上天去把耶穌或圣灵帶回到地上來。跟他在一起我們將創造出奇迹和复活信仰。

涅波格莱希梅抑制着哭声。

——登天！要我这样年老衰迈的人登天？——他用手势和痴呆的声音重复着說。

——新鮮空气、旅行的愉快將使你精神振奋。在天上上帝將摸到你的痔瘡。这位医生將对你預告肛門上的新破孔。上帝的手

指将治好你的臀部。好啦，你赶快上天去吧，而我将代你管理。

指出破孔是安东内利的无法辩驳的论据。

——但是当我回来时你不会把我关在门外罢？—— 焦怯不安的涅波格莱希梅发问道。

——啊，神父，我是你的忠僕！

“好！我就登天罢。但是我将委托什么人监视着你”，——穿白衣的人这样想着。

“啊，但愿你在路途上摔死！”——穿红衣的人心里暗暗地回答。

II

在取得进入天堂的门票之前，教皇穿上了自己的最好的衣服。在一切场合他总把自己的口袋装满。他记起了曾经献给侠士唐·吉诃德的小饭馆老板的劝告：不多的钱和几件衬衫在路上是必要的。

教皇大约在晚上十一点到达天堂之门。在幽门的守卫室里还有光亮。他小心地叩了叩门，没有人回答。他使出全力来叩门，——圣彼得匆匆地把门打开。他的面孔怒气冲冲，他的喝醉的面孔发红。他准备狠狠地把这个外来人教训一顿，因为他这样不识趣地破坏了他每晚同神瓶谈话的习惯。

——什么坏蛋在这里叩门？——他用发怒的声音喊叫。但是他喉咙里的声音马上就静下来了。脱下自己的海狸帽和弯腰曲膝地鞠下躬去，他说：——请原谅，至圣的阁下，我以为这么晚的时候只有这个多虱的圣拉弗才会来。请原谅……

教皇的华丽的衣服在圣彼得的精神中引起了革命。被激怒了的庇护九世丢了一块钱给天堂的看门人，然后走进去，嘴里嘟囔

着說：

——沒有什麼可說的，因為我正是這個喝醉的和蠻橫不講理的僕人的後繼者。他在危險的時刻曾經離棄他的主人。這個酒鬼，假如對他有需要的話，他還會離棄一百次。

聖彼得，稍稍安靜了一點，用贊賞的眼光看着向天堂的大道走去的庇護九世。

——真是吝嗇鬼！多麼可惡的狗！他給了兩個法郎的錢。該死！這是教皇贖制的錢……欺詐的混蛋！

教皇在天亮前一直是迷路亂走，最後他終於弄清永久之父的住宅的座落方向。這是一間可憐的小茅屋。人們警告他不要叩門，因為沒有人叫得開。據說上帝進入衰邁之年就成了厭世者。他過孤獨的生活並且不想聽見人的聲音。這些消息使教皇發愁。他開始懷疑自己的事業會不會成功。可是他堅決地推開門並且毫不猶豫地走進了茅屋的唯一的房間。它的外觀是可憐的。糊牆紙又髒又破而且到處都掉落了。在熏黑的頂棚上出現了鋸齒形的裂縫。在爐灶的旁邊安放一張伏爾泰式的椅子和一張小桌子，桌上放着一只盛着錦葵湯的瓦罐和一只只有缺口的杯。彎成兩半的一個老人坐在椅子上攪弄一些只發煙不發熱的燒焦的木头。

這個老人就是上帝。

這已經不是那個曾經在六天之內創造了世界的工人；這已經不是那個嚴厲的耶和華，他曾在梭登^①大發雷霆，他曾打開天上的無底洞，讓人們沉沒進去；這已經不是那個可怕的摩西的上帝，他曾在閃電中在西納山^②上顯靈，他曾為了令人愛慕而散播恐怖，他曾把毀滅、鼠疫和飢饉送往大地。

這不是中世紀的陰森的上帝，他曾隱藏在被陰影蓋住的游動

① 死海南岸的一城市，罪惡之城。——譯者注

② 位於紅海北端的半島上。——譯者注

神庙的深处，聞到热騰騰的人肉的香味和享受着受宗教裁判所拷問的痛楚呻吟和嚎哭之声；这不是查礼五世和路易十四世的专制的上帝，他曾把地球抓在自己强有力的手里；这甚至不是伏尔泰的上帝，可怜的钟表匠，他每天早晨开动宇宙的机器；这甚至不是资产阶级的上帝，立宪的君主，他統治，但不管理；这甚至不是德国形而上学者的阴沉的上帝，——第一反題，否定之否定。

这是一个骯髒的小老头，样子极丑，有一把沒有刮理的和吐髒了的鬍子，发抖，咳嗽，鼻嗤作声，身上沾滿唾沫，一双脚包裹着絨布，身上穿着一件縫了补釘的和穿破了的长袍，臀部露出一块紅衬布。

吃惊的教皇忘其所以，高声說：

——就是这个衰老的、垮台的、毀坏的伟大人物，我作了他在地上的代表。

——誰在这里說話？——上帝揚声說，抬起自己的微黃的面孔，面孔上显出一个塞滿烟草的犹太人的大鼻子。——你自称是我在地上的代表而你又敢在我面前放肆說話！你竟敢在天堂的这一角里打攪我，在这里我虽然不能死掉，但我試圖强迫別人把我忘掉……既然你已经擅自闖进了我的隱匿之所，你就得爱你所称为垮台的那伟大人物。你就得爱你的工作和你的先驅者、万恶的教皇的工作。当我想起派遣我的儿子到地下去的那个日子真該死。当时我是地下和天上的最高的統治者。人們只服从我。現在人們把我当作老废物送进游动神庙的深处，人們于是就在痴呆的耶穌的塑像面前和在他的荒淫的母亲的处女面前，在圣安东的泥污的和臭气冲天的双腿面前，在他的伙伴面前下跪和点燃蜡烛，把他們变成圣物。馬莫納^①的时代又回来了，金色的猪在万軍之主(力的

^① 古代某些民族的財神。——譯者注

上帝)的脚边踏步……当我给予人们智慧的那个日子真该死。当时我用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生物填满宇宙，我打雷，我刮风，我放纵风暴，我掀起海浪，我使大地在它的最深之处发抖。但是像小儿残酷地把昆虫身上的腿和翅膀拔掉一样，智慧也从我身上把我的功能一个接一个拔掉。它把它们的力量归之于无意识的自然。我仍然是上帝，他使国王登上王座和把财富洒在人身上。但是残酷无情的智慧却教导说国王就是国王，强者之所以致富是因为人民群众的愚蠢和胆怯并且俯首贴耳地服从指挥和剥削。智慧发展起来：它轻视我。智慧充满宇宙。智慧真是该死的东西！我被推到第二位，我变弱了。但是无知识的、愚昧的、胆小的人仍然需要我。我是为他们存在的。我是那个唯一有权利永远不犯错误的人。而你，愚蠢的老人，你剥夺了我的最后的特权，你把我从我的王位上推翻，你把上帝变成纸做的跳舞人，它的线是抓在你的手里。于是我必须借你的眼睛看，我必须借你的舌头撒谎。爱虚荣的和亵渎神的老人该死！在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之后又把我丢弃的那个人类该死！那个创造了人的家伙真该死，真该死！……啊，假如我能打石头，我就会将大地的儿子捣碎，假如我能淹没他们，我将把所有恶性瘟疫和所有的霹靂都投在他们身上！唉，我是软弱无力的！

于是上帝搭拉下脑袋，显出精疲力竭的样子。

“要知道这就是那个躁狂者！”——教皇想，“一切都很坏，不论是他做的，也不论是别人做的。我猜想，假如我说起自己的痔疮，如安东内利所建议那样，不知将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这是没有什么用的。天父这个上帝只有把他扔给狗吃才是有用的……耶稣——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上帝……”

庇护九世默不作声并且匆匆地离去。

III

离开天父上帝的小茅屋不远之处，教皇遇到一群穿着鲜艳的和五颜六色的衣服的嘻嘻哈哈的妇女和年轻姑娘。这欢乐的一群弯弯曲曲地围着一个有发亮的头髮，有明显地塗抹过的面頰和嘴唇，有丰满的和戴了宝石戒指的双手的淡黄髮的年轻人。这个容光焕发的年轻人打扮得油头粉面，十分俏皮好看，看来他只想到自己的头髮和想到他的美丽会给周围的娘們以什么样的印象。这个小胖子就是耶穌。

啊，他同最原始的那个基督、木匠的儿子、施洗者約翰的朋友、躲在山洞里睡觉和吃蝗虫的野蛮的牧人有多么大的区别呀！他同那个因人間苦难的閱历而变得抑郁寡欢的基督很不相像，那个基督曾远走荒漠和为了分担挨餓者的苦痛而持斋；那个基督曾经光脚片在石板路上行走和騎着柔順的驴子郑重地去到耶路撒冷；那个基督曾经用自己的神的破烂衣衫吸引了不幸者的群众，引起牧师和富人恐怖和向不知希望为何物的穷人宣布希望！他同古羅馬的奴隶所生的那个虛弱的基督很不相像，那个基督是他們拴在一条鎖鏈上的同伴，曾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像斯巴达克的英勇的斗士一样，这是一个可怕的叛乱者！他同中世紀那个忧郁的、瘦削的、象征着农民的貧乏的基督又是多么的不相像！这些基督是非常可爱的、伟大的，作为人民的疾苦的代言人，他們在貧苦群众的心中生长、撫育起来并在十字架上釘死，——这些基督都死了。只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卷髮的耶穌，資产者的耶穌，世俗士女和妓女的耶穌，庸俗的淡黄髮的年轻人仍然活着。

受窘的教皇惊讶地瞧着他。

——欢迎你，高貴的外宾！——耶穌对他說。——我从你的

窘态看出你是我們这里的新生。多么幸福呀！我們將听到地下的消息。你带来了最近一期的《时装評論》嗎？上帝的确是幸福的，而你，可尊敬的老人，将同他在一起。好，請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摆出来吧！我的溫柔的小鴿子比年轻的猿猴更有趣。怎么，地上的妇女都还穿这么短的連衫裙嗎？我非常喜爱这种服装。这很轻便、雅致！

——主呀，我来是为了同你商量你的圣教堂的穷困問題，——
教皇打断他說。

——巴黎女人仍然还是用黄色来染自己的头髮嗎？討厭的式样！我的鬍子和我的头髮失掉了自己原先的魅力，在我身上出現了一种把它們染成黑色的嗜好。你們对这件事怎么看法，我的心爱的女王們？

——溫柔的耶穌，我們的模范，对于你來說染髮同染线完全一样，——这群恋人齐声高喊。

——我的眼睛的腫孔，你們的愿望对于我就是法律。

——主呀，你的教堂正受着攻击……

——妇女們仍然还用米粉作的香粉来搽脸嗎？咳！或許以为你們吻过磨坊的口袋。凡是献身于我的人，我都禁止他們使用香粉和胭脂。假如妇女完全照这样做的话……

——主呀，你的庙宇正被人玷污……

——那末拉舍尔^①是不是終于发明了新的飲料来陶醉精神和激起被爱情弄衰竭了的力量呢？

——主呀，你的信徒陷于絕望之境。他們不再哭泣了。他們把所有眼泪都哭干了。他們不再抱怨訴苦，——有罪者的手鎖住了他們的嘴。主呀，你被人从你的宮殿里逐出来，而你在地上的代

① 十九世紀法国的著名悲劇女演員。——譯者注

表是在監獄的稻草上睡覺。

——這當然是令人難堪的事。這就是你從活人的居住地點給我們帶來的唯一的消息嗎？好啦，你究竟是誰，為什麼對我的教堂有這麼大的興趣？

——主呀，我是庇護九世。

——哈哈！——那群人調皮地發出笑聲。——這個可憐的老頭子，我們的親愛的耶穌（他的接吻是這麼甜，理性因他的撫愛而變黑）的代表就是這樣嗎？我們懂得為什麼信仰在婦女們的心中死掉。

憤怒充滿了神父的靈魂，羞赧淹蓋了他的多皺的面孔。但是耶穌微微發笑並撫摸自己的鬍子，用手恃靠在自己的寵姬抹大拉的身上，正在這時候聖台列莎的一雙因愛欲而發燒的眼睛恨不得把他吞下去。

——老頭子，請你不要見怪這一群渺小的女狂徒所說的話。因為她們對我懷着的愛而忘記她們應當用什麼樣的尊敬態度來對待你。咱們老實說吧，她們是正確的。誰會產生這樣奇怪的思想，就是使患痛風病的和丑惡的老人成為我的個體的代表？我的個體是這麼壯麗，以致我的一個姿態都可以迫使婦女的心像小山羊一樣跳動。讓我來把我的頭腦里發生的思想講給你听听。要我讓我的思想白白地消失掉，這不是我經常的習慣。我提議改革，從地下的最美麗的兒童中選擇男的和女的教皇。不去寫什麼「異教謬論條目」，這些東西只能使易怒的和愛哭的憂郁病者高興，我的教堂的這兩個最高的僕人將把自己的撫愛贈給那比較強烈地崇拜我的人……老頭子，請你不要聳肩。我的思想抵得上你的那個滑稽可笑的、引起我的父親發瘋的永不犯錯誤的思想。最後，我藐視這個，——對我的教堂，你想怎麼辦就怎麼辦罷。

——主呀，請不要把眼睛引開你的教堂，請不要嘲笑你的僕人

的苦难。

——老头子，我是正经人，像饭馆里的僕役一样，当他送上待付的賬单时，……一劳永逸地让我的教堂去見魔鬼。我不想絞我的腦汁，我的一群苏丹王后已经够我麻煩的了。单是一个圣台列莎就需要十个海枯勒士去对付。这是真正的美莎琳娜^①。到我父亲那儿去吧。

——上帝詛咒我！……

——原来如此！不要装出这样生气的面孔。这引起我消化不良。我能为你做什么？

——同我一起到地下去。

——你怎么啦，发疯了吗？要我回地下去！……我充分地飽看生生不息的人們……而这就是圣灵！它保留了关于地球的美好的回忆。或許它会跟着你去。

IV

处女瑪利亚穿着一件沒有拽地长后襟的、天蓝色的、沒有腰带的連衫裙，懶洋洋地向他走去。

白鴿，圣灵，爬在她的肩上，作咕咕声并且爱恋地微微触到她的面頰和頸項。

圣約瑟在她背后走着。有无数分枝的两只大角长在他的腦門上。这些角初时使善心的約瑟发愁，但是依着自己的忠友的劝告，他曾去請教过一位年轻的学者，于是这就使他安心了。他知道了角标志着某种优越性。他开始爱它們了；他觉察到瑪利亚的依恋随着它們的长大而愈益强烈。最后他把它們視为天堂里最寶貴的

^① 羅馬皇帝克勞第的第三个妻子，以荒淫著名。——譯者注

东西。

这对夫妇的三位一体的形态引起教皇发笑。

——圣处女，我的母亲，——耶穌說，——給我們圣灵，我的肉体上的父亲。而你，表达家庭智慧的鸽子，给庇护九世出点主意罢。

——假如需要的只是灵魂，那末我在海伊—卢萨克街第九十五号就有，这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神的，甚至是最……^①？

——很快就会结束吗？——教皇打断說。

——永远不。我可以在一点钟之内編出六十个双关語的笑話，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編出一千四百四十个。除非最厚颜无耻的人才能否认我的神性，难道不对嗎？

瑪利亚陶醉于自己的鸽子說話，然而庇护九世仿佛不高兴說似的发出怨言：

——这是什么样的家庭！在他們中間最聪明的是鳥。假如不幸人們知道天上所发生的事……什么样的一群白痴！

——庇护九世提議我回到地下去，——耶穌說，——假如我再次被拖到那里去，——我将开放自己的后宫和娶妻。但是你不能責备人們，特别是妇女；你能帮助貧苦的老人。你能飞，在需要的时候翅膀会把你从困境中救出来。

——你是騙子，庇护九世！你处在困境里，因此你想在我的参加之下開設当鋪，以便虔誠地剥下篤信宗教的信徒的皮。你想把我变成一只好偷东西的喜鵲、老伯劳。

于是神圣的鸽子高傲地竖起羽毛和展开自己的尾巴，对鍾情的瑪利亚的溫柔的眼光采取冷淡的态度。

——好的，我同意重新下降人間，但是首先我应当說出我的信

^① 这里和以下的演讲中圣灵完全是一个不能表达的双关語，保尔·拉法格是运用这双关語的无与伦比的巫师。

仰的象征。

圣灵爬上圣約瑟的一只角上，咳了几次，为了讀出声音，說：

——我是三位一体的成員，但是我不像上帝那样的頑固落后，也不像我的儿子耶穌那样的一个浪子。我在天堂的面前宣布我拥护进步的进程，拥护人和神的完全的改善。我拥护铁路；我反对用来拖拉大公牛和軍事大学學員的板車；我拥护电灯光而反对散发臭气的蜡烛。我拥护不会割出裂口的剃刀；我拥护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哎，其实不是这样，——我失口了！你知道，当这么多的思想挤在脑子里的时候，那么你就会糊塗和嘟嘟囔囔說話。言归正传，让我再回到打断的信仰的象征上来。我拥护克里士托夫·哥伦布；我拥护联邦的、議会的、爱自由的、分权的共和国。細心地考虑过全部情况之后，我声明，三位一体是联邦的、均产的共和国，共和国的理想。請好好地体会我的思想，耶穌虽然是傻瓜，但总是神；上帝虽然是疯子，但也是神；我，虽然我是純洁的灵魂，我也是神。所有的神都是平等的而且相互之間构成联邦的关系。所以……

——让鸽子讲这些卑鄙的事情，这多么不体面！——教皇高声說。

——亲爱的圣灵，——約瑟說，——假如你到地壳上去了，那末誰来安慰我的无可安慰的夫人呢？当她离开我的床去哭泣和祈祷时，誰在失眠之夜給她作伴呢？

——瑪利亚会找到那个安慰过你的年轻学者，我的好約瑟，——圣灵回答說，——他将以奸夫的旺盛的精力来安慰她……小心照料你的妻子，她很快就要做母亲了。

——再做母亲，——圣約瑟高声說。——啊，我决不承认这个小东西。这件事与我毫无关系，我管不了这許多。我不打算再承认我的妻子的孩子。瑪利亚拒絕我的爱撫，一心保持自己的貞操，然而她生了男孩子，并非生了母家兔。

——約瑟，为什么为这点小事就这么吵吵嚷嚷？又将有一个孩子，这是多么重要的事。须知是我供养全家，我在你的妻子每一次生产之后就付给你债券作为息金。使瑪利亚受胎的是我，圣灵。但是她虽然怀胎，却仍然是处女，并且在生孩子之后仍然是处女。这是一个秘密，是你所不能理解的。只有当你的角达到十米长的时候，你或许能猜破它……可是出发的时间已到。圣火在我的胸中燃烧。我想给人们鼓劲，鼓励他们爱自由，爱自由贸易，爱低利息的贷款和教会他们使用英国的雨衣。

——必须把这动物的咽喉塞起来，——教皇嘟囔着说，——现在是需要用棉花堵住耳朵的时候了。

瑪利亚哭了。約瑟发笑，他感到他的角在长大。

神父和圣灵来到天堂的門边并要求看門人准许他们通过。

——圣灵，你上哪儿去？——圣彼得问道。

——到地上去。

——你是勇敢的。打猎的季节开始了，说不定子弹会打中你的背上。

——哎，该死的，该死的！须知实际上……永不犯错误的教皇，——它继续用严重的声调说，——把伟大的任务加在我身上。我不能像一只平平常常的鸽子一样去冒自己生命的危险。这些没有良心的人只顾自己的胃，——他们可能射死我，拔去我的毛，煮熟我，切成块。假如我这个智慧的化身变成了肉馅，三位一体将变成什么样子？而不幸的处女瑪利亚又将如何？老头子，神圣的、公共的和私人的义务把我拴在天堂的岸边。多么可惜！为了在人们中间安设市政的自治、议会的和馬尔薩斯主义的共和国，我很愿意牺牲自己。再见！

于是鸽子展翅高飞。

——而你究竟是誰？——看門人問。

——我是你的继承者，彼得，——你难道不能为我做点什么事吗？

——怎么，你就是那个小偷庇护九世吗？你就是那个滥用我的名字并借此勒索钱财的人吗？你把那些借圣彼得的名字搞来的钱藏进口袋里去，连一个铜板也不肯拿出来给我。你这坏蛋，滚开去！

于是圣彼得一脚就把教皇踢到地上来了。

* * *

在梵蒂冈的一个大厅里有两个老头子在谈话，——一个穿白衣，一个穿红衣。穿白衣的老头子在呻吟和哭泣。穿红衣的老头子怒气冲冲地高声说道：

——我们的王国算是完了！人们真该死！

强大的声音充满空间，这是盘^①的声音、大自然的声音。它轰隆隆地响着：

——天空是空虚的！

① 希腊神话中的牲畜神。——译者注

俄文版篇目注

《关于亚当和夏娃的神话》刊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第二卷第三十四期上，后来译成法文登在1894年的《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第十五期上。在这篇著作中亦如在拉法格所有专门的比较神话学纲要中一样，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即认为宗教是现实的人间的关系的歪曲的、幻想的反映，试图找出关于亚当和夏娃的宗教神话的物质的根源。例如拉法格认为人类社会发轫阶段所特有的“塔布”（公社禁止消灭这一种或那一种动物和植物）是《圣经》上关于禁果的故事的来源。拉法格一步跟一步阐明神话的个别因素，因而给了宗教的世界观以毁灭性的打击。

《割礼，它的社会的和宗教的意义》刊载于1888年的《新时代》杂志上。这是拉法格揭露个别的宗教仪式和神话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的早期著作之一。拉法格依据丰富的事实材料揭露了各种民族中的割礼的产生和特点的社会原因。如果在野蛮民族中割礼是青年人参加战士队伍时的仪式之一，那末“在其它的半开化民族中它就成为一种宗教仪式，即献给残酷的和凶恶的神的贡品，必须拿出部分作牺牲献给这些神，才能挽救全部……”

圣经故事认为割礼是从犹太人开始的，拉法格指出这种看法完全破产。拉法格引证希罗多德来证明割礼远在不能记忆的时代在埃及人中间就有了，而犹太人就是从他们那里借用去的。拉法格认为用卫生学的观点来说明割礼是一种寻常的现象，也是站不住的。拉法格的纲要的特殊价值是在于它对这种半开化的、失掉了任何合理意义的割礼的反宗教的尖锐性。

《关于贞洁的受孕的神话》最初刊载于1892—1893年《新时代》杂志第一卷第一期。

在这个比较神话学的研究纲要里拉法格指出关于虚构的耶稣的“贞洁受孕”的学说是基督教徒从更古老的东方宗教中搬来的。贞洁的受孕的反科学

的、宗教的观念的产生，拉法格把它追溯到母权制解体的时期，即当“男人为了妇女的财产和在母权制家庭中的统治地位而力图迫使妇女服从于自己并为此目的而争夺妇女在生育行为中的重要作用的时代。可是妇女为了报复对她的权利和对她的职务的侵害行为因而断定说她在没有男人协作之下能够怀孕。”

拉法格用希腊神话的材料来加强自己的解释。

《关于普洛米修士的神话》最初是用法文出现在1904年的《思想评论》杂志第十二期上。必须承认拉法格的这篇著作是他所有关于比较神话学著作中最完善的一篇。博学多知和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巧妙运用使得拉法格有可能解开最复杂的和猜不破的远古神话之一。但是同时在这篇著作中拉法格犯了严重的反历史主义的错误，就是把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范畴搬到在它之前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去。例如拉法格认为古代希腊的个人的（一夫一妻组成的）家庭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家庭”（这个错误也同样表现在《关于潘多拉的神话》一文中。——译者）。

《资本的宗教》这本小册子是拉法格在1887年写的。拉法格怀着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满腔热情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一小撮金融工业的寡头对千百万劳动者剥削的整个残酷的和极端恶劣的景象作了愤怒的讽刺的抨击。拉法格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的大亨在日益增涨的革命事件面前的无理性的恐惧，因为这些事件有可能把这整个“尘世生活”的剥削世界吹散成粉末。拉法格以惊人的技巧揭露和嘲笑剥削阶级“修补”旧宗教的企图，因为旧宗教作为愚弄和分化被剥削群众的武器越来越不中用了。

《至圣的雅科宾教会的通谕》最初登在1866年七月的《左边》报上。在这本小册子上拉法格尖锐地痛斥那些自命为雅科宾派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并规定革命的法国青年的任务。小册子所写的不论是当作批评看也罢，当作积极的理想看也罢，都贯穿了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反抗情绪。拉法格写道：“我们痛恨一切政府，痛恨蓝色的政府正如痛恨立宪君主和痛恨一切其它的统治形式一样强烈。我们需要无政府状态（an-archie）。我们不需要夺取政权，而要消灭它。”根据无政府主义的论点，即认为宗教压迫的解放应当走在人们的社会压迫的解放之前并且成为它的基础，拉法格在这本小册子里把

反宗教的斗争提到首位。(同时还应当指出,这篇文章里还有和平主义的观点,它說:“战争是有罪的,一切挑起战争的人们都是有害的。”不区别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而籠统地反对一切战争,这是非常错误的。——譯者)虽然有这个基本缺点,《通諭》在揭露拿破崙三世时期的迷醉僧侶主义的法国资产阶级的事业上終究还是起了显著的作用。

《庇护九世上天堂去》的小册子是拉法格在1881年写的,最早登在《平等》报上。这篇有才能的著作不仅給宗教,而且特別給天主教会的首領庇护九世以巨大的打击。庇护九世——乔瓦尼·瑪利亚·瑪斯塔菲列蒂伯爵——在1792年出生在西尼格姆。由于1848年的意大利革命而逃亡海埃图。在革命被奥法两国的刺刀鎮压下去之后(1849年),教皇采取残酷的恐怖来对付革命者。在天主教会黑暗的 and 血腥的历史上庇护九世占着显赫的位置。天主教会许许多多反动的和黑暗势力的勾当都同这个名字有联系。例如在1854年庇护九世宣布关于处女瑪利亚的贞洁怀孕的信条。在1870年由于庇护九世的发起,梵蒂岡教堂把教皇永不犯错误列为信条。庇护九世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鮮明的敌人。在1864年他頒布了声名狼籍的通諭和謬論条目,譴責社会生活中与中世紀的天主教相对立的一切进步的 and 革命的东西,即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在1870年維克多-爱麦虞尔的军队夺取了教皇的轄区,占領了羅馬并宣布它是意大利王国的首都。在1871年意大利議會承认教皇是国王,但是限制他的权力不能越出梵蒂岡。庇护九世曾抗議羅馬的占領,不承认新政府并声明自己是“梵蒂岡的囚徒”。